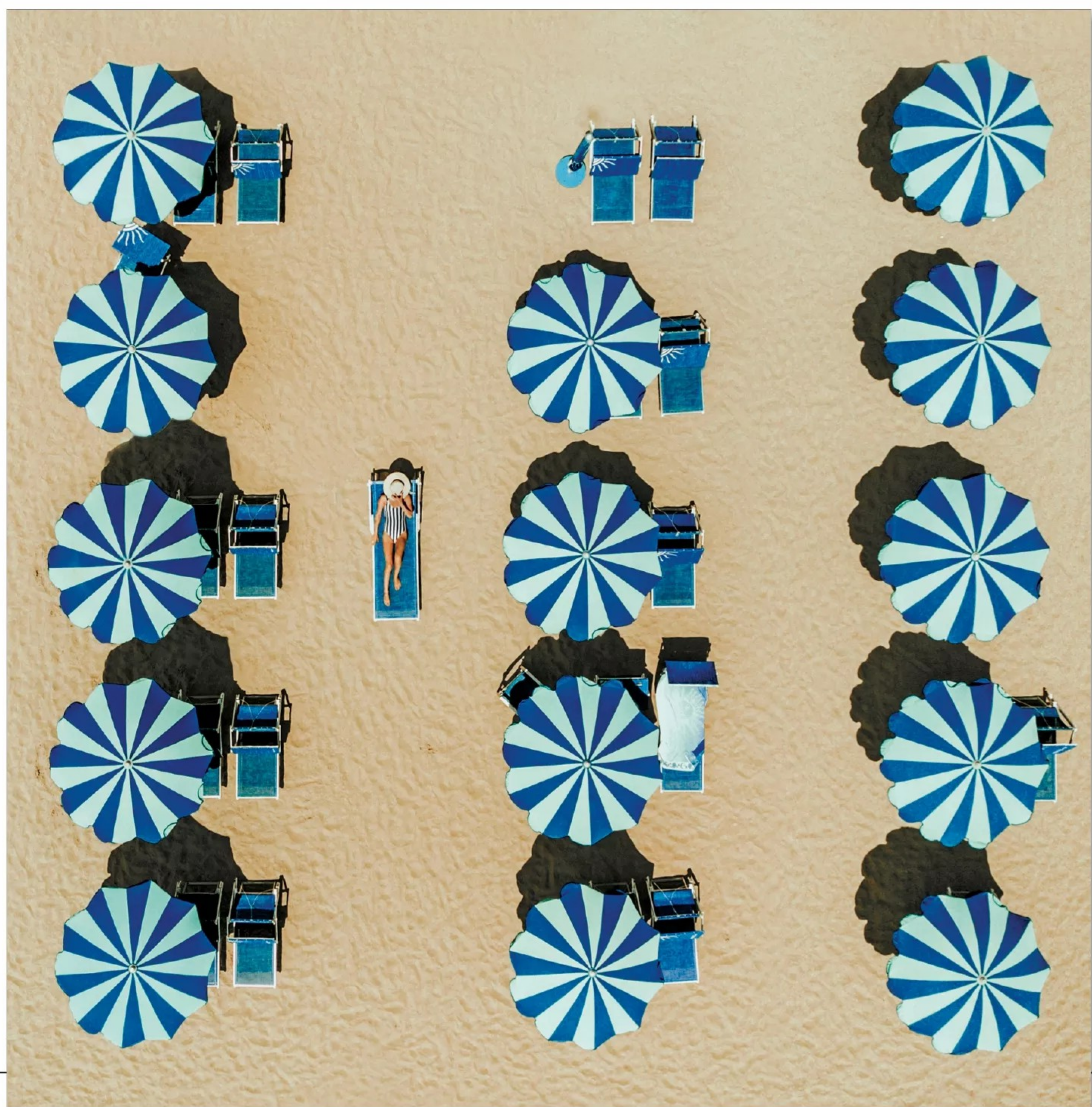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卧铺闲话 愿你在大城市生活过 全球化：进或退 茜纱窗下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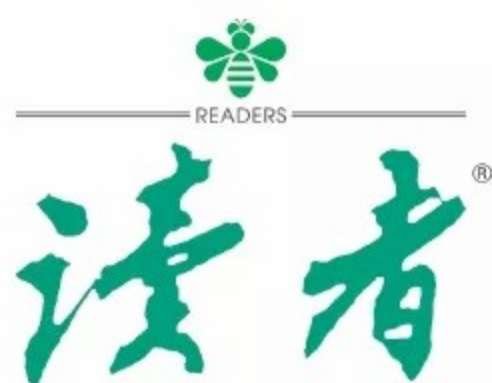
读者微信



读者读书会

2020·1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17期 八月下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 主管/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任伟

· 编辑部 ·

电话 (0931) 8773040

执行主编 张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马逸尘

李永康 李弘毅

美术编辑 刘全镛 董世强

外联编辑 尹莲

制版 祁国宏

· 经营部 ·

传真 (0931) 8773310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区域发行经理

王燧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

主任 王祎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录 2020年第16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爱”与“畏” 冯唐

【文苑】 4 / 卧铺闲话 乔叶

11 / 为了一首诗 里尔克

22 / 马车夫 阿来

32 /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 骆玉明

50 / 茜纱窗下 王安忆

59 / 云 约翰·缪尔

【书林一叶】 12 / 远在他乡的故乡 贾樟柯

【诗笺】 72 / 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人物

【人物】 8 / 假如我知道你的名字 陶立夏

42 / “坐班制”与莫扎特的悲剧 王秋海

【名人轶事】 58 / 铅笔的可悔品质 黎戈

【回忆】 62 / 人生过处唯存悔 何兆武

社会

【杂谈随感】 7 / 前浪、后浪与孟浪 青丝

16 / 人的后半生 河合隼雄

25 / 深度和广度，哪个更重要 丽莎·麦克劳德

28 / 时间如何让人变得伟大 冯仑

31 / 毁灭 余秋雨

52 / 旧与老 冯骥才

64 / 后疫情时代的消费 李神喵

【话题】 40 / 全球化：进或退 谢九

【社会之窗】 56 / 瞧，那个没有“绿码”的人 吴晓波

人生

【人世间】 46 / 渡己与渡人 郑明鸿 陈婧

【人生之旅】 10 / 愿你在大城市生活过 艾小羊

54 / 我的傻瓜时代 六神磊磊

【青年一代】 18 / 守护莫高窟的年轻人 王双兴

生活

【经营之道】 20 / 用工匠精神请客 连岳

48 / 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 杨佩昌

【生活之友】 26 / 民法典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 王姝

(总第717期) 八月(下)

文明

【文化茶座】	14 / 风味在人间	李楚悦 张 熠
【史海拾贝】	30 / 为什么宋朝总打败仗	谭保罗
【在海外】	44 / 向“过劳”说不	欧吉丧
【人与自然】	49 / 鸟人	郁喆隽
【科海览胜】	60 / “小数据”为何如此硬核	郭超豪
【历史一页】	66 / 喝开水	韩少功

悦读

【言 论】	17 / 言论	
【幽 默】	35 / 幽默	
【重温经典】	39 / 名画中的故事——《消夏图》	王一舸
【话与画】	21 / 好电影如旧书	马特·史蒂文斯
	36 / 杜甫诗写意	高 云

点滴

【意 林】	69 / 油灯	伊 索
	69 / 仰望	袁哲生
	69 / 有些人就像蜘蛛	古 龙
	69 /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罗振宇
【点 滴】	6 / 无题	史铁生
	7 / 价值判断	王小波
	9 / 人生为何值得活	焦元溥
	13 / 林下风气	钟叔河
	29 / 新闻与文学	余 华
	34 / 万物带来你的消息	徐海蛟
	34 / 真诚和真情	马 德
	43 / 风格与时尚	汪曾祺
	45 / 语丝	
	53 / 微书摘	
	59 / 在故乡	玄 武
	65 / 最大的不幸	蔡志忠

互动

【互 动】	68 / 那年那书那时光	蒋松楠
	71 / “《读者》光明行动”(85)	

艺术

【封 面】	正午(摄影作品)	
-------	----------	--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读者》书房订阅



读者微博



中国邮政订阅

· 新媒体部 ·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桂 洋 (010)64701208

· 读者读书会 ·

服务热线 (0931)8636587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 转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另有《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出版



卧铺 闲话

◎乔叶

1

应该是2018年的初秋吧，我去江苏东海开会，搭乘下午4点46分的火车返程，

那是一趟K字头的普快车，彼时那趟线路还没有开通高铁。在我第一次坐火车时就知道一个说法：K代表“快”。而如

今，这K却意味着慢，有种声东击西的幽默感。

不过，连云港也有机场，只是航班不直飞郑州，那就还





不如坐火车，哪怕是慢些的火车。毕竟是在陇海线上，虽然慢，却可以直达。这时候的慢，又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快。

我的票是软卧车厢的一号下铺。包厢门紧闭。我敲了敲门，没动静。拉了两下，没拉开。正准备再去拉，里面便有人替我拉开了。是个老爷子，看着有六十岁出头，黑红脸膛，十分方正。拉开门后，他便又躺在了方才的铺位上，那正是我的铺位。待我说明，他便起身，坐在了对面。那里已经坐着一个老太太，也是六十岁出头的模样，身材已经发福，脸盘却隐约透着当年的娟秀。她铺位板壁的衣钩上挂着一个鼓鼓的大塑料袋，清晰可见装着鸡蛋、卷纸、苹果、馒头、面包之类的物事，还有两碗红艳艳的方便面。

我想把行李箱放进包厢门顶上的行李搁架，却又懒得托举。正犹豫着，就听见老太太说：“放那儿吧。”她指的是茶几底下那一小块空地。

相视一笑。我放好行李，坐下。

“二位是从哪里上车的呢？”我问道。

“连云港。”女人说。

“去哪儿呢？”

“兰州。”男人说。

男人的口音像是西北人，女人的口音却像是连云港这边的。

“你们是连云港人？去那边旅游？”

“我们就是兰州人。”

我喜欢兰州，兰州的面、

鲜百合、盖碗茶，都好。兰州人说话也好听。还有兰州这个地名，美极了。

2

6点钟，外面过道上响起叫卖晚饭的声音。老太太一样一样地拿出塑料袋里的吃食，招呼老爷子下来。小小的空间很快被丰饶的气息充满。茶叶蛋的咸香，苹果的甜香，方便面的酱香……

我素来不喜欢在旅途中吃东西，就什么也没吃。

“您不吃饭哪？”老太太说。

“不饿。”

“吃点儿吧。”她把一个馒头递过来。

“谢谢，我真不饿。”

她继续吃着自己的。吃完了，也收拾完了，她又把馒头递过来：“多少得吃点儿啊。”

她这样，可真像妈妈。普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吧。

“这馒头是我自己蒸的，好吃着呢。”她说。

我接过来。“自己蒸的”，这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所有家庭主妇亲手做的吃食，尤其是面食，对我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她们各有各的风格和喜好，却也有共同之处：结实、筋道，包含耐心，用韩剧《大长今》里的说法，就是充满了对食物的诚意。

平日里，我从不在超市买馒头。我吃的馒头都属于特别定制——姐姐在乡下蒸好，要么托人捎带，要么发次日即达的快递。收到后我就把它们冷冻在冰箱里，随吃随取。

手中的馒头暄软圆白，白

中还泛着一层舒服的微黄，散发着我熟稔的面香。

“我放了碱的。”老太太说。

“嗯，我看出来了，碱色揉得匀，好吃。”

“榨菜呢！”老爷子对老太太喊。老太太闻声答应着，把榨菜朝我递来。我这才明白，老爷子是在提醒老太太让我吃榨菜，却不直接跟我说。尽管有那么一点儿封建，却也有那么一点儿可爱。

在老太太的指导下，我把馒头一分为二，在里面夹上榨菜，一边吃一边夸。老太太看着我吃，脸上笑意盈盈。

3

睡觉还早。那就再聊会儿天？

“你们去连云港是有啥事？”

“看外孙子。闺女嫁到这里了。”

“您几个孩子？”

“就这一个闺女。给了这儿了。”

“怪不得呢。得常来吧？”

“嗯。太远了。”

“你们可以今年来看她，让她明年过去看你们。”

“不行。他们没假。闺女回去待不了几天，最多也就一个星期。我们退休了，来看她方便。140平方米的房子，还带有阁楼，住得倒是挺宽敞。”

这是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最常见的生活模式。那姑娘应该是“80后”。这是一对公职夫妻，他们青春盛年的时候，计划生育正是铁律，所以他们只能有这一个独女。女儿成年



后远嫁，他们也就只能千里迢迢地来看她和她的孩子。

“小外孙多大了？”

“小学三年级，9岁。”

说着，她便翻开手机，给我看外孙子的照片，虎头虎脑的一个壮小子。

“多好啊。你们三代同堂，这就叫天伦之乐。”

“乐是乐，其实也挺累。一天做三顿饭，还得打扫卫生，洗衣裳……忙得停不住。闺女说，不叫你干你非干。唉，我是闲不住呀，看见啥就要干，想起啥也要干。可是身体真不行了，顶不住。回去歇歇，歇过劲儿了再来。”

“您蒸的馒头太好吃了。”我说。

“我这儿还有饼哩，更好吃。”老太太说，“也是我自己做的。”

这一瞬间，两个连对方的姓名都不知的女人，只认识两个多小时的女人，达成了最大的默契。

4

手里的饼微微有些暗褐色，圆鼓鼓的，娇小玲珑，轻按一下，却是硬硬的，没有弹性。我说看起来有点儿像面包呢，老太太反复强调，不是面包，就是饼。是用烤箱烤出来的，是核桃饼。用油和鸡蛋和面，然后加入核桃碎，烤出来酥香得很。

“你尝尝就知道了。”

果然比馒头还好吃。我自是极尽赞美，说郑州街上虽也有卖的，却不如她的手艺。老太太得意地说：“那些开店的，咋舍得放这么多好馅料？”

我吃着听着，频频点头。

甘肃我去过多次，就聊起了静宁的苹果、苦水的玫瑰。老爷子也起了插话的兴致，问我去过陇南没有，我说去过。原来他老家在陇南。我说陇南好呢，不缺水。在甘肃，不缺水的地方少。

老爷子点头，庄重地重申：“不缺水。”

5

10点钟，顶灯熄了。我早早开了小壁灯，晕出一小片光。老太太也摸索着开了小壁灯。

老爷子的鼾声已经轰炸了过来。

“会影响你吧？对不起啦。”老太太说，“我是惯了。”

“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我说。

很快，老太太的鼾声也响了起来，和老爷子的一轻一重，构成了二重唱。

黑暗中，我闭着眼，在这热闹里，渐渐地，却沉浸到一种踏实的安静中。自打高铁开通，就成了我的出行首选，许久没有坐过这种夜火车了。咣当咣当，稳稳的。高铁，怎么说呢？虽然快，却是一种单纯的快，总怕错过站，更像是赶路。而这夜火车，却是慢中的快，也是快中的慢。这种感觉，真是美妙。

美妙的还有这一对平凡的老夫妻。我忽然觉得，若不是担心坐过站，我肯定也能在他们的鼾声里睡着，他们的鼾声于我而言，并不怎么陌生。就像他们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我也都不怎么陌生。我甚

至有些自负地认为，他们没说出口的那些，我也能推测出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我和我周围的人，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从根底上去看，都是一样的。

我爱他们，我爱他们的这一切。而我这个无能的人啊，表达爱的方式，也不过是在这短暂的旅程里，去最大程度地迎合他们，和他们乖乖地聊一会儿天。好在他们也喜欢和我聊。我猜想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一个脾气不错，话挺多，敦敦实实的，喜喜兴兴的，胖姑娘。

（池塘柳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6月6日，沈璐图）

无题

●史铁生

一位诗人跟我说：“文学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把这句话写下来，压在玻璃板下，时时自省。这话的意思是，从文的人们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高低，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文学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任何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

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与神较量，这路便没有尽头。

（郭旺启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无病集》一书）



读书的时候，有个女代课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她的口头禅是“你们这一代人”，她从讲台上望着我们的那种老气横秋的眼神，就像一个已经抵达沙滩的前浪，正用一种超然的目光注视着仍在奋力推进的后浪。

多年以后，我逛书市时偶然看到这个老师，她已经不教书了，成了书商，正和几个相邻的老板在店门口支着桌子打麻将。看起来，她和“我们这一代人”并无两样。我不由得想起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的“代沟”概念，人与人有代沟，从来不是因为年龄，而是从价值观、文化态度、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上衡量的，只有思想行为相似的人，才是同代人。也就是说，理解他人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前浪与后浪，而是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因“前浪”或“后浪”的身份而生出自我优越感，其实是孟浪。

更确切地说，前、后浪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谁把谁拍在了沙滩上。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25岁的麦道克斯·弗德遇到了45岁的王尔德，25岁的海明

威又遇到了50岁的麦道克斯·弗德。每当出现新旧接替，如果“前浪”足够聪明，就应适时地让出C位，后退一步观察自己。而对“后浪”来说，有“前浪”从始至终在前面引领潮流，探索新的路径，既为自己树立了榜样，自己也更容易循着“前浪”的轨迹走向成功。

魅力四射，西特维尔则年老古板，如同严谨恪守清规戒律的修女。《生活》杂志想看看这两股逆向而行的浪，会碰撞出怎样的浪花。

然而，二人却彼此相投，梦露以阅读过的欧洲文学作品向西特维尔请教，畅谈自己对于世故人情的感受。西特维尔也惊讶于梦露丰富的阅读量，并喜欢她的直率真诚。这些特质，强化了二人刚建立的友谊，令一心想要看笑话搞个大新闻的娱乐记者十分失望。西特维尔虽然终身未婚，也不接触男人，但她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看到了梦露光鲜背后的隐痛。她把梦露脸上一闪即逝的愁容，比作《哈姆雷特》里投水而死的女主角奥菲利娅的纯真幽灵，准确地道出了梦露正在经历的巨

前浪、后浪与孟浪

◎青 丝



西特维尔与梦露

思想深邃的“前浪”，也能更好地发现并理解与“后浪”之间的隐藏关系。20世纪50年代，英国女诗人伊迪丝·西特维尔以着装古怪、处事挑剔闻名，纽约《生活》杂志在她访美期间，有意安排66岁的西特维尔与27岁的梦露见面。这时的梦露，正值人生最美好的时候，风华绝代、

大困惑和精神痛苦。

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前、后浪只意味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就像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说的：“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的人活到了一百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

（谁与争锋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8期）

价值判断

◎王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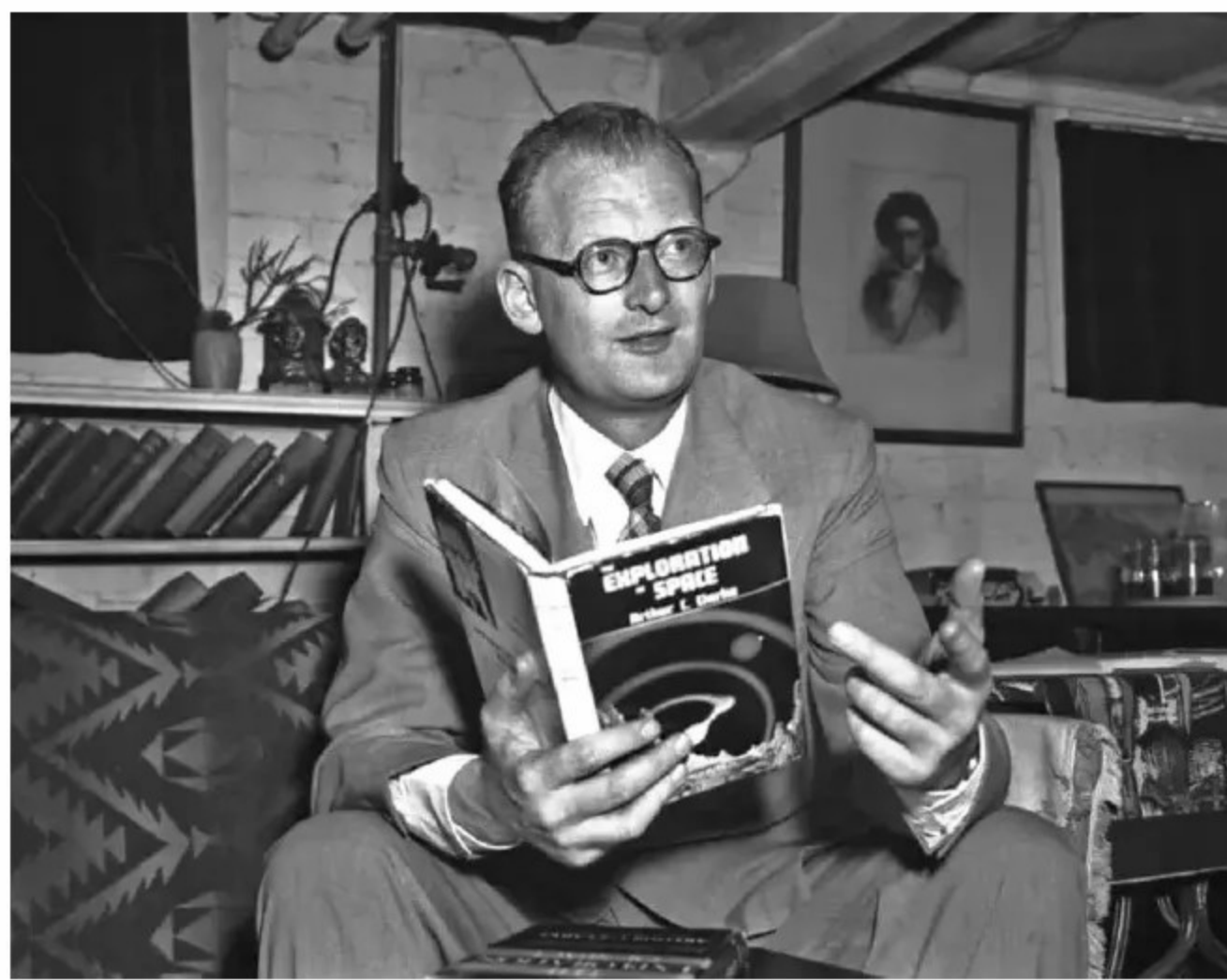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

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并不知道九九乘法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

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山 海摘）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围绕太阳公转了 90 圈以后，我没有遗憾，也没有更多野心了。”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阿瑟·查尔斯·克拉克在他生命的尽头这样说道。

没有哪一位科幻小说家比克拉克更像一位预言家。在 1945 年发表于英国《无线世界》的报告中，克拉克结合其他科学家的宇宙空间理论，详细论证了人造卫星作为地球信息中转站的可能，他认为这些人造卫星应该发射到距离赤道地面 35786 千米的轨道上，因为这条轨道的运动周期为 23 小时 56 分 4 秒，与地球自转周期吻合，所以在这一轨道运行的卫星对地球来说相对静止，这让覆盖全球的稳定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

20 年后的 1965 年 4 月 6 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实用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国际通信卫星 1 号，克拉克科幻小说一般的报告成为现实。



第一颗通信卫星“回声 1 号”

在童年，克拉克最大的爱好是透过纸糊的望远镜长时间地凝望月亮。1951 年，克拉克在《科学小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哨兵”的短篇小说，讲述人类登上月球，并发现了外星人留下的水晶金字塔。这个短篇后来发展为克拉克最经典的作品之一《2001：太空漫游》。小说发表 18 年后，阿姆斯特朗于 1969 年 7 月 21 日登月成功，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地球人。

科幻小说三巨头中，阿西莫夫有机器人三大定律。克拉克也有他的三大定律，其中第一条就是：如果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肯定正确；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不可能，那他十有八九错了。阿西莫夫迷恋时间旅行，克拉克则沉迷于太空旅行，并认为这个梦想不久后必将实现。

但这个对自己的预言如此笃定的地球人，也有他的困惑。1954 年，克拉克发表了经典短篇小说《星》，故事中身为牧师的天体物理学家带领团队穿越星云，找到已被超新星爆发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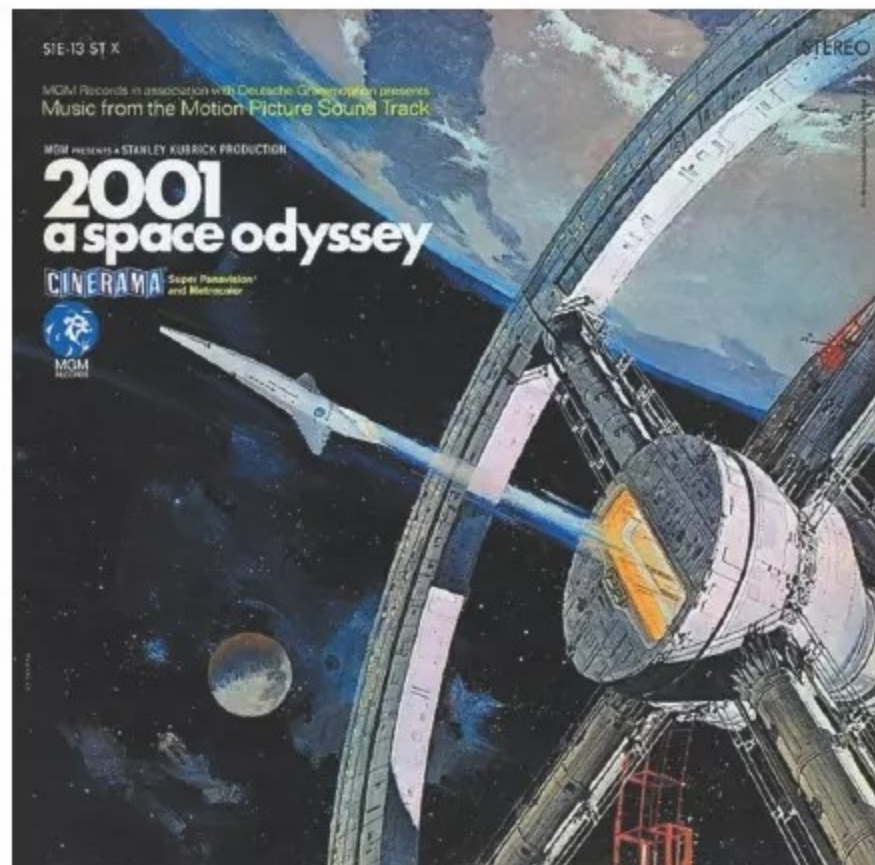
殆尽的某个外星文明竭尽全力留下的档案记录。阅览过长达 6000

假如我知道你的名字

◎陶立夏

年的文明中那些温暖美丽的片段，想到这些无辜生命在他们所处的文明最璀璨繁荣之时惨遭毁灭，牧师无比坚定的信仰终于动摇：“神啊，你有如此多的星听任差遣，为何要将这些人送入熊熊火焰，燃尽他们存在的证明只为照亮伯利恒吗？”

《星》发表两年后，热爱潜水的克拉克定居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在亨可马里深海中迎接他的是无比壮观的景象：带花饰图腾的石柱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与海报



人生为何值得活

◎焦元溥

电影《曼哈顿》片尾，自导自演的伍迪·艾伦说了这样一段话：“生命有什么好活的？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嗯……对我而言，我会说有格劳乔·马克斯（默片时代演员），还有威利·梅斯（美国棒球名将）、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录了《洋芋头蓝调》……瑞典电影，这是当然的事……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马龙·白兰度、弗兰克·辛纳特拉、塞尚那些惊人的苹果和梨子……”

伍迪·艾伦是空谈理想吗？或许不是。人生的现实是，就算锦衣玉食，很多人仍然活得痛苦不堪、无所寄托。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在那些最难支撑，日子挨到无法可挨的时刻，往往就是一句话、一首曲、一幅画或一本书，让你度过原本不



可想象的关卡，把眼前的死路走出活局。

就如“9·11”事件后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汤姆·克

鲁斯说的那句话：“很多人问，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怎么还在讨论电影？但我要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影。”

“二战”时纳粹德国进攻列宁格勒，那围城的九百日，进行着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役。然而列宁格勒照演歌剧、照跳芭蕾，甚至从前线调集乐手，就是要上演肖斯塔科维奇为这座城市与人民所写的《第七交响曲》。

不然呢？不然在那样悲惨的处境里，要拿什么来告诉自己，人生还值得活？恐怖的攻击可以破坏生活、摧毁生命，但如果连梦想都没了，人又如何活得像人？

（一 辛摘自《南方周末》）

和象头形状的石雕。克拉克发现的正是2000多年前亭可马里神庙的废墟。2000多年来，亭可马里神庙都是斯里兰卡人神圣的信仰之所。克拉克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与神的另一种面貌相对，超越国度、超越时间，也超越信仰。

1967年，克拉克完成了《神的九十亿个名字》。故事里，西藏的僧侣向瓦格纳博士购买了一台拥有自动序列生成功能的计算机，并要求两名工程师对程序略做修改：输出文字而非数字。因为3个世纪以来，僧侣们都在用他们编写的字母表寻找神真正的名字，这个名字将不同于每个文明擅自编造的各种书写形式与读音，而是神真正的、唯一的名字。他们推测可能的排列将有90亿个，将耗费1.5万年时间。但借助计算机，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00天。

当计算完成时，准备逃离的工程师眼睁睁看着群星在天空中有条不紊地熄灭了：人类试图知道造物主的名讳，自以为这是神交给我们的终极任务，却也将因此接受最终的审判——消亡。僧侣与科学家一起，以科学的方式证明

了神的存在。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也很明白，在无限广大的宇宙面前，视线狭窄因而所知甚微的人类大概只配拥有情绪，没有什么资格拥有立场。我无法确定的是，当有一天我们像克拉克预言的那样实现星际漫游，借科学的助力得以走向宇宙的中心与边缘，因更广阔的眼界而拥有对生命本身的全新认知时，人类将更信奉造物主的存在，还是会更坚定地放弃宗教信仰？

2008年3月19日，克拉克去世后几小时，雨燕卫星监测到牧夫座发生了伽马射线暴，一颗大质量恒星猛烈爆炸，那光芒和克拉克在《星》中描述的一样——亮过太阳系中所有光亮的总和。这次射线暴发的余辉，成为人类肉眼可见的最远的宇宙景象。这次伽马射线暴被以克拉克的名字命名。

或许这是神不惜燃尽宇宙尽头的某个文明，只为了在75亿年之后，大声向他最智慧的造物之一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存在。

（林冬冬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生活的比喻》一书）



愿你在大城市生活过

●艾小羊

我发现，总有人把在大城市生活与在大城市待着混为一谈。

这个现象，在我家乡那个三线城市格外明显。年轻人去大城市读了几年大学，或者被派去北京、上海等地公干几年，回家后悲天悯人地说，北京空气不好，上海人冷漠，广州吃得差，深圳房租高……总之，大城市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家乡这个三线小城才是宇宙中心。

但当你试图勾画他在大城市的生活轨迹时，会吃惊地发现，他们去过的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是火车站，最熟悉的路线是从火车站、飞机场到自己的住处，评价一个城市餐饮水准的标尺是学校或者小区门口老王家的小馆子。

他们其实从没离开过家乡，只是换了一个地理坐标去过家乡的生活。

他们吸足了大城市的雾霾，挤够了大城市的地铁，却

没有享受过大城市迷人的人文气息、便捷的公共服务系统以及开放的人际交往氛围。

他们以小城市更好为借口，纵容自己即使待在大城市多年，也不肯融入那里的四季与光阴，一边抱怨一边活着。他乡没有变成故乡，故乡却已成他乡。

我18岁到武汉读书，至少有3年，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烂。从武汉的天气到武汉人的脾气，对这个城市的抱怨，我能神清气爽地说上三天三夜。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武汉另一所高校读书，他自己组了个乐队。乐队经常去各个高校、商业区演出。他却总说武汉好，这个根本性分歧甚至妨碍了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大三的时候，他去演唱会做兼职，开了个小后门让我混进去。我看了平生第一场演唱会。年轻的心跟随鼓点一起激荡的时候，地域、身份、相貌、身材都不重要了，每个人都怀着一腔热忱，与这个火热的城市一起律动。

演唱会结束，我第一次看到珞喻路夜晚10点的模样。

我试着与这座城市热恋。去图书馆听讲座，探寻趣味小店，认识旅行达人、街舞明星、作家、戏曲艺术家……这个城市每天的清晨与夜晚，更新与送别，不再与我无关。

我渐渐明白，越是在大城市，越要用开放的心态去成长与改变。不是城市敞开怀抱迎接你，而是你满腔热情地拥抱它。

后来，我在深圳生活了一



为了一首诗

◎〔奥地利〕里尔克

◎冯至译

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必须去感觉鸟怎么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

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分离；

——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病状离奇地发作；

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

海，想到许多海；

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到。

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

我们还陪伴过临死的人，

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音。

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还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强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无法区分。

（冬冬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一书）

段时间。这里物价很高，人情冷漠，但这里的市民喜爱排队，同事关系简单，有全中国最好的公立图书馆。在设计双年展、文博会上你可以看到全球人文艺术顶尖的工艺与产品。

我在深圳的几年，去得最多的地方，一是书城，二是展会。

我周围同样有这样一种异乡人，当我告诉他们，展会上有一个机器人会种胡萝卜，他们连眼珠都不转地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啊，有什么关系呢？它无助于你升职加薪，也无助于你买房，可它会让你觉得生而为人是幸福的。

你每天醒来，只看到小房间的四壁与老王餐馆的外卖，与你每天醒来，兴致勃勃地去找一个会种胡萝卜的机器人，看一幅美妙的画，听一场高级的讲座，生活质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与你从哪里来、收入如何、长得美或丑完全无关。大城市公共建设所带

来的生活品质的提高，原本是属于你的权利，你却并不珍惜。

当你的生命里只有停步与退缩的时候，大城市与小城市没有区别。然而，当你想要踏步向前时，城市的大小就决定了你能走多远，找到多少朋友与导师，你的周围将出现多少为你鼓掌的人。

大城市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有更多新潮的思维与奋斗的机会，更在于它能最先捕捉到科技的脉搏、艺术的风尚、美学的创意。这里聚集着最勇敢、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见多识广、智慧充盈的中年人。

如果命运的巨浪已经将你送进一座大城市，或者你正在纠结要不要趁年轻去大城市奋斗，我给你的建议是——

1. 年轻人永远是对的，大城市永远是好的。因为头部聚集效应，大城市一定集中了最好的资源，汇聚了最优秀的人才，你要努力站在这个巨人的肩上，不要因为它放了个屁而嫌弃它。

2. 与本地人做朋友。在大城市，不要只混在外地人的圈里；出国，不要只待在华人圈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看世界。

3. 喂养自己的好奇心。我所见到的成功人士，创业的初衷往往不是强烈的财富欲望，而是强烈的好奇心。

4. 放下无用的自尊心。你对大城市的愤怒与嫌弃，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你在大城市被伤了自尊，就想到小城市的好，但建立在低能基础上的自尊，只会让你越来越封闭。

5. 大城市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希望你们在这里生活、奋斗、相爱、改变。最终，你有权利选择回到小城。但希望你能自豪地说，我在大城市生活过，我知道那里的好，而不是，我在大城市待过，那里什么都不好。前者叫归隐，后者是无知。

（大浪淘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活成自己就好了》一书，李旻图）



远在他乡的故乡

◎贾樟柯

1998年，我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年我已经28岁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也是我的首次欧洲之行。

我一个人从北京搭乘汉莎航空的航班出发，起飞后不久，大多数乘客都睡着了。机舱里异常安静，我却睁大眼睛不肯入眠，脑子里不时闪过法斯宾德或文德斯镜头下的柏林，近10个小时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过的，一会儿在柏林，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我的故乡汾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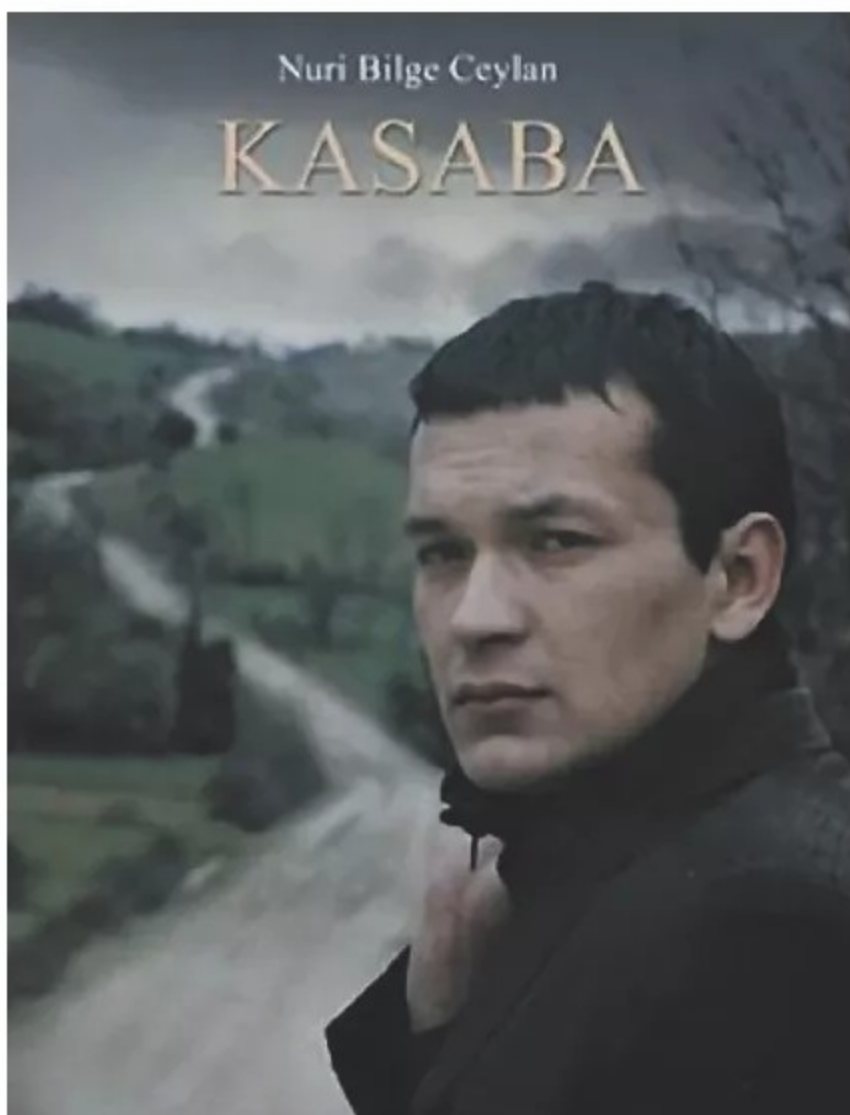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现在还热爱所有的远行，一定跟故乡曾经的封闭有关。而所有的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那时候两德统一还未满8年，人们习惯上还把目的地称为“西柏林”，可我偏偏对“东柏林”感兴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张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出发了。

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欢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喜欢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车从动物园附近出发，穿过城市向东而行，我没有跟当地人说一句话，车窗外的建筑像是能告诉我一切。西边的马路基本上呈放射状分布，路边建筑的设计也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可一到东边，横平竖直的街道和呆板的办公大楼就似曾相识

了。

我下了公共汽车，遥望西柏林方向，远处大厦上奔驰汽车的广告在夜幕中旋转闪烁。那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短语：资本主义的柏林。这里的观众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吗？我问自己。《小武》拍摄于我的老家汾阳，那里尘土飞扬，城外的军营每天军号阵阵。真奇妙，再过两天，我就要将故乡的风景人物，放映给



电影《小镇》海报与剧照



努里·比格·锡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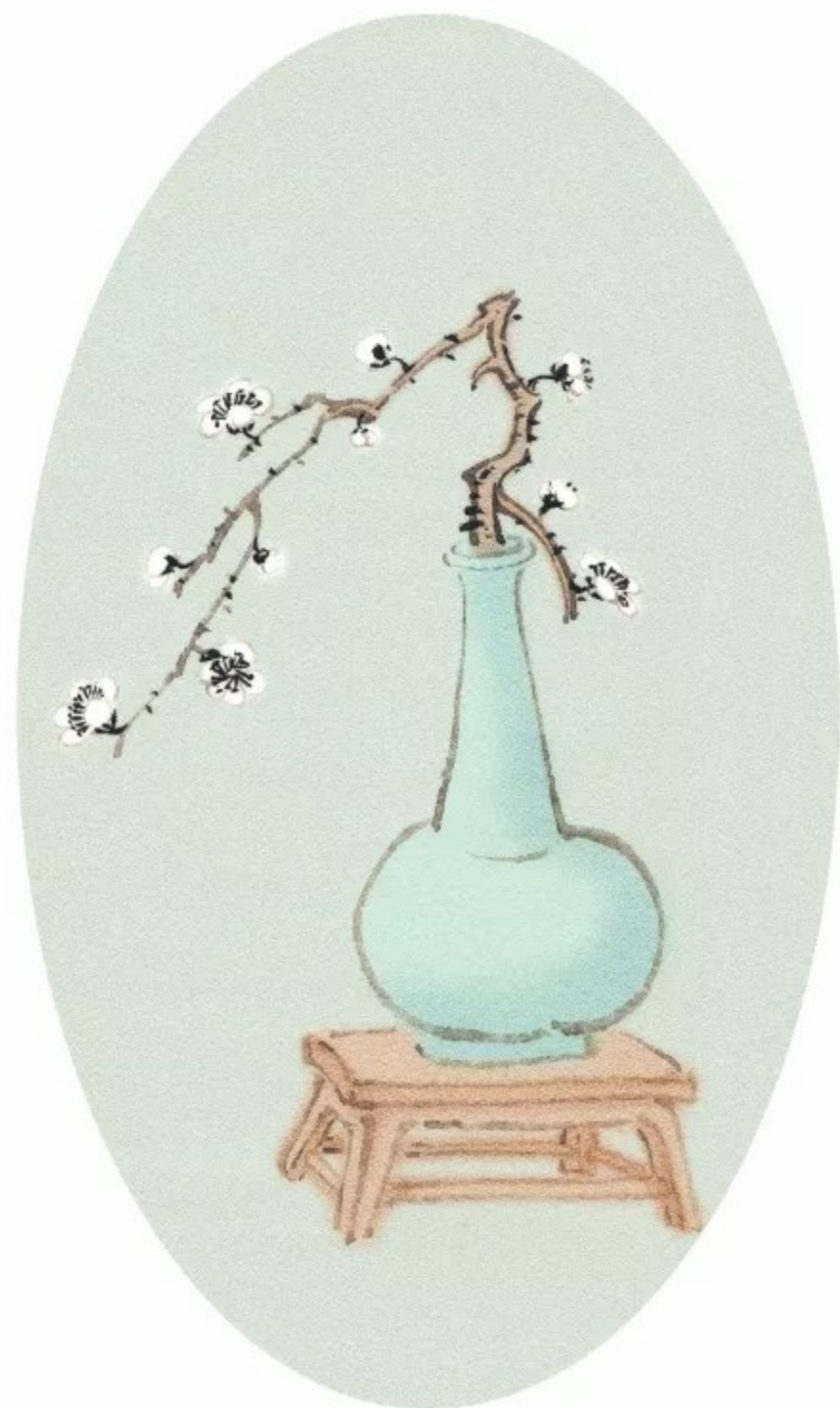
异乡人看了。

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还有一个参展导演，也用电影把他的故乡带到了柏林。这部电影叫《小镇》，导演是来自土耳其的锡兰。锡兰195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他是在当兵期间看了波兰斯基的自传，开始爱上电影的，他常自编自导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自己的电影中。

在看《小镇》之前，我没有机会知道土耳其的小镇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坐在电影院里，灯光暗下来、银幕闪亮的时候，我才知道《小镇》是一部黑白电影。电影开始于一场漫天大雪。原来土耳其小镇上的孩子们跟我一样，只有天气的变化才能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这时，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被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放在火上烤。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对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接着，孩子脱下他的袜子，挂在火炉上，袜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炉之上，“滋滋”蒸发的声音，一点一点滴在心头。

锡兰的《小镇》是一部用电影语言超越语言的电影。你不用听懂对白、看懂字幕，仅仅通过电影画面，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锡兰是一个能把气候都拍出来的导演。那种雪后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面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



林下风气

◎钟叔河

王羲之的太太郗夫人回娘家，对她的两个弟弟郗愔和郗昙说：

“我见谢安、谢万来王家做客，你们的姐夫总是兴高采烈，叫家人翻箱倒柜，把好东西全拿出来招待。你们俩来时，他却是平平淡淡的，应付而已。依我看，你们以后也就不必多到王家走动了。”

王、谢、郗三家都是高门，又都是亲戚。郗太傅向王丞相求女婿，王家说男孩子都在东厢房里，叫郗家的人自己去选，结果没看上“闻来觅婿，咸自矜持”的诸郎，却选中了“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的王羲之。王羲之同郗夫人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凝之，又

娶了谢太傅的侄女谢道韞。若论亲戚，亲家不会比妻弟更亲。若论官位，谢家有太傅，郗家也有太傅；谢万是中郎（将），郗昙也是中郎（将）。王羲之不是“朝势走”的人（湖南俗谚云“狗朝屁走，人朝势走”），更不会从中分厚薄。其所以在二谢来时兴高采烈，二郗来时却平平淡淡，也只是气味相投不相投的缘故。六朝人物的可爱，就在这一点上。

郗夫人对丈夫并无责怪之意，反而劝弟弟识趣，和她的二媳妇一样，可谓有“林下风气”。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念楼学短》一书）

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

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我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记得黑泽明导演生前，侯孝贤去拜访他，黑泽明问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他的助手讲了许多哲学命题，黑泽明摇摇头说，不是，我能在他的电影里看到尘土。

锡兰导演呢？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

《小镇》的声音世界让我迷醉。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声音提取出来，加以夸张，给我们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炉上被炙烤蒸发的声音，大自然



电影《小武》海报



电影《小武》拍摄现场

中动物的鸣叫声，远处隐隐约约人的喊叫声……鸟啼虫叫，风声雷鸣，这些原本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声音，在影片中被提炼出来。它们帮我打

开了记忆之门，让我想起已经淡忘的岁月。

锡兰在《小镇》中拍了很多微观世界的镜头：小动物、一草一木的细节、纹路、肌理。我们从未这样专注而细心地凝视过那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生命。透过锡兰的摄影机，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粗糙，以及逐渐丧失的耐心。

通过锡兰的电影，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故乡远在他乡，因为无论在土耳其电影，还是哈萨克斯坦、伊朗电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乡。它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在资本主义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懂我的《小武》，他们同样可以在我的电影里找到他们的乡愁。

（春 服摘自台海出版社《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一书）



风味在人间

◎李楚悦 张 熠

人不能两次吃到同样的食物

三峡大坝修建之前，陈晓卿在奉节的一个江心岛上，吃过一碗令他至今难忘的面。大榕树下有一口井，旁边是个面摊。“哎呀，那碗面简直好吃死了。”陈晓卿专门留了老板的手机号，再去奉节时，老板一家已经搬到了新城。他就去新城。时隔多年，他却怎么也吃不出大榕树和古井旁那碗面的味道了。“以前那碗面有点温和，有一点点江风的咸腥气息。”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也不能两次吃到同样的食物。”陈晓卿笑着说。

《风味人间》第二季中的每一集都有个颇具武侠感的标题，《甜蜜缥缈录》《酱料四海谈》《香肠万象集》……杯盘碗盏，天地众生，各类食材，尽显风流。这几个带有“江湖气”的片名都是陈晓卿取的。

在美食随笔《至味在人间》里，陈晓卿很早就写过他对江湖菜的偏爱：“如果把烹饪比作江湖，我最喜欢的厨艺高人当如风清扬——身负绝学，遗世独立。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两三个知己，绝不会参加武林大会之类有套路规则的选拔。”

至味在江湖，但相逢何其难。有做餐饮的朋友找到陈晓卿，想要用“风味人间”命名餐厅，甚至想复制美味，但都失败了。

“如果能复制，还能叫美食吗？那就是连锁店了。”

在北京，陈晓卿只去一家火锅店。“非常好吃，但我不能推荐，我一推荐它就变得不好吃

了。这家店会让我有出离的感觉，只有重庆人在那儿吃，都说重庆话，置身其间，你会恍惚，自己是在北京还是在重庆。”

“每一种食物都有秘密，就像每一个人都有性格。”在总导演李勇看来，《风味人间》第二季强调人和食物的关系，更关注人的个性与喜怒哀乐。纪录片是对同质化的抵抗。

第四集镜头下一闪而过的鸭脚包，是让广州厨师王越印象最深的美食。这一幕就在后厨拍摄。“厨师说，当初是他的师父会做这道菜，如今师父都退休14年了。”现在市面上基本见不到鸭脚包，拍摄之前，王越也只在粤菜书籍里见过这道菜。

“据书中描述，用厨房下脚料做菜的收入，有一部分会归厨师，所以衍生出很多类似鸭脚包这种经厨师们匠心巧手制作而成的经典粤菜。”王越说。食物塑造了我们，从起初人们进食只为果腹，到衍生出口味、口感、健康等多元需求，食物背后有文化与故事。

在老家山东鱼台，儿时乡村种植的农作物，李勇可以罗列出一大堆：“谷物类有小米、麦子、高粱。香料类有芝麻、蓖麻。蔬菜更不用说了，西红柿、茄子、辣椒、姜、土豆、山药、洋葱、韭菜、芹菜……”今年过年，他再





回老家，家家户户都只种大蒜和棉花了。“没有人种粮食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去买。我们的食物更丰富了吗？我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对了。”在他看来，每种食物都应该是有温度的，知道是谁做的、谁种的、谁端上来的。

人与食物相互塑造

《风味人间》第二季第四集《杂碎逆袭史》中，崇仁糟猪蹄是许多观众反复回味的段落。猪皮晶莹，胶质丰满，蹄筋健硕劲道，咀嚼后，口齿间鲜香满溢。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裘氏一族在此居住了上千年。片中拍摄做糟猪蹄的裘星育、裘冠宇父子是崇仁镇的酿酒好手，纯手工的酿造工艺已有百余年的传承。裘冠宇为这场拍摄足足准备了一个月。

在崇仁，“糟”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的美食制作手法，糟货也是当地传统年货。香糟的灵魂在于糟泥，糟泥的来源正是酿酒的副产品。裘家四代从事酿酒，但每年酿酒时裘冠宇依然会焦虑，“有人跟我说，小宇，就差一度啊，但是往往就是这一度，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食物的烹调与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温度、湿度都息息相关。有些食物在南方可以发酵，到了北方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美食有根，通常难以复制。

南橘北枳，美食本身如此，美食之于人也是如此。

“吃谷物的人和吃肉的人，就不太一样。吃肉的人，尤其是游牧民族，好像都有很强的个性，独立作战的能力非常强，热爱自由。农耕民族更具有组织性、秩序感，不然连水渠都修不成。所以，食物在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行动特征。”陈晓卿解释。东西方有相同的观点，西谚“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就是中文里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味人间》这个名字中，“风味”一词取自法语 terroir（风土），想表达的也是这层含义。

《螃蟹横行记》里，同样是拆蟹，美国人粗犷，只要大块的蟹肉，不在意细枝末节；而日本人拆蟹，又是细到极致的另一种处理方式。从同一个命题出发，有时候，导演组把衡量的维度交给“地域”，不同的风物人情中，抵达食

材的方式千变万化。有时候，干脆交给时间。“有的食物要趁新鲜食用，有的食物要经年累月，放得越久越美味。”李勇说。

食物永远与情有关

从早年写美食专栏起，陈晓卿就带着一颗叛逆的心。“我吃过一些大师做的东西，当然也很好，但我并不觉得这些更能给人带来快乐。反倒是四川眉山一个朋友的姑妈，在家做的泡菜更能让我感受到美食带来的快乐。”

陈晓卿觉得，食物永远和亲情、友情相关。“吃得开心是最重要的。”这是陈晓卿的美食理念，“你看蔡澜先生他们，很少去建立所谓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是最大的规矩。”

陈晓卿不理解的美食家有两种。“一种认为中餐是世界上唯一好吃的，拒绝讨论。甚至认为很多美食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比如冰激凌、牛排、奶酪……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大师，他说中国人最大的贡献是教会外国人把饭做熟。另一种认为中餐的出路是西餐，认为中餐没有标准化，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没法走向世界。”他不能理解，“都待在原来的地方不好吗？”

陈晓卿喜欢美国作家 E. B. 怀特的一句话——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他说：“我们过去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总是有人觉得自己吃的是正统，其他的是邪术。当我们真正消除偏见，打开视野的时候，才能体验到食物多样化带来的乐趣。你只有包容多样性，才能减少戾气。”

人们面对美食的时候，既有相互瞧不上的智慧，也有不谋而合与异曲同工。

“广西人腌酸鸭子的方式和冰岛人的本质上是一个路数，那会儿他们没有微信也没有 WhatsApp（一款社交软件），是怎么联系的？绍兴人腌梅苋菜，法国人腌臭奶酪，他们是怎么想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陈晓卿端起咖啡，咂摸着，忍不住感慨：“人类的智慧总是相似的，早晚他们会想到一起去。远隔山海，心有灵犀。”

（池塘柳摘自《解放日报》2020年6月7日，本刊节选，王青图）



人的后半生

◎〔日〕河合隼雄
◎蔡鸣雁译



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主张，应该将人生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来思考。

在人的前半生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为之打拼，找到结婚对象共同构建家庭。这样就能构筑社会地位，积累财产，还能养育孩子，牢固奠定在这个世上生活下去的根基。可是到了后半生，却要直面这样一些深刻的问题：这样子活着，会怎样迎接死亡呢？作为必然死去的人，自己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到了后半生，还和前半生一样只考虑财产、地位之类的问题，等迎来衰老、死亡时，便会面临极大的困扰。

荣格所言极是，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认真放在心上。话虽如此，但也未必人人都要依荣格所言，人各不相同不也挺有趣吗？

梅原猛的《中世小说集》一书里有许多令人深思的故事。其中有个短篇《跑腿尼》，讲的是一个年纪不到40岁的和尚跟随师父进行一种叫“落日

观”的冥想修行，通过专心冥想日沉西山的景象，洗净了全部烦恼。师父甚至对他说：“你一定会去极乐净土的。”

师父给他取名叫“落日秋风坊”，让他独自幽居。他一心希望安静地去往净土，渐渐开始节食，一心静待死亡。可是就在这样安静的日子里，有个尼姑打扮的女人突然前来避雨。她对落日秋风坊远离世俗的生活感到吃惊。她以做小买卖为生，为赚钱奔忙，无法理解落日秋风坊一心祈望来世的心情。

对落日秋风坊而言，老尼无非是对他修行的打扰。而老尼在其后的日子里时常造访并高声独语，有时给他放下食物后便回去。不久，落日秋风坊便在不觉间被老尼吸引，暗暗盼着她前来。

仿佛洞穿了和尚的心理变化，老尼提出让他娶“潦倒官员朋友家的女儿”为妻。听着老尼关于那家女儿美丽又孝顺的描述，僧人终于下定决心结婚。因为要结婚，他听从老尼

的劝告，动用了葬礼储蓄，修葺了房子，还买了上好的被子。

话说当天入夜，婚礼在黑暗里结束。等朝阳照进屋子，和尚发现半夜前来的“姑娘”竟是那老尼。老尼兴高采烈地说：“我就是你的老婆……哈哈哈哈哈……”据说因为她常为大家跑腿，所以被称为“跑腿尼”。这篇小说以“我想，他心里多少已经发现跑腿尼介绍的姑娘其实就是跑腿尼自己”而结束。

在前半生便获得了荣格所说的后半生的成就的落日秋风坊，到了后半生意外地完成了前半生的工作。这样想来，这个故事确实意味深长。

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很难一言以蔽之。最好还是不要拿心理学家说的话“套用”自己的人生，而是用来“参考”并思考即可。思索一下落日秋风坊将如何度过后半生也是挺有趣的。

（夕梦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共鸣的灵魂：河合隼雄谈幸福》一书，宋晓军图）



纯洁的友谊+过命的交情。

——中年婚姻写实

想全选，但又没实力。

——选择困难的另一种解释

被收集，被共享，被利用。

——网络痕迹步步惊心

熬到自然困，困到自然睡，睡到自然醒。

——随缘式睡觉

阴谋论的功效，是让头脑简单的人觉得自己头脑不简单。

——很多时候，比事实本身复杂的，是人心

“别把自己当外人”的意思是，你其实就是外人。

——读懂潜台词，有助于看清自己的位置

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白月光，每一代家长也都有自己的甩锅大法。

——动画片《菲梦少女2》因角色的彩色头发涉嫌误导儿童染发遭家长举报。远有武侠小说，近有电子游戏，“子不教”的锅，父母从来不肯，必须甩到流行文化身上去

心事这东西，你捂着嘴，它就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有的人坐飞机就可以见到，有的人则要坐时光机。

——离别，永远都不代表不想念

强者会主动认错，因为他控制着局势；弱者只会嘴硬，因为他为不确定的后果焦虑。

——“言行不一”处，往往能见真相

想要对方接到球，先要为对方传出好球。

——合作才能共赢

不知道好像很吃亏，但是知道了，你也不知要如何改变。

——很多大道理就是如此

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

——网友看完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后的感言

不是发际线在后退，而是人生在前进。

——乘风破浪的勇者并不

畏惧时光的印迹

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史学家陈垣对学生的告诫

把一些人从我的生活中清理出去，并不意味着我讨厌他们，而是意味着我尊重自己。

——当断则断

局部富人。

——指那些在某些事物上特别能花钱的人。比如有的“耳机控”把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拿来买耳机，这在“95后”一代里比较突出

男人的小心眼儿竞赛，便是历史。

——木心说历史

身体无病，心里无事，枕边有人。

——最好的余生

荐股无朋友，问股不道德。

——荐股者，自以为是“聪明投资人”；问股者，总以为可追求确定性

所谓年轻，就是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年轻。

——当不再有机会挥霍青春时，才会感到年轻的珍贵

男人的油腻是猥琐的中年感，女人的油腻可以是少女感的“妈味儿”。

——佯装的少女感，很难真正讨得大众的喜欢



陆佳瑜为参观者讲解

守护莫高窟的年轻人

◎王双兴

上山

来莫高窟工作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每天站在通往景点的大巴上，“觉得每天都很闲，不会有提升空间”。生活节奏被改变，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应该可以获得成长”，便来了莫高窟。

入职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游旺季马上就要来了。陆佳瑜有两个月的培训时间，白天听研究者、讲解员上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解说词，凌晨3点入睡，早晨6点起床复习，然后上洞窟，练习讲解。两个月时间看完8本书，笔记写满两个A4笔记本，陆佳瑜发现：“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莫高窟的知识根本学不完，感觉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莫高窟，也有人是在毕业季找工作，无心插

柳地来了。2005年，俞天秀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还纳闷：“莫高窟招计算机专业的干吗？”进入数字化研究所那一年，只有办公室的电脑配有一根网线。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旁边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

有位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和俞天秀一个部门的安慧莉2009年入职，这个学工业设计出身的姑娘，此前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是8点档电视剧开始前，那个缓缓飘落的“飞天”图标。刚到敦煌时，安慧莉发现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买了一瓶绿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师傅绿茶一模一样，但商标处写的是“小二黑”。这个女生有点沮丧，觉得“待两年，肯定是要走的”。

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甘肃省省会兰州中转，然后沿着河西走廊抵达敦煌，沿路看着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心里都猜测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画临摹师彭文佳，来敦煌是因为对莫高窟艺术的向往。同窗同学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画廊和工作机会。而她想要和外界联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去25公里外城里的网吧。登录QQ，收到老同学发来的消息：“你们在敦煌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1挡挂到5挡”

现在，陆佳瑜的生活渐渐和工作融为一体。以前看《解忧杂货铺》，现在看《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现在变成了赵声良、王惠民，去书店都是直奔专业类的书籍。她不能忍受每次进一个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觉得是在退步”。

每天，当陆佳瑜带游客在开放洞窟参观时，另一群人正在非开放洞窟“面壁”。四五月天气回暖，利于材料黏结，壁画修复师们对231窟的“治疗”开始了。他们爬上脚手架，用毛笔除尘，用注射剂黏结，隔着一层镜头纸，用修复刀修复壁画……

这支队伍中，“80后”是主力。张瑞瑞是231窟修复师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前几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了莫高窟工作。她学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专业对口，但依然



不能立刻接触壁画修复工作。和每个修复师一样，工作的前几年，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师父和泥、递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学习、提问。

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着手指列举留下来的理由：工作环境单纯，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成就感强。

耐不住寂寞的俞天秀，在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后，慢慢发现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模莫高窟，将莫高窟的影像数字化，保存起来。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40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今正定县）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现在画面里。“以前我们的成果都被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自己见过，其他人无法得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时确实觉得自豪：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到如今，俞天秀已经在莫高窟待了15年。那个跑去城里上网的画师彭文佳则度过了16年，在她看来，莫高窟就像一个乌托邦，不仅有永远汲取不完的艺术养分，还有世外桃源一样的环境。志同道合的

人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诱惑，也没有太多功利的东西，非常纯粹”。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他记得，有前辈讲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吭声，最后说了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10年后再说。”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已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10年，他说：“1挡挂到5挡，就一直往前跑了。”



已辞世的老一辈守护人，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

接 力

年轻人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在莫高窟对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脚的戈壁滩一直朝南，在“九层楼”正对着的沙丘上，是一个墓园，安葬在那里的，是来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轻人。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后来回国，四处逃难，8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在完成学业一年后来到了莫高窟。从

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水用完还要留着派其他用场；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着反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20余座墓碑端立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年轻人拿起来。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林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 people”）



用工匠精神请客

● 连岳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时时在想怎么把自己擅长的一点事做得更好。

有次我去买鞋，店里人很多，我看中的那双鞋在仓库里，得爬几层楼去拿。店员正准备去取时，一个姑娘经过她身边，见状停下脚步。

从她们简短的对话中，我知道这个多问一句的姑娘交接完刚下班。

她说，我去拿。

拿了鞋，她才离开，和在店门口等她的男友（或丈夫）离去。

这就是工匠精神，她多服务这10多分钟，体贴顾客，协助同事。人的感情是与品牌挂钩的，遇见这种店员的顾客，怎会不喜欢这个品牌？

当一个店员，门槛极低。有没有工匠精神，有没有做事比别人更好一点的想法与能力，就能将人分出神与渣。

正如谁都可以凿石头，只有米开朗琪罗说，我在石头里看见了天使，我得努力工作，把她放出来。

又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品牌的专卖店，前面一名顾客刚刚离开，一个店员一边收拾衣服，一边面带嘲讽，对她的同事说：“他被价钱吓走了！”

她毫不避讳我这个站在面前的顾客。她的同事默然无语。

我当时在想，这个公司太草率了，竟然招这样的店员，这是砸自己的招牌。一个店员以为自己卖的是高档货，自己就高人一等，这是最差的店员。她对不起雇

主，对不起品牌，对不起同事，更对不起顾客。这是工匠精神的反面。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琢磨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估计真正的工匠永远都在琢磨。

看过一个日本企业家讲请客心得，印象很深。请客这事，似乎很难发掘出新意：准时到达，照顾客人的口味，这些谁都做得。此外，考虑停车方便、路途通畅的，已是大师级别。

而这个日本人说，我作为主人，准时到达是不够的，提前10分钟也不够，我一般提前30分钟到达。这段时间，我向服务生了解一下充电器、插座的位置，熟悉去洗手间的路线，并体验一下；当然，Wi-Fi的情况也要掌握。

朋友到来之时，手机没电，连接Wi-Fi，上洗手间，这些都大概率会发生，由你这个主人告知，比喊“服务生来一下”，显然更温暖。

习以为常的事，优秀的工匠会改良得更好。

上面的例子说明，情商高与有原则并不冲突。“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好”，这是原则，不是拍马屁。它恰恰触动人内心深处被尊重的需求，这后面有严格的自律，有高明的艺术。就是卖鞋、请客这类并不新鲜的事，他们也能将其变得像恋爱一样新鲜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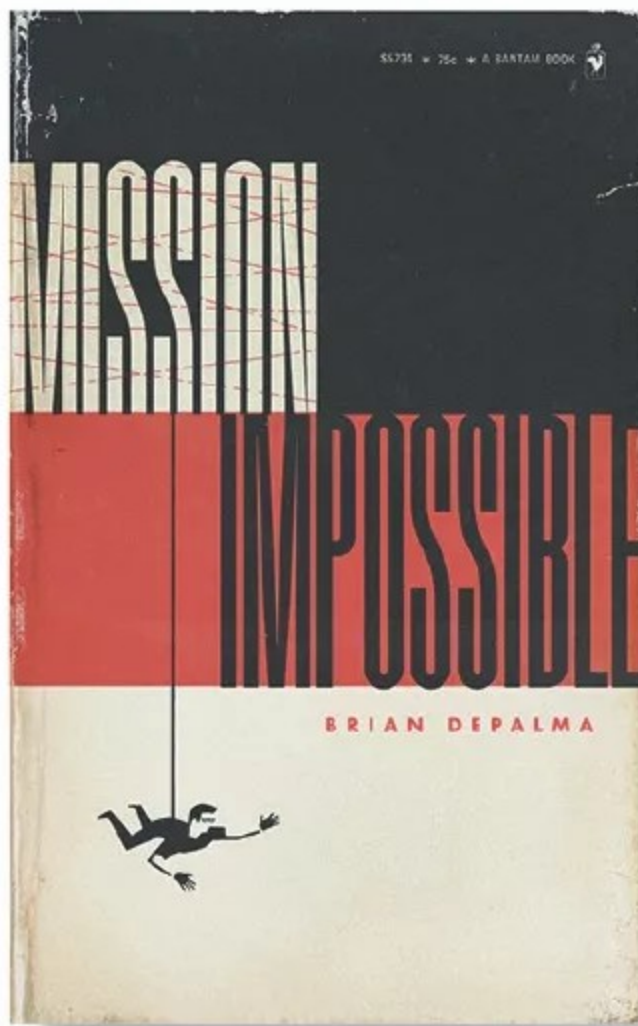
只要你在做事，工匠精神就无处不在。一起发现，一起实践吧。反正，我每天都在想，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

（静听花开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我和连岳一起成长》一书，辛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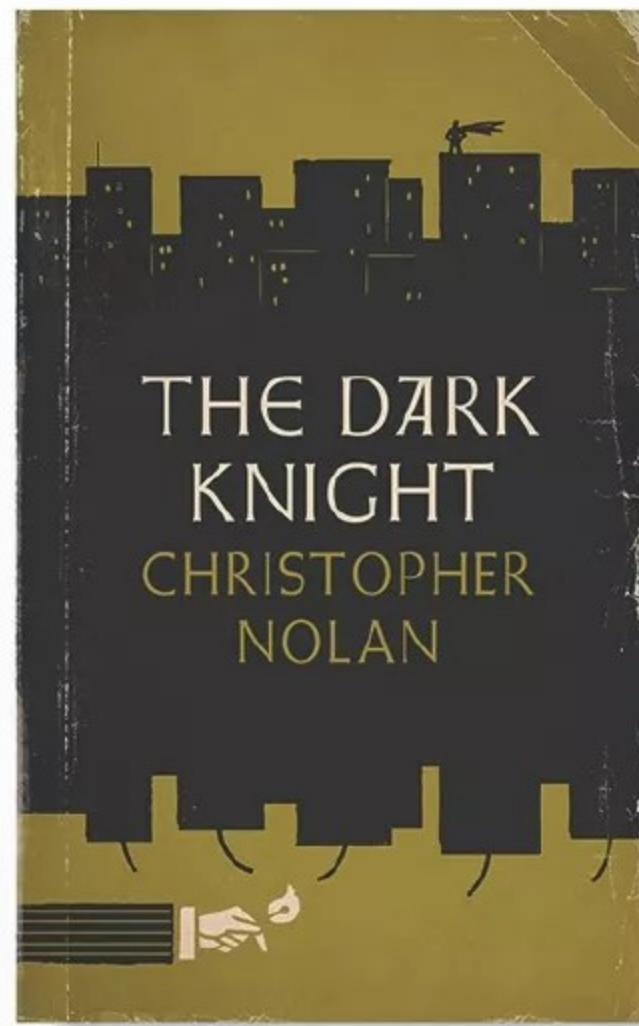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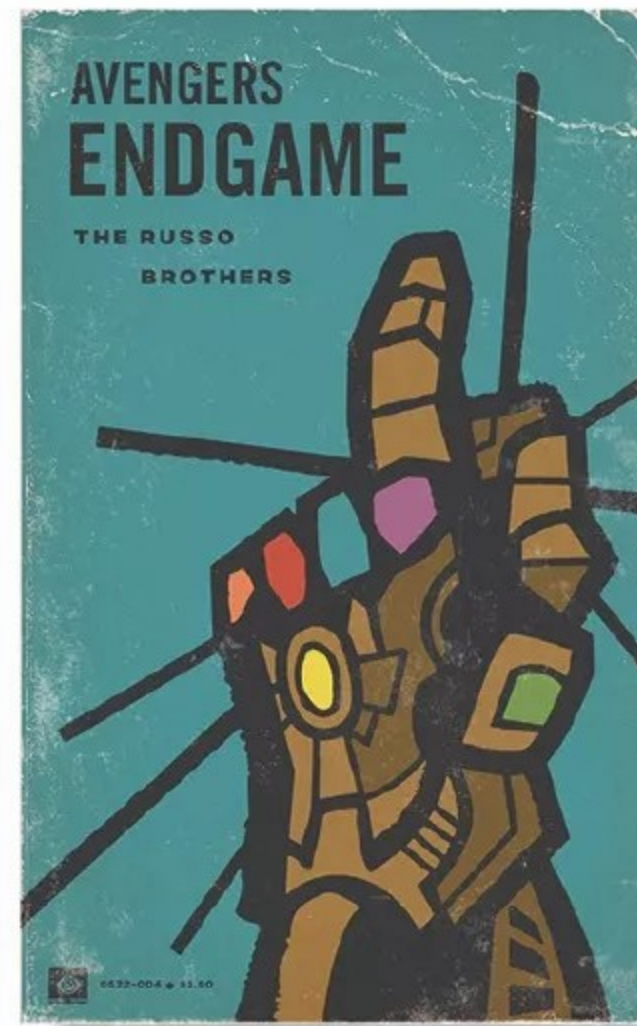
雷德利·斯科特
《异形》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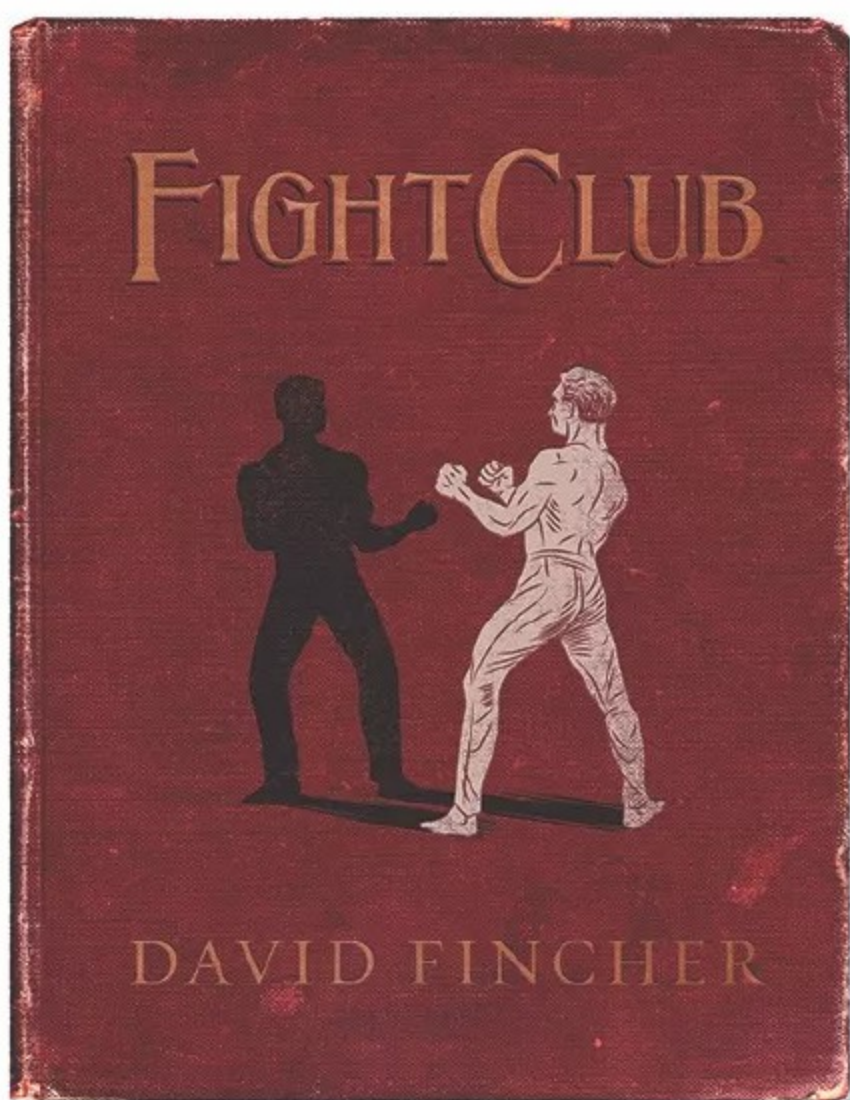
布莱恩·德·帕尔玛
《碟中谍》
(1996)



克里斯托弗·诺兰
《蝙蝠侠：黑暗骑士》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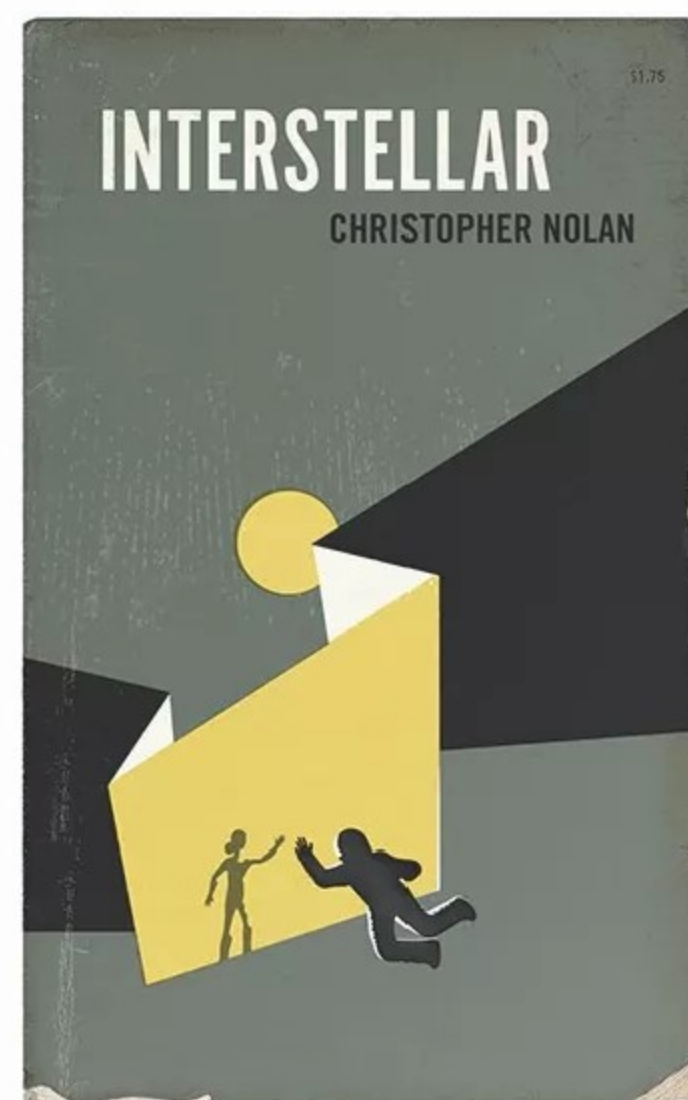
安东尼·罗素、乔·罗素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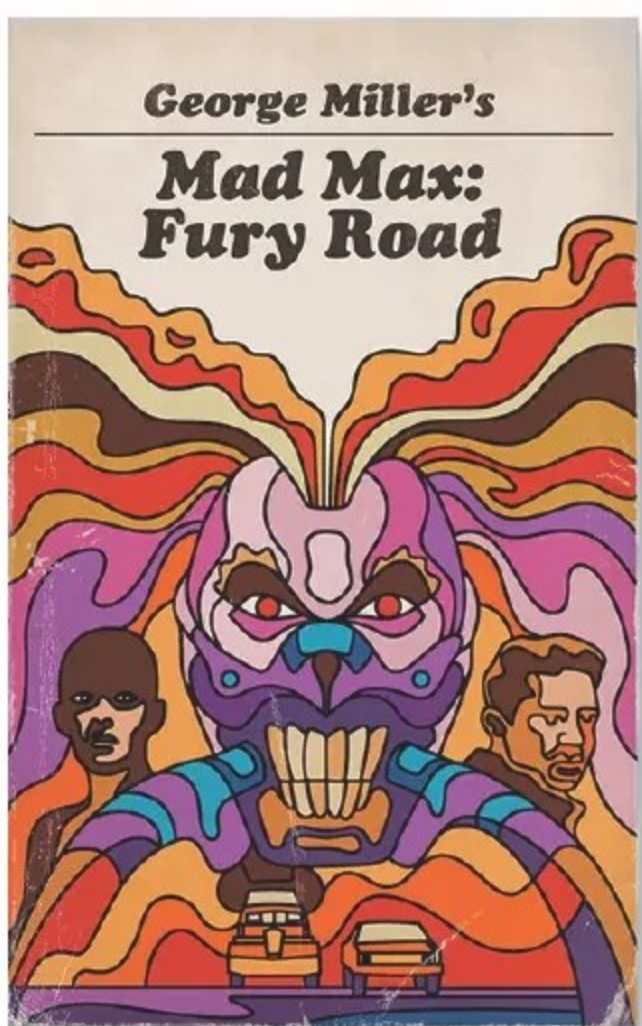
大卫·芬奇
《搏击俱乐部》
(1999)

好电影如旧书
◎ [美] 马特·史蒂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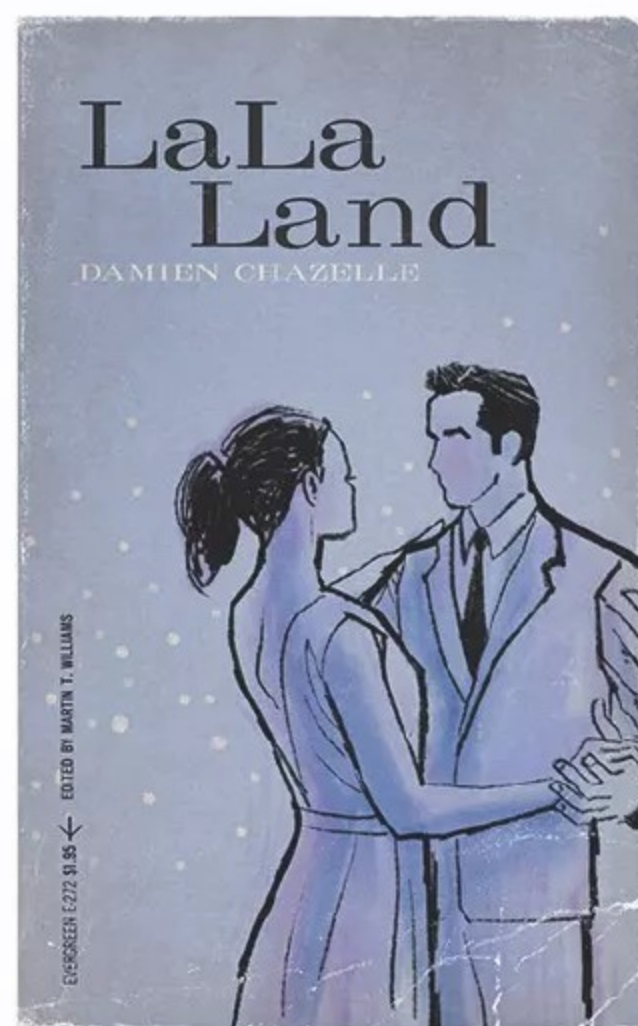
设计师兼插画师马特·史蒂文斯在 Kickstarter 网站上发起了一个众筹项目——“好电影如旧书 (Good Movies as Old Books)”，给自己平时喜欢的 100 部电影绘制了复古风格的书籍封面。我们能从中看到电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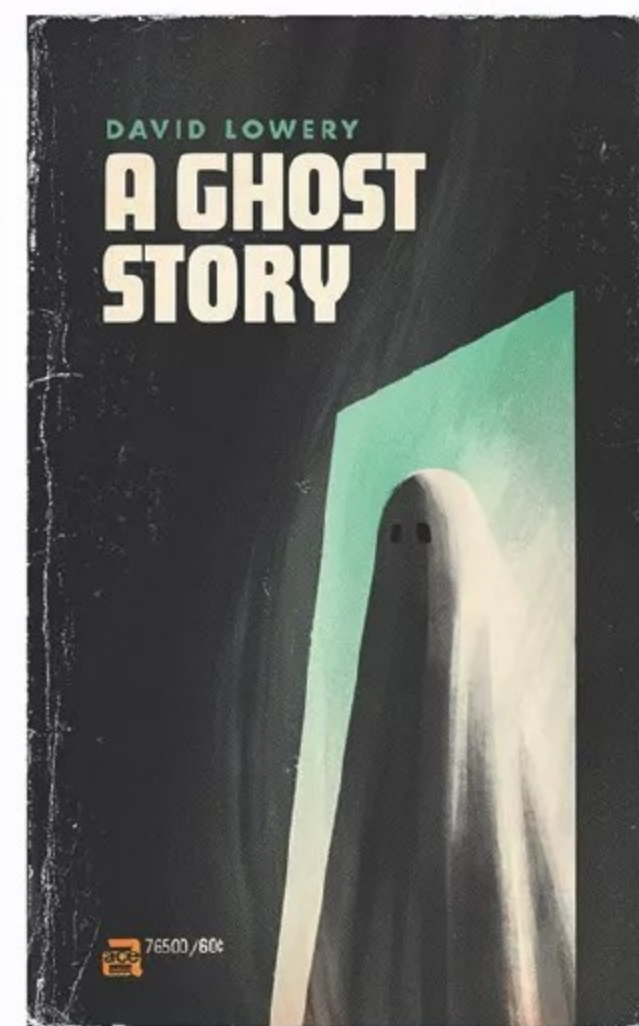
克里斯托弗·诺兰
《星际穿越》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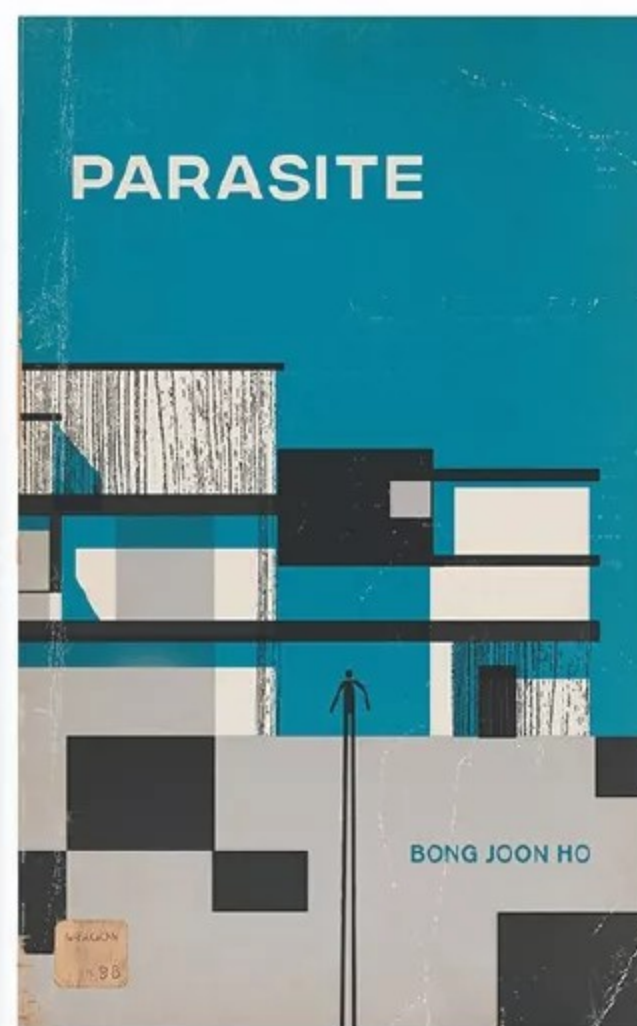
乔治·米勒
《疯狂的麦克斯 4：狂暴之路》
(2015)



达米恩·查泽雷
《爱乐之城》
(2016)



大卫·洛维
《鬼魅浮生》
(2017)



奉俊昊
《寄生虫》
(2019)



骑手的形象与人们通常想象的大相径庭。这个人身材瘦小，脸上还布满了天花留下的斑斑印迹，但他就是机村最好的骑手。

试驾马车那一天，麻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人们围成一圈，看村里的男子汉们费尽力气想把青鬃马塞进两根车辕之间，用那些复杂的绊索使它就范。这时，麻子骑着一匹马徘徊在热闹的圈子外边。这个人骑在马上，就跟长在马背上一样自在稳当。折腾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能给青鬃马套上那些复杂的绊索。青鬃马又踢又咬，让好几个想当车夫的冒失鬼都受了点小伤。

人们这才把目光转向勒马站在圈子之外的麻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脸上那些麻坑一个个红了。他抬腿跳下马背，慢慢走到青鬃马跟前。他说：“吁——”青鬃马竖起的尾巴就慢慢垂下了。他伸出手，轻拍一下青鬃马的脖子，挠了挠马正呼出滚烫气息的鼻翼，牲口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家伙，脸上带着沉溺进了某种奇异梦境的浅浅笑容，开始嘀嘀咕咕地对马说话，马就定了身，站在两根结实的车辕中间，任麻子给它套上肩轭和复杂的绊索。中辕青鬃马驾好了，边辕两匹黑马也驾好了。

人群安静下来。

麻子牵着青鬃马迈出了最初的两步。这两步，只是把套在马身上那些复杂的绊索绷紧了。麻子又领着三匹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这回，马车的车

轮缓缓地转动了一点。但是，当麻子停下步子，轮子又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走啊，麻子！”人们着急了。

麻子笑了，细眼里放出锐利的亮光，他连着走了几步，轮子就转了大半圈。轮毂和轮轴互相摩擦，发出旋转的轮子必然会发出的声音：

吼——

像一只鸟有点胆怯又有点兴奋地要初试啼声，刚叫出半

声就停住了。

马也竖起了耳朵，谛听身后那陌生的声音。

他又引领着马迈开了步子。

三匹马，青鬃马居中，两匹黑马分行两边，牵引着马车继续向前。转动的车轮终于发出了完整的声音：

吼——吭！

前半声小心翼翼，后半声理直气壮。

那声音如此令人振奋，三匹马不再要驭手引领，就伸长脖颈，耸起肩胛，奋力前行了。轮子连贯地转动，那声音也就响成了一串：

吼——吭！

吼——吭！吼——吭！吼——吭！

麻子从车头前闪开，在车侧紧跑几步，腾身而起，安坐在了驭手座上。他取过竖在车

马车夫

◎阿来





辕上的鞭子，凌空一抽，马车就蹿出了广场，向着村外的大道飞驰起来。

从此，一直蜗行于机村的时间也像装上了飞快旋转的车轮，转眼之间就快得像射出的箭矢。

这不，马车开动那一天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那些年里，麻子一脸坑洼里得意的红光还在闪烁，马车又要成为被淘汰的事物了，因为拖拉机出现了。拖拉机不但比马车多出四只轮子，更重要的是，一台机器顶得了许多匹马。拖拉机手得意地拍拍机器，对围观的人说：“四十匹马力。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四十匹马。”

人群里发出一声赞叹。

拖拉机手还说：“你们去问问麻子，他能不能把四十匹马一起套在马车前面？”

其实，拖拉机手早就看见麻子手勒缰绳，骑在他心爱的青鬃马上，待在人圈外面，那颇像是第一次给马车套马时的情形，但他故意要让麻子听见这话。麻子也不得不承认，拖拉机手确实够格在自己面前摆威风。不要说那机器里憋着四十匹马的劲头，光看那红光闪闪夺目的油漆，看那比马车轮大上两三倍的轮子，他心里就有些可怜自己那矮小的马车了。

拖拉机油门一开，机器的确就像憋着很大劲头一样怒吼起来。高竖在车身前的烟筒里突突地喷射出一股股浓烟，那得意劲儿就像这些年里麻子坐在行驶的马车上，手摇着鞭子，嘴里叼着烟头喷着一口口青烟时的样子。看着力大无穷

的拖拉机发动起来，麻子知道马车这个新事物在机村还没有运行十年，就已经是要被淘汰的旧物了。

麻子转过身细心地套好他的马车。他驾着马车，要让所有想坐马车的孩子都坐上来，去跑上一趟。过去，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坐他的马车的。他是一个不太喜欢孩子与女人的家伙。加上那时能坐马车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孩子都没有坐过他的马车。但他驾着马车在村里转了两三圈，马车还是空空荡荡的。那些平常只能爬到停着的马车上蹭蹭屁股的孩子，这会儿都一溜烟地跟着拖拉机跑了。村外的田野里，拖拉机手指挥着人们摘掉了挂在车头后面的车厢，从车厢里卸下一挂有六只铁铧的犁头。熄了一会儿火的拖拉机又突突地喷出了烟圈，拖着那副犁头在地里开了几个来回，就干完了两头牛拉一套犁要一天才能干完的活。村里人跟在拖拉机后面，发出了阵阵惊叹。只有麻子坐在村中空荡荡的广场上，点燃了他的烟斗。

过去，他是太看重、太爱惜他的马车了。早知道这马车并不会使用百年千年，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他真的就用不着这么珍重了。明白了一点时世进步道理的他，铁了心要让孩子们坐坐他的马车。第一天拖拉机从外面开回来时，天已经黑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马套上了。人们还是围在拖拉机旁热热闹闹。他勒着上了套的马，一动不动地端坐在

马车之上。人们一直围着拖拉机转了两三个钟头，才有人意识到他和马车就在旁边。

“看，麻子还套着马车呢！”

“嗨，麻子，你不晓得马车再也没有用处了吗？”

“麻子，你没看见拖拉机吗？”

麻子也不搭腔，他坐在车辕上，点燃了烟斗。

拖拉机的吸引力真是太大了，麻子想补偿一下村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坐一趟马车的心愿都不能实现了。他卸了马具，把马轭和那些复杂的绊索收好，骑着青鬃马上山去了。这一上山，就再也没有下山。还是生产队的干部上山去看他，领导说：“麻子，还是下山吧，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反问：“马怎么就没有用处了？”

“有拖拉机了，有汽车了。”

“那这些马怎么办？”算上拉过车的马，生产队一共有十多匹马，“不是还需要人放马吗？那就是我了。”

第一个马车夫成了机村最后的牧马人。机村人对于那些马、对于麻子都是有感情的。他们专门划出一片牧场，还相帮着在一处泉眼旁边的大树下盖起了一座小屋，那就是牧马人的居所了。时间加快了节奏飞快向前，新人新事不断涌现。同时，牧马人这样的人物就带着一点悲情，隐没于这样的山间了。隔一段时间，麻子从山上下来，领一点粮，买一



点盐，看到人，他那些僵死的麻子之间的活泛肌肉便浮起一点笑意，细眼里闪烁着锐利的光，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当马车被风吹雨淋得显出一副破败之相的时候，他就赶着他的马群下山。每匹马的背上都驮了一些木料，他给马车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窝棚。

机村终于在短短的时间里，把马车和马车夫变成了一个属于过去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在记忆深处，马车还停在广场边一个角落里，连拉过马车的马都在，由马车夫精心地看护着。马和马车夫住在山上划定的那一小块牧场上，游走在现实开始消失、记忆开始生动的那个边缘。

拖拉机上的漆还很鲜亮，那些马就开始老去了。一匹马到了二十岁左右，就相当于人到了六七十岁，所以马是不如人经老的。第一匹马快要咽气的时候，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麻子坐在马头旁边，看见马眼中映出晚霞烧红西天，当通红的霞光消失，星星一颗颗跳上天幕时，他听见马的喉咙里像马车上的绊索断掉一样的声响，然后，马的眼睛闭上了，把满天的星星和整个世界关在它脑子的外边。麻子没有抬头看天，就地挖了一个深坑，半夜里，坑挖好了，他坐下来，抽起了烟斗。身边闪烁着明明灭灭的光芒，马的眼睛却再没有睁开。他熄灭了烟斗，听见在这清冷的夜里，树上、草上所起的浓重露水，正一颗颗顺着那些叶脉勾画的路线滴落在地上，融入深厚而温

暖的土里。深厚的土融入黑夜，比黑夜更幽暗，那些湿漉漉的叶片却颤动着微微的光亮。

他又抽了一斗烟，然后，起身把马尸掀进了深坑。天亮的时候，他已经把地面平整好了。薄雾散尽，红日破空而出，那些伫立在寒夜中的马又开始走动，掀动着鼻翼发出轻轻的嘶鸣。

麻子下山去向生产队报告这匹马的死讯。

“你用什么证明马真的死了？”

他遇到了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埋了？马是集体财产，你凭什么随便处置？皮子、肉都可以变成钱！”

他当然不能说是凭一个骑手、一个车夫对马的疼爱。他因此受了这么深重的委屈，但他什么都不说，就转身上山去了。其实，领导的意思是要先报告了再埋掉，但领导不会直接把这意思说出来，领导也是机村人，不会真拿一匹死马的皮子去卖几个小钱。但领导不说几句狠话，人家都不会以为他像个领导。麻子这个死心眼却深受委屈，一小半是为了自己，一多半还是为了死去的马和将死的马。从此，再有马死去，他也不下山来报告。除了有好心人悄悄上山给他送些日常用度，他自己再也不肯下山了。

这也是一种宿命，在机器成为新生与强大的象征物时，马、马车成了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力量的符号，而麻

子自己，不知不觉间，就成功扮演了最后的骑手与马车夫，最后一个牧马人的形象。他还活着待在牧场上，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

从村子里望上去，总能隐约看到马匹们四散在牧场上的影子。那些影子一年年减少，十年不到，就只剩下三匹马了。最后的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马找不到吃的，又有两匹马倒下了。那一天，麻子为马车搭建的窝棚被雪压塌了。当年最年轻力壮的青鬃马跑下山来，在广场上啾啾嘶鸣。

全村人都知道，麻子死了，青鬃马是报告消息来了。人们上山去，发现他果然已经死去。他安坐在棚屋里，细细的眼睛仍然隙着一道小缝，但里面已经没有了锥子一样锐利的光。

草草处理完麻子的后事，人们再去理会青鬃马时，它却不见了踪迹。直到冬去春来，村里有人声称在某处山野里碰见了它。它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它在饮水还是吃草？答案就有些离奇了：它快得像一道光，人还没有看清楚它就过去了。那你怎么知道它就是青鬃马？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就这样，神秘的青鬃马在人们口中又活了好多个年头，“文化大革命”一来，反封建迷信的声势那么浩大，那匹成为传说的马，也就慢慢被人们忘记了。

（若子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宝刀》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深度和广度，哪个更重要

◎〔美〕丽莎·麦克劳德 ◎陈荣生 编译

专家在生活中就能做得更好吗？

我们以两个年轻的专业人士为例：

甲从高二就开始学编程。上大学后，因为在高中所得到的学分，他被准许免修所有的通识课程。甲一心一意要追求一份好工作，直接进入计算机科学专业，在两年内完成学业，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乙有很多兴趣，带头搞了一个模拟试验小组，在一家餐馆工作，还在一个环境科学研究小组当头头。上大学后，头两年并没有选定专业。最终，他选择了商科，因为这个专业有足够广泛的就业选择。

哪个专业人士更能胜任未来的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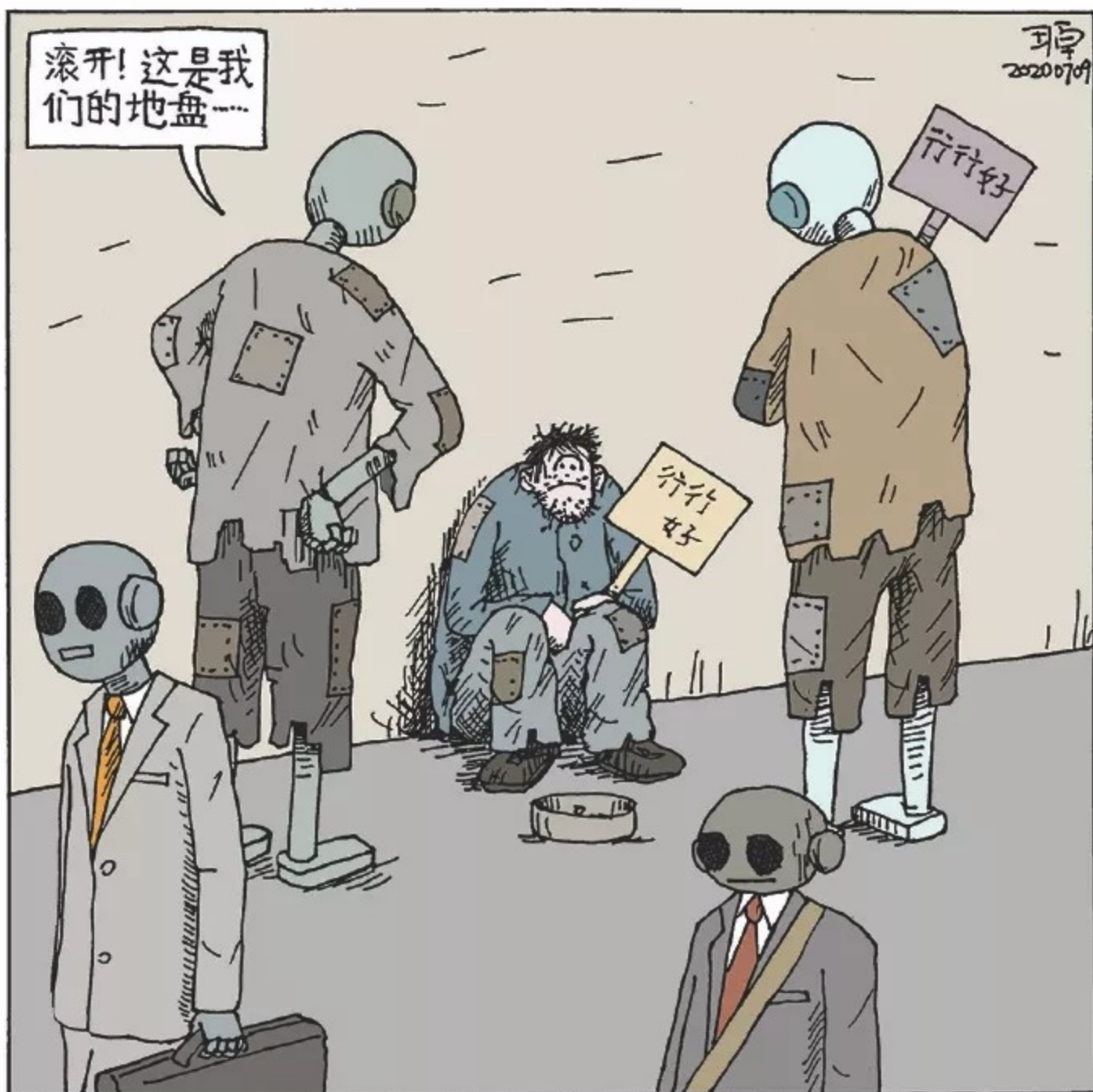
尽管“虎妈”们和许多“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学术顾问会让你相信他们的话，但答案是乙。

作家大卫·爱普斯坦在其新作《范围：通才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中，引用了他对从职业运动员到诺贝尔奖得主等世界顶尖人才的研究结果，来说明为什么早期的专业化是长期成就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事实上，这些取得很大成就的人大多数很晚才找到自己

要走的路；在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之前，他们优游于各种兴趣之间，并涉猎了众多领域。例如，高朋团购的创始人安德鲁·梅森就拥有音乐学学位，史蒂夫·乔布斯认为书法是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之一。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我18岁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甚至到了28岁的



时候我还不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销售经理，我曾在澳大利亚一个偏远的农场待过一段时间，我写过一本幽默的书，我曾离开父母一段时间，我买过一家商业标识公司，我当过只有我一个人的公司的总裁。

在通往领导者的道路上，这些事情都不会被认为是“需要做的事情”，但这些经历就是我今天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它们以无数种我当时无法辨认的细微方式，为我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做出了贡献。

“领英”针对职场中最受欢迎的技能所做的最新研究，也呼应了对多样化技能的需求。排在软技能榜首的是创造力、说服力、协作能力和适应能力。

排名第一的“硬技能”是区块链，尽管其早在2009年已被发明出来。

关于未来的工作将会是什么样子，互联网上众说纷纭。但重点是要记住，所有这些立场都只是观点，没有人确切知道答案。我们所知道的是，对像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等技能的需求是不会消失的。

让年轻人对“选车道”充满焦虑是没有效果的。事实上，它是有害的。

爱普斯坦认为：“思想开阔、经验丰富、视角多元的人会越来越成功。”

所以，如果你读大学一年级的孩子假期回家，告诉你他有多喜欢书法，或者他的哲学课多么有趣，那你就放下下心来，拥抱你的余生了。

（林一摘自《讽刺与幽默》2020年3月6日，王原图）



民法典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

●王 姝

我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从胎儿期到去世后的遗体捐献，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浓缩在民法典里；大到开公司、签合同，小到缴物业费、打离婚官司，人一生的每一个民事行为都与民法典息息相关。

1. 入学就读

上学后，小宇有一次在学校参加球赛当守门员，结果眼睛被球砸伤，他能找踢球的人索要赔偿吗？

A. 不能，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自担风险。

B. 能，伤了人赔医药费天经地义。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2. 路遇不测

上学路上，小宇被楼上掉下的烟灰缸砸伤，但不知是谁扔的，他能直接起诉全楼住户吗？

A. 不能，先由公安等机关调查。

B. 能，找不到谁扔的就由全楼住户共同承担责任。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3. 交通事故

长大后，小宇学会了开车。他驾车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对方逃逸，他紧追对方，没超速、没逼停，对方不慎掉进了沟里，小宇该赔偿损失吗？

A. 该赔，小宇不追赶，对方应该不会掉进沟里。

B. 不该，民事自助行为只要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免责。

答案：B。民法典这样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同时，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但是，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物业纠纷

买房后，小宇忘了缴物业费，结果被停电断水，物业公司有权这么干吗？

A. 有，业主逾期不缴费，物业公司还可起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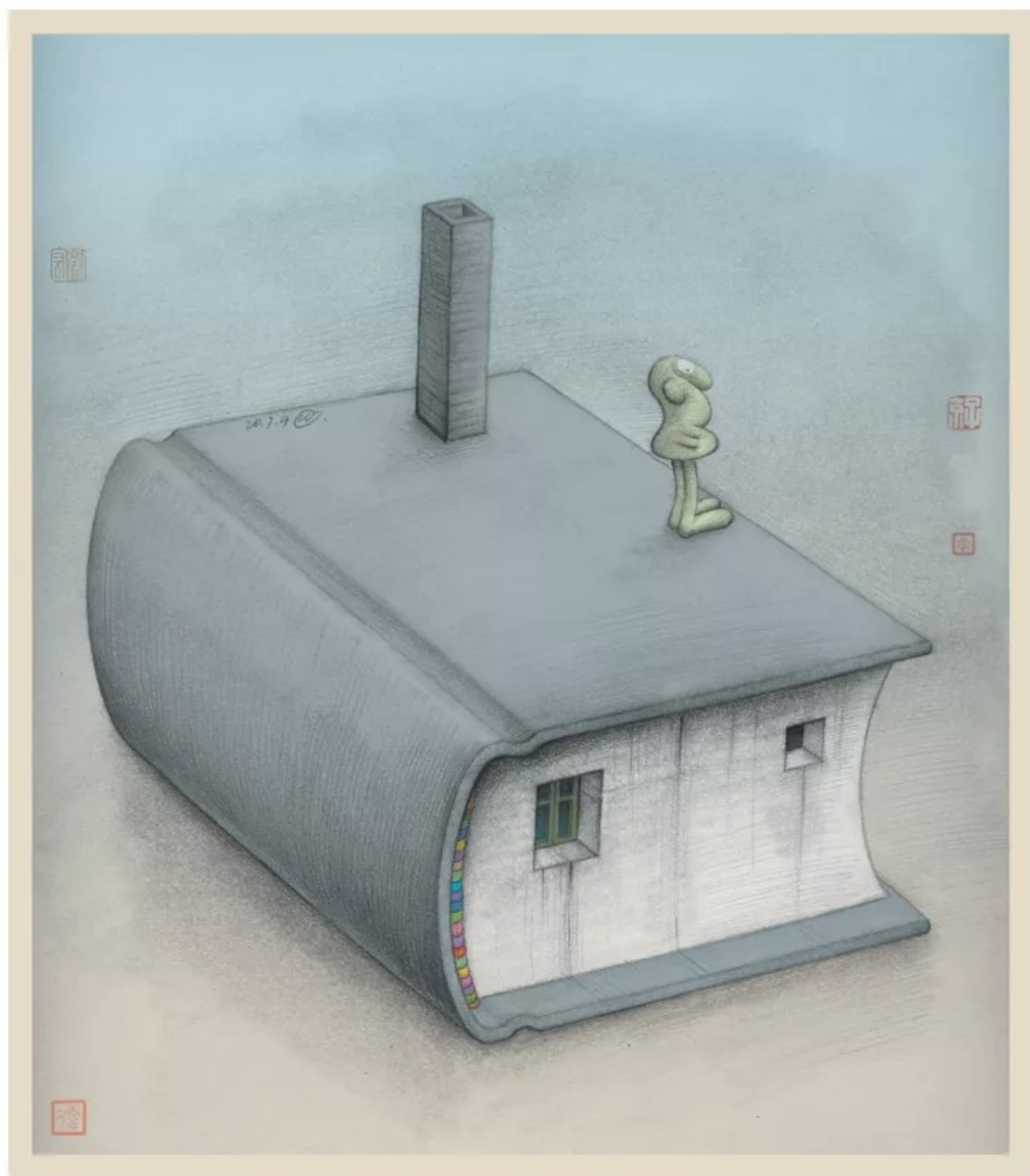
B. 没有，物业不得用停电、停水、停气、停止供暖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答案：B。

5. 隐私泄露

工作时，小宇的手机一直在响，都是垃圾电话和垃圾短信，他能告对方侵犯隐私权吗？

A. 能，私人生活安宁也受隐私权保护。





B. 不能，隐私权是指自己的私密信息。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6. 遭遇侵权

小宇遭遇网络暴力，自己的头像被“AI 换脸”，变成了别人的，这是否属于侵犯肖像权？

A. 不属于，“AI 换脸”不是照片。

B. 属于，“AI 换脸”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侵犯肖像权。

答案：B。民法典这样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7. 收养子女

结婚后，小宇有了一个儿子，又收养了一个孩子，但一直没办手续，他能补办收养手续吗？

A. 能，已有一名子女的也允许收养。

B. 不能，收养人必须满足“无子女”条件。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 30 周岁。

8. 夫妻离婚

小宇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都很着急，是不是备齐手续去趟民政局，就能直接拿到离婚证？

A. 不是，离婚有 30 天冷静期。

B. 是，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很快就能办完离婚手续。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9. 孩子归谁

离婚打官司，争取 10 岁孩子的抚养权。孩子想跟父亲小宇生活，他的想法管用吗？

A. 管用，抚养权纠纷中子女已满 8 周岁的，尊重其真实意愿。

B. 不好说，孩子归谁，法官会根据具体情况判决。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 8 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10. “被负债”

离婚后小宇才知道，前妻私下欠下巨额债务，可一分钱都没花给家里，他要对这些债务负责吗？

A. 要，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B. 不要，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答案：B。民法典这样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11. 留下遗嘱

小宇留下了一份录像遗嘱，画面中只有他一个人，有法律效力吗？

A. 没有，录像遗嘱中必须有见证人的姓名或肖像。

B. 有，录像能证明是本人的真实意愿表达。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12. 捐献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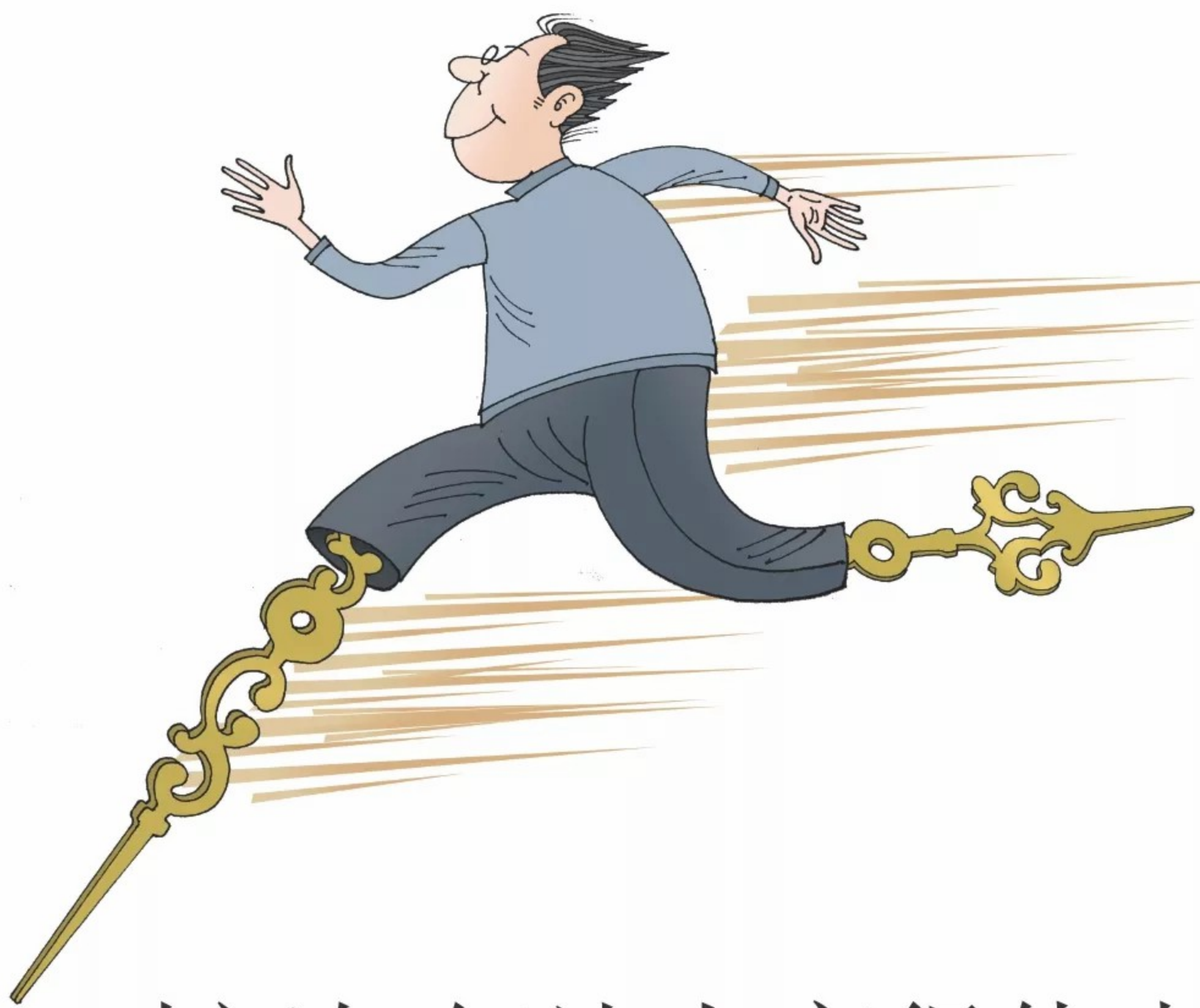
小宇因病去世，生前没说是否捐献遗体，他的子女能否决定捐献遗体？

A. 能，逝者家属有“器官捐献决定权”。

B. 不能，遗体不是遗产，子女没有权利自行处理。

答案：A。民法典这样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印象摘自《新京报》2020 年 5 月 29 日，刘宏图）



时间如何让人变得伟大

◎冯 仑

巴菲特是这个时代大家公认的最会投资的人，很多人都总结过他的投资模式。一是他不会冒险进入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二是他更喜欢长期持有。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曾说，巴菲特像一台学习机器，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时间久了就会了解很多行业，而他所做的投资，也往往因为长期持有而利润翻番。

可见，时间是巴菲特的重要武器，它可以改变一件事的性质。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要求背诵唐诗宋词。提起唐诗，就不得不提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现在我们认为李白和杜甫是不分高下的，但是在唐代，这两位在世的时候，李白在诗坛的地位远远高于杜甫，

而杜甫只是李白的一个小粉丝，在人才济济的唐朝并不起眼。那是什么让杜甫的名气节节攀升，最后成为能和李白齐名的大诗人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时间。

李白成名没花太多时间，他的人和诗体现的都是典型的盛唐气象，一写出来就气势磅礴，就像李白喜欢用剑一样，一下就能刺进人心。但杜甫不是，他出身宦宦世家，读的是儒家经典，兢兢业业、忧国忧民，是大唐王朝尽职尽责的螺丝钉，所以他的作品在唐朝不那么流行，人们对他的印象也一直是个根正苗红的公务员而已。直到宋朝有人重修唐代历史，写成《新唐书》，才把杜甫的地位一提再提。

从杜甫去世到《新唐书》

写成，中间有漫长的290年时间，中国经历了唐末五代之乱，重新回到大一统。盛唐气象不在了，宋朝人更多拥有的是乱世的情感记忆，这样才能深层次地体会到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情感，也更能体会杜甫诗歌里表达的内容。

虽然杜甫生前已经把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了，把要写的诗也写完了，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地改变着、升华着。

如果杜甫的诗本来就不好，那他永远只是唐朝的一颗螺丝钉，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忧国忧民。但他的诗足够好，时间就帮助他，让他的诗传播得更远，也让他自身的缺陷逐渐模糊，只留下“诗人”这一个单纯的属性，逐渐成为我们心中的诗圣。这就是时间的作用，大浪淘沙，让伟大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光。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的本质是好的，时间就能帮上忙。做企业、做产品，首先必须是好企业、好产品，时间才能帮到你，才能让你的产品畅销，才能让你个人、公司的价值提升。

对我们这些还活着、还在折腾的人来说，时间效应究竟体现在哪里？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做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时间，而是麻烦。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些麻烦，回过头来看，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事真的挺有价值。

时间的长短往往能改变事情或者人的价值。有些事情看



起来非常不起眼，重复一两次也不过是个普通动作而已。例如我端着杯子喝水，这本来是个正常行为，如果我连着喝上50个小时，那性质就变了，成了行为艺术，也许能获得几次打赏。如果我这个动作保持5000个小时，那我就站这儿死了、干了，就变成了一座雕塑，没准儿多年之后被挖掘出来成为文物，变成一件艺术品，可以在拍卖会上变现。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谁也不会为了打赏去坚持50个小时，也没有人非要较劲，一直喝5000个小时的水把自己喝死。

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岂止这一件呢？阅读、工作、人际交往，可能每件事我们都在做，但往往是无意识的，没有想过要长年累月地保持一个姿势、一个标准，直到把这件事做好。

据我观察，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王石。他一旦设定某个目标，看似不经意，每天好像也没花太大劲，但由于他专注地聚焦在一件事上，每天都花点时间，最后每一件事都能在所属的领域里做到最好。除了做企业外，比如说登山，他用10多年时间变成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又变成国家级运动健将，最后变成登山协会副主席。之后，他又用了10多年的时间去划赛艇，每天练，然后成为亚洲赛艇协会主席，现在又在全国推广赛艇运动。专注而不是分散地使用时间，实际上是把时间集中在一条线上，让事情连续地朝一个方向积累，这样才能取得常人达不

到的成绩。

阿拉法特也是这样。他做了35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虽然想建立一个国家没有成功，但是他得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尊重。这35年来，他每天都为了这一个目标奋斗，不停地换地方睡觉，哪怕是睡觉都要睁着眼睛，因为这是最安全的办法。正因为这样，他靠熬时间，熬了35年，躲过了无数次暗杀，最后变成一个无可取代的领导者。

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希望它变得伟大，不用刻意去选择惊天动地的事情，你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你准备花多长时间。如果你只想花一年的时间，那你绝对不可能把它做到特别牛的程度。如果你敢在一件事情上赌20年、50年，甚至赌一辈子，那你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在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中，你可能遇到困难，这是正常的。解决困难的一个核心就

是你对未来抱有信心，同时用一切方法去解决眼下的困难，这就叫熬。“熬”是你战胜所有对手最重要的方法。你能熬得住，平凡的机会也会变得伟大。如果你放弃，那一切就成为一个泡影，你的离场等于失去了机会。你不想熬，就变成一个逃兵；舍不得熬，你离机会也就越来越远。

想必大家已经体会到了，时间是可以改变一件事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人生路上用时间投资什么，并且有所收益的话，那就必须在一个方向上连续地进行正向积累，哪怕道路曲折，也得熬到前途光明的时候。

如果你对现状满意，那你也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丰富你的业余生活和人生经历，取得一个平衡。无论怎样，时间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张 愚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扛住就是本事》一书，黎 青图）

新闻与文学

◎余 华

20多年前，我会经常浏览报纸中缝里的内容。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一天我在其中读到一条新闻，说有两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个司机都被撞死了。这是一则新闻稿，但是记者在写完事情之后，又多写了一句话：两辆卡

车迎面相撞的时候，发出的巨大响声使得公路两边树上的麻雀全部震落在地，有些死去，有些昏迷。

假如没有这一笔，这样一件事情很容易被人忘掉，因为这只是新闻。但是有了公路上躺满麻雀这一笔，它就具有了文学性。同样是讲故事，新闻讲的是前面，文学讲的是后面。文学是在新闻之后，甚至很久之后才能够发生的。

（子 规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兰讲座》一书）



为什么宋朝总打败仗

◎谭保罗

宋朝经济强大，却为何总敌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千年之问”。

拿人口来说，按照不同数据，北宋人口最多时超过了1亿，最少时也有3000万的水平。而西夏人口不过300万，辽国到了末代的高峰，总人口也不过900万。换句话说，哪怕西夏和辽国倾国而出，宋朝光靠兵员潜力，也可以轻松击败对手。

而且实际上，西夏和辽国根本没有形成铁杆联盟，宋朝的国防形势并没有那么严峻。那为什么还是打不过呢？

最流行的说法是“重文抑武”，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此武将地位低下，不愿意好好打仗，建立军功。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失去燕云十六州，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北方的地理屏障消失了，国防上很被动；二是失去了养马的宝地——燕云地带，所以没有骑兵，步兵根本打不过北方的铁骑。

我认为，无论“重文抑武”，还是“地理缺陷”，这两个理由都只看到了表面，而不是内

核。宋朝军功不振的真正原因是它的财政出了大问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激励武将和士卒，以数倍于敌国的人口和物资，是绝对不会打不过入侵者的。但若财政出了问题，无法对国民、官僚和军队进行有效激励，那么一个中央集权大国即是一盘散沙，金玉其外。

如果研究宋朝那些大人物的文章和奏折，我们多半会发现，王安石、范仲淹、苏轼这些人经常提到财政问题。特别是王安石，他的大变法基本上就是一次加强中央财力，增加对国民课税效率和强度的中央集权大实践。不过，因为他有着“富国强兵”这种极为“政

治正确”的目的，所以史家对他大唱赞歌。

王安石变法的几个主要政策，从本质上讲，都和财政相关。均输法和市易法，这两个剑指大商人集团垄断的改革措施，的确有一些正面价值。而其他很多措施“出发点很好”，最终却变成了与百姓争利的“恶法”。比如，青苗法本来是通过国有借贷，帮助贫困的农民获得谷物种子，但最后成了基层官员通过高利贷敛财的手段。

保甲法、保马法，是想恢复北朝到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的精髓在于兵农合一，其实就是帮助国家节省军费，因为府兵出征自带装备和干粮。但在南北朝和唐朝初年，国家是





有着对府兵的支付手段的——由于战乱，大量土地闲置，国家可以将土地赏赐给府兵集团。但宋朝人口激增，土地不足。怎么支付？最后，农闲练兵的保甲和供养官马，成了让农民苦不堪言的负担。

显然，以上这些措施最根本的原因都是财政不足。那么，经济如此发达的宋朝为何会财政不足呢？因为，财政供养的人员太多了。

北宋是我国帝制王朝中冗员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朝代。纵向对比每 10 万人供养的官吏数：东汉为 13 人，唐朝为 35 人，明朝为 37 人，一代比一代多。但中间的北宋为 50 人。为什么要养这么多职业官员？

原因很简单，职业官僚集团有两大作用：一是越多的官员，意味着政府的触角不断伸向基层，可以实施很好的民间管控。

二是职业官僚集团缺乏造反能力，因为他们并非长期的产权所有者。他们还可以不断挤占民间财力的积累，加上流官制度，使得国家内部永远不会出现固定的地方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这是皇权永固的保证。职业官僚越多、越无能，就意味着皇帝的绝对安全，哪怕财政命悬一线。

总之，一个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超过敌国 10 倍的国家，却经常赔款，或者根本不愿打仗，背后一定有深刻的原因。

（孤山夜雨摘自《南风窗》2020 年第 11 期，邝 飏图）



毁灭

◎余秋雨

是梅里美吧，还是与他同时的一个欧洲流浪作家，记不清了，在旅行笔记里留下一段经历。

总是瘦马、披风，总是在黄昏时分到达一个村庄，总是问了三家农舍后到第四家才被勉强同意留宿。吃了一顿以马铃薯为主的晚餐后刚刚躺下，就听到村子里奇怪的声音不断。

似乎有人用竹竿从墙外打落一家院子里的果子，农妇在喝阻。又有人爬窗行窃被抓，居然与主人对骂。安静了片刻，又听到急切脚步声，一个在逃，一个在追……

流浪作家感到惊讶的是，始终没有人推门出来，帮助受害者抓贼。在他听来，那些窃

贼并非什么外来大盗，只是一些本地的小流氓。

他长时间地竖着耳朵，想听到一点点除了盗窃者和被窃者的声音，哪怕是几声咳嗽也好。但是，全村一片寂静。

他终于想自己出门，做点儿什么。刚要推门却被一个手掌按住，壮实的房东轻声说：“你不要害我。你一出去，明天他们就来偷我家了！”

三年后，流浪作家又一次路过这个村庄。仍然是瘦马、披风，仍然是黄昏、农舍。但他很快就发现，所有农舍的门都开着，里边空空荡荡。

他急步行走，想找个人问问，但走了两圈杳无人影。他害怕了，牵着瘦马快速离开，投入暮色中的荒原。

村庄废弃了，或者说毁灭了。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资深旅行者，因此可以代表旅行者表述一个感想：任何地方的兴衰玄机，早被我们看在眼里了。不必调查，不必久留，只需几天，甚至一晚，就会有某种预感。

玄机看起来非常琐碎：对一些小小的劣行，是阻止还是听任？对一些明确的是非，是发声还是听任？

当麻木变成习惯，必然惹人生厌。惹人生厌的村庄，即使还有门窗，也已经毁灭。

（六月的雨摘自天地出版社《雨夜短文》一书，〔美〕安德鲁·怀斯图）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

◎ 骆玉明

和子由澠池怀旧

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生命只是一种偶然，万千景象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苏轼二十岁那年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赴京城汴梁应举，经过澠池（今属河南）时，曾寄宿在一座寺庙中。老僧奉闲殷勤招待，兄弟俩在寺壁上题了诗。过了三年，苏轼去陕西任地方官，重又路过澠池，他和苏辙为此作诗唱和，这首《和子由澠池怀旧》成为诗史上的名作。

一种很深的感慨首先是触景而生的：不过几年时间，殷勤好客的老和尚已经离世，埋在一座塔下。他的笑颜、他的声音好像还在眼前，可眼前只有一堆埋骨的土。寺庙也已经破败，看不到兄弟俩当年题在墙壁上的诗。那些诗句还记得很清晰，可眼前只有颓败的土墙。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什么既定目标，因为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受人的意志控制；人生到处会留下一些痕迹，但那些痕迹很快都会消失。也许，

“伟人”会留下许多供人追忆的东西，譬如他的故居，他坐过的椅子，但那也只是做纪念活动的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维持某种陈设，通过这种陈设来解释某一段历史，它和被纪念的人倒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苏轼想：就像鸿雁飞在茫茫的天空中，偶然在雪地上停息，留下一些印迹，而后鸿飞雪化，一切都不复存在。生命只是一种偶然吗？走过的路上那些模糊的印痕，星星点点，似断似连，又能够说明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呢？年轻的苏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感喟。

但不管怎样，人总还是要辛勤地努力吧！当年父子三人走在崤山道上，风雪交加，路途崎岖，蹇驴在颠簸中发出长长的嘶喊。这就是路。如今兄弟俩都考上了进士，从小官做起，跟各样的人打交道，疲惫、厌倦总是难免，但总还要努力走下去，这就是路。

差不多和苏轼同时代，有一位天衣义怀禅师说过一段上堂语（开讲时所说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意思大致是：大雁从天空飞过，影子投在清澈的水面上。但大雁并不是有意要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流也无意留住它的影子。雁飞影过，如此而已。能

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这样去做事，才能行走于纷繁的人世间。

苏轼的诗与天衣义怀的禅语有非常相近之处，有人认为诗意是演绎禅语而成的。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但天衣义怀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苏轼那时还没有到过此地，所以很难说苏轼写诗时受到他的影响。两者的近似，更大可能是出于“不约而同”吧；况且，两者的视角，也还是有些差异的。

天衣义怀的话，根源是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说六祖慧能未出家时于市中贩柴为生，偶然经过一家客舍，听人诵读《金刚经》，听到这一句忽然醒悟，顿萌出家之志。

什么叫“无所住”呢？简单说就是不执着，不受外界变化的支配。你在“异类”（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中行，有人夸你，你就兴高采烈；有人骂你，你就怒气冲冲；今天流行黄色你就一身黄，明天流行黑色你就一身黑……很快你就神魂颠倒、莫名其妙了。

如何又要“生其心”呢？佛教讲万事无常，本心清净，但并不赞成执着于空无——执着于空无也是有所“住”。南宋黄龙祖心宝觉禅师的诗偈说：“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清净的本心不仅对外界仍然有恰当的反应，有自然的喜怒哀乐，这种反应



甚至是更为自如而美妙的。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情与之谐，心与之舞，飘逸之中，欣喜自生。更有“利乐众生，慈悲为怀”，也是一种“生其心”——实际上，慈悲心构成了佛教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基础。

有僧人问赵州老和尚：“像你这样的圣人，死后会到何处？”赵州说：“老僧在汝众人之前入地狱。”问的人感到十分震惊，说：“这如何可能？”赵州毫不迟疑地说：“我若不入地狱，谁在那里等着救度汝等众人？”这就是佛的慈悲，禅者的宏愿。

在苏轼的诗中，“飞鸿雪爪”的比喻从情感上说带有惆怅的意味，不像“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那样表现得洒脱。但在哲理上，它也体现着佛禅的无常观。人世无常，虽然也可以导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若是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在这首诗里，两种情绪同时存在。

正像前面说过的，无奈也罢，旷达也罢，对苏轼来说，这些都不妨碍他在人生道路上总保有努力的积极态度。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能够以超脱的眼光

看待世事的变幻，但作为一个官员，他却始终是正直和富于责任感的。他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大水围城数十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住在城墙上小棚子里，有家不回，以安定民心，终于率士民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任杭州知州时，他为了兴修水利而疏浚西湖，还留下了一条风光绮丽的苏公堤。他绝不会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

苏轼的另一首名作《题西林壁》，也可以放在这里比照来读：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是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年）游庐山时题写于西林寺墙壁上的。当时陪同他游庐山的有东林寺住持常总禅师以及庐山的其他僧人，还有从黄州一起过来的老友、诗僧道潜（法号参寥），所以写诗说禅，正合当时的气氛。

作为诗，光是能够表现某种哲理，未必就是好诗。

在这次游览过程中，苏轼还另外写了一首《赠东林总长老》：“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首诗讲禅宗“无情说法”的道理，意思说自然就是佛性，溪声便在说法，一夜听来，有无限美妙的道理，只是不能告诉别人。

作为一首禅偈，这首诗也有它的好处，但从诗的艺术性



万物带来你的消息 ●徐海蛟

父亲，当人的肉身消失，顺带除去了身体的局限和挂碍，也除去了来自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这人间，我们从此以另一种形式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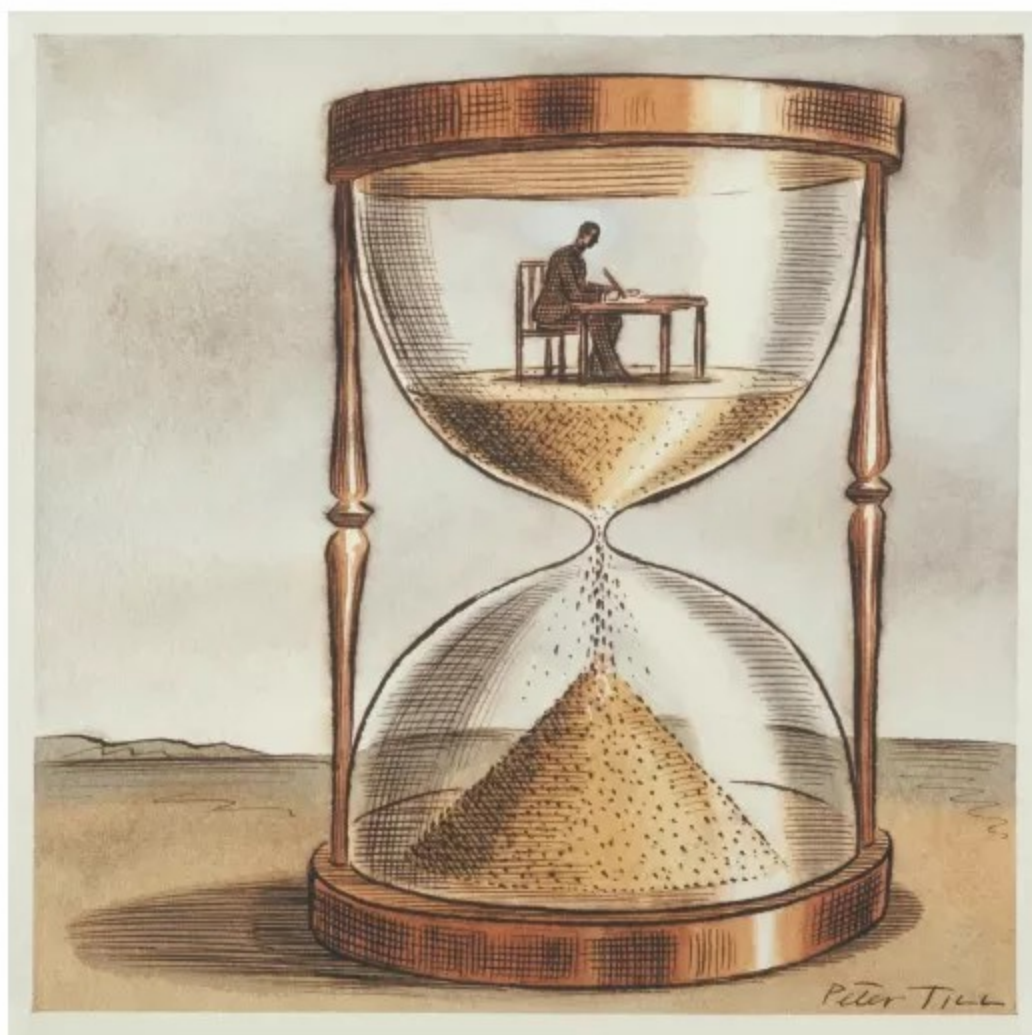
你的味觉赋予我对食物的选择，我喜欢食肉，喜欢麦饼、年糕、面条……父亲，这些都是你喜欢的。每一回吃麦饼，我都要留下一截外围的厚圈，据说这也是你的一贯吃法。

而现在，在一个餐桌上，女儿仍然和我不约而同地将手伸向一盘包子，我们神奇地重复了曾经我和你同时将手伸向一盘馒头的动作。

我走在陌生的城市街头，人群中有一个背影，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喜欢让目光追随一个陌生的背影，直至他消失在黄昏的街角。我相信那一个熟悉的背影或许就是你。

你是我无影无踪的父亲，
你是我无处不在的父亲。 ❀

（徐 来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河都记得》一书）



真诚和真情 ●马 德

写《浮生六记》的沈复，既没有做过官，也没在文坛上传出过什么名声。有一年，他在清廷赴琉球的使团中谋得一个小差事，结果海上风大浪高，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后来，他决定写一写往事，这才有了《浮生六记》。

写完后，手稿辗转几十年，几近遗失。后在苏州的一个小地摊上被人慧眼识见，才有了被刊印并一直流传至今的这本书。

真正的传世文字，大约都是“绝命书”。只因为，此中有着不顾一切的真。

好的艺术也一样，就像凡·高的画，就像尼采的哲学。

由此看来，成功是多么不能强求。由这样的成功看来，对一个追求者来说，真诚和真情是多么重要。 ❀

（海城楼摘自《今晚报》2020年6月11日）

来讲，因为完全是在说理，则未免显得枯燥了些。而《题西林壁》则不同。这首诗字面上只是描写眼前景象，抒发游览的感受，并不直接说道理，让人感觉比较亲切。所以纪昀在《纪批苏文忠公诗》中说它“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其实，就是从说理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也比《赠东林总长老》来得深刻。因为它是启发性的，所以有更丰富的内涵。

禅本来不可说，以诗说禅，妙处在说与不说之间，说多了、说白了就不好。

庐山景象万千，移步换

形，横看、竖看，远看、近看，从高处和低处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才是“庐山真面目”呢？这在庐山中是看不到的，因为人的视角总是会受到当下所在位置的限制。要是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庐山，别人看到的都不对，就形成了偏执，而偏执使你无法认识庐山。

这不仅是说庐山。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世事总是因人成相，而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要想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生陷落在世俗的境遇之中，乍惊

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时空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佛法修持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破执，而破执首先是破“我执”。人心里梗着一个粗重无比的“我”，贪婪、自大、自卑，永远放不下自己，哪怕有再多的聪明，也免不了一叶障目。而一旦破除我执，潜在的真如智慧就得以显现，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境自如，不受迷惑。 ❀

（心 香摘自果麦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诗里特别有禅》一书，曾 仪图）



QQ糖

我老公买了一大堆旺仔QQ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公司开会之前可以拆一袋倒进口罩里，然后在会议过程中慢慢品尝……

撇开

问：撇开身材啊、长相啊这些外在的东西，你内心深处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答：我撇不开。

广告

我永远看不懂国内的汽水广告。差不多都是先来个明星喝上一口，然后“哗”的一下出现一群人开始唱歌跳舞，度数不低的样子。

蝴蝶效应

“什么是蝴蝶效应？”

“就是指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导致你和我在这两句无意义的对话上浪费了10秒钟时间。”

雕

我有个表妹叫周佳，有一次快递小哥给她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雕吗？”

服务

你永远无法料到海底捞会提供什么程度的服务。

朋友从海底捞门口经过，服务小哥过来问：“您好，是准备进来用餐吗？”朋友不好意思地回答：“不是，我路过。”只见小哥拿出对讲机喊了一声：“路过一位！”



学唢呐

楼主：室友要学唢呐，请问什么乐器可以“镇压”他？

回复：压不住的，“乐器之王”不是随便叫的。但是，你可以让他不敢吹。他一吹，你就哭着喊他的名字，他吹你就喊。超不过三次，他绝对不敢在你面前拿出唢呐。

原因

去朋友家做客，大家吃螺蛳粉。

我问：“为什么同样是吃螺蛳粉，在我家闻起来很臭，在你家却没味道？”

朋友：“我家大。”

西餐礼仪

大学舍友要和男神去高级餐厅吃饭，她提前一星期学习各种西餐礼仪，买新衣服，烫头发。

吃完饭回来她一晚上没说话，怎么问她都不说。

后来才听说她吃饭的时候为了表现得优雅，在叫服务员的时候用英语招手喊了一声：

“Taxi（出租车）！”

动筷子

小时候物资匮乏，家里很少吃肉。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老妈炖了整只鸡，我就围着那盆鸡不停地转。老妈：“告诉你，客人不动筷子，你就不能吃，知道吗？”我点头如捣蒜。

可是饭还没吃，客人突然有急事，准备走了。老妈挽留道：“吃了饭再走吧，你看我这都做好了。”我也急忙跟着挽留：“您动动筷子再走啊！”

后来，大家都夸我太懂事了。

惠妹

我有个朋友，名字叫王惠妹，我一直以为她爸妈很喜欢张惠妹，直到我认识了她姐姐——王惠。

为何累

外婆第一次坐我开的车，回来后评价：“开得挺快，就是有点累。”

我问她为什么累。

她说：“念了一路《大悲咒》。”

继续睡

早上小姨和姨父突然造访，我窝在被窝里跟老妈说：“妈，把门带上，我穿衣服起来了。”

走到门口的老妈回来问：“你起来干什么？”

我：“起来吃饭啊。”

老妈：“不许起床，继续睡！饭不够！”

杜甫诗写意

绘画：高云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羌村三首（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江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壬午年冬月畫於南京臥雲居



九日蓝田崔氏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兵车行（节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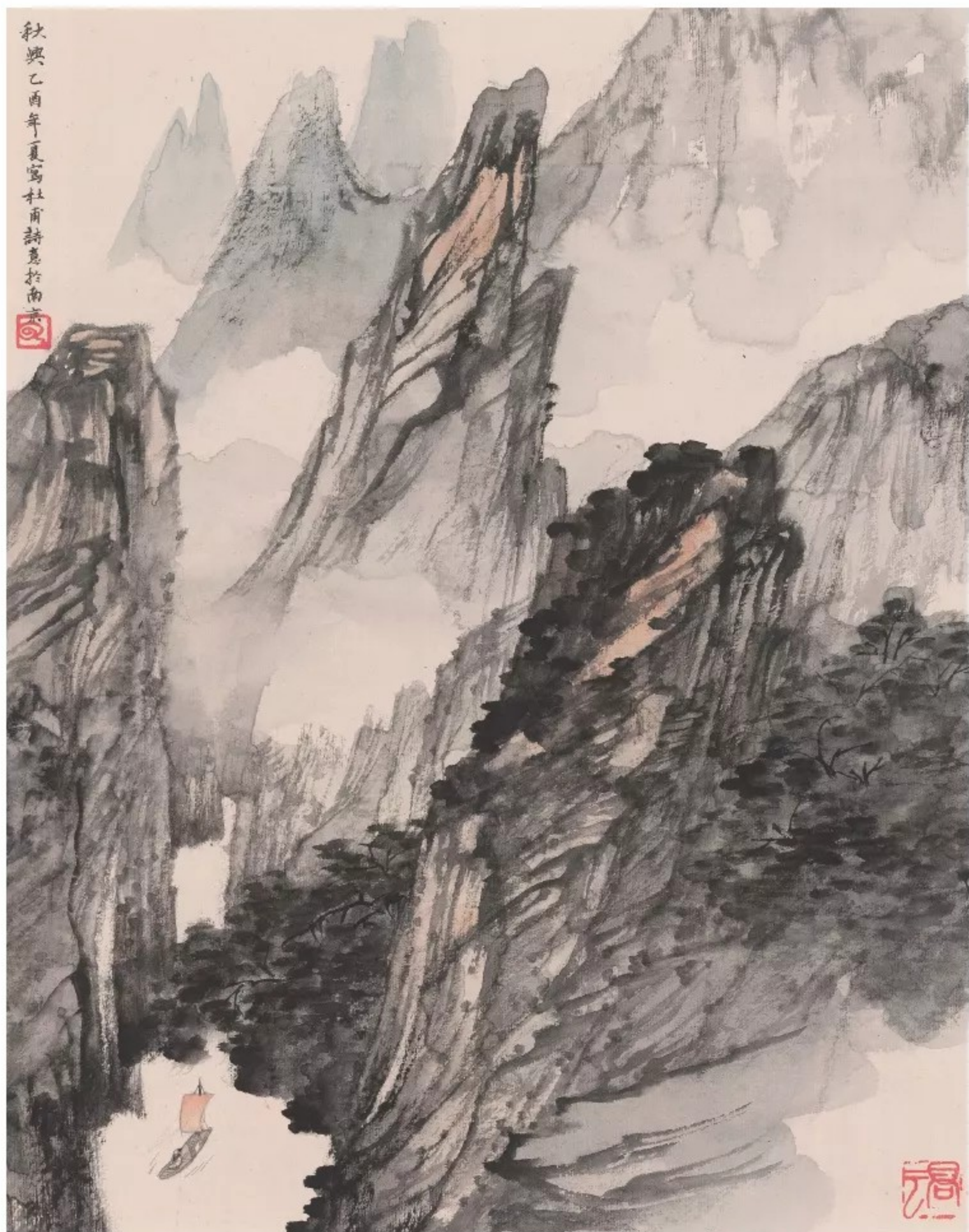
南邻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



佳人（节选）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秋兴八首（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作者简介 高云，1956年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国画学会会长。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全国邮票设计最佳奖。20世纪80年代，与张乐平、贺友直、戴敦邦、刘继卣等同列为“中国连环画十家”。

名画中的故事

——《消暑图》

●王一舸/文

消暑，就是避暑。而相对于避暑，消暑一词更显得有诗意。中国古代绘画中，表现“消暑”这一主题的绘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景物为主，人物往往在山水之间，成为点染的元素。它基本可以归为山水画范畴。另一种是以人物为主，表现画中人物的消暑状态、方式。这是人物画的范畴。

在此，以两位元朝画家的作品各举一例。

前者，以倪瓒《凉亭消暑图》为例。可以看出，画面依然是经典的“倪式构图”——近景远景两分，近景有丛树、土石、小平台和凉亭。除了这些近乎定式的画面元素，出于“消暑”这一主题，当有人物作为“消暑”的主体。所以，很少画人物的倪瓒破例将两个相当小的简笔人物布置在凉亭里，让他们在画中感受山水间的清凉，也让看画的人感受画面里的清凉。

第二种，以刘贯道《消暑图》为例。此画有着“画中画”的意趣。画中主要人物是半躺的主人公，他对面有两个侍女，三人构成一组人物。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后面屏风中所画的人物也在消暑。屏中有一位坐在榻上的高士，对面是两个侍童在煮茶。这不是西方绘画所乐于表现的镜像连续。画中主人公和屏中人物正好相向而对。屏中的高士背后还有一面屏风，画的是山水。如果还画人物，可以想象，这会给人一种“无限循环”的荒诞感。而画家也就是通过画中和屏风中两组人物不同的消暑方式，将“消暑”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传统人物画对“消暑”的体现，这幅画可以说是再巧妙不过了。



凉亭消暑图 倪瓒 元



消暑图 刘贯道 元



疫情的大规模暴发，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过度全球化的风险。正是因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国与国之间大量而频繁的商务、旅游、教育等活动，为病毒的快速扩散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途径。从全球的疫情地图来看，很多疫情重灾区，都是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地区，比如美国的纽约州、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大巴黎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等，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化对疫情的推动。

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全球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封国”。曾经的地球村，现在已经被分割成一个个孤岛。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解封，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与往来，也未必能回到过去的状态。疫情的快速扩散，只是人们对全球化最表层的担忧，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惧，才是这一轮全球化退潮的最大推动力。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负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很多国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实行保护主义，将别国商品拒之门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引发很多国家反击，当时全球贸

易保护主义进入高潮，一方面加剧了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使得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主导的第一轮全球化就此终结，直到“二战”结束之后，第二轮全球化才开始萌芽。

这一次全球经济衰退，不出意外又将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就已经抬头，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之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不仅和中国大打贸易战，连其欧洲盟友也不放过。这一次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衰退，将会使原本已经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上台阶。

除了贸易保护，疫情还让全球重新反思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中国暴发疫情后，由于全球制造业对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很多国家的产业都受到了明显冲击，随着疫情持续升级，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发现本国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是不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而不是过度集中在某些区域？而对于某些关键产业，即使本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从战略角度出发，是不是也应该让部分产业回流本国？如果这些想法最终被越来越

多的国家付诸实践，则意味着全球化将出现更大程度的退潮。

疫情暴发之后，日本公布了一份经济救助计划，其中提到的“改革供应链”尤为引人关注，该方案计划拿出22亿美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在2020年4月初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表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政府应该将相关的回流开支全部费用化，相当于政府为企业搬家买单。

全球化：进或退

◎谢 九





当然，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帮助本国企业回流只是出于政府的想法，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会予以回应还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和苹果公司。过去两年，特朗普多次喊话要求苹果公司将生产线搬回美国，结果，就在2019年6月，中美贸易摩擦最紧张的时候，苹果公司反而将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搬到了中国。

最近几年，关于全球制造业撤离中国的说法早就不是新闻，但实际上，国际资本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转移的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虽然逐渐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仍具优势，产业链集群优势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跨国企业并不愿意仅仅为了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而远离自己最大的销售终端市场。所以，过去几年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造业转移，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牢不可破。

从历史上来看，每当国家陷入危机，政府的权力都会膨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表示，面对经济大萧条，民众只能求助于政府这种权力实体。在大萧条以及随后的“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这一次疫情暴发后，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很多西

方国家政府的权力开始扩大，预计这种趋势短时间之内不会逆转。随着政府对企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在疫情之后可能就会实现。

从公司角度来看，过去跨国公司考虑产业链配置，通常都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但是疫情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战略层面考虑问题。出于分散风险的需求，很多制造业产能可能会流向东南亚、非洲等全球更多地区，甚至回归本土。

最近几年，全球化退潮早就开始暗流涌动，而率先退潮的，正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主导全球化的英国和美国。全球化有利于提高参与国家的整体福利，这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但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全球化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人们可能过于夸大全球化的好处，而忽视了全球化的弊端。

全球化早期的弊端主要体现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什么话语权，所以对于全球化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发达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比如美国就一直认为全球化抢走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饭碗，美国制造业衰落就是全球化的恶果，所以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率先开始了逆全球化。

2016年，英国“脱欧”吹响了这一轮全球化退潮的号角。英国选择“脱欧”，主要就是担心在欧盟一体化的背景

下被拖累，比如欧债和移民问题。很快，美国也开始逐渐退出全球化。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同时还频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协议，“退群”成为特朗普时代的常规操作。和巅峰时期相比，现在的美国对于全球事务的兴趣已经明显下降。

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全球化高潮。19世纪中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站出来主导了第一轮全球化，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一战”结束后，这一轮全球化开始退潮，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基本上终结了这一轮全球化。“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第二轮全球化，全球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特朗普上任后开始执行“美国优先”策略，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也开始退潮。而随着疫情暴发，全球化退潮的趋势更将加速。

对中国来说，第一轮全球化，还只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参与；到了第二轮全球化，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化的红利功不可没；反过来看，如果这一轮全球化开始退潮，中国或将成为遭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

不过从更长远来看，全球化不会就此终结，现在潮落，将来还会再度潮起。 🌸

（清风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7期，勾犇图）

艺术是靠想象和“做梦”完成的，不能画地为牢。作曲家会突发灵感，触摸琴键，把脑海里的音符变成动人的乐曲；画家要把形象涂抹在画布上，占的空间很大，别人也不愿与音响和脏兮兮的颜料搅在一起。艺术家另类、不合群，所以坐不了班。

19世纪前的欧洲情况远非如此。那时的艺术家不仅要“坐班”，还要以奴仆的身份工作。乐师只能在宫廷或教堂里谋一份差事，和宫廷里的仆人、管家、厨子的地位无甚区别。欧洲的身份等级是世袭的，根本无法逾越，就是声名煊赫的巴赫也要像下人一样穿着奴仆制服上班，所写的音乐主题也要由其主人指定，大体是宗教礼拜、宫廷庆典或歌颂

某位贵族。他和海顿、莫扎特都写出了辉煌的音乐，实在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戴着镣铐跳舞。倘若他们不像其他仆人那样坐班，任凭想象力天马行空，一定会为人类奉献出更加优秀的音乐。

莫扎特比其他音乐家还另类，5岁就能演奏出华美的乐曲。他父亲望子成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周游欧洲，为宫廷贵族演出。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贵族对他的琴技叹为观止，幼小的莫扎特被宠坏了，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天分，受雇于任何宫廷都没问题。他错了。在贵族眼里，他永远是个“仆人”，虽然他可以给皇帝演奏，可以坐在皇后的膝盖上撒娇，但人家只是觉得新奇而已。所以，莫扎特不得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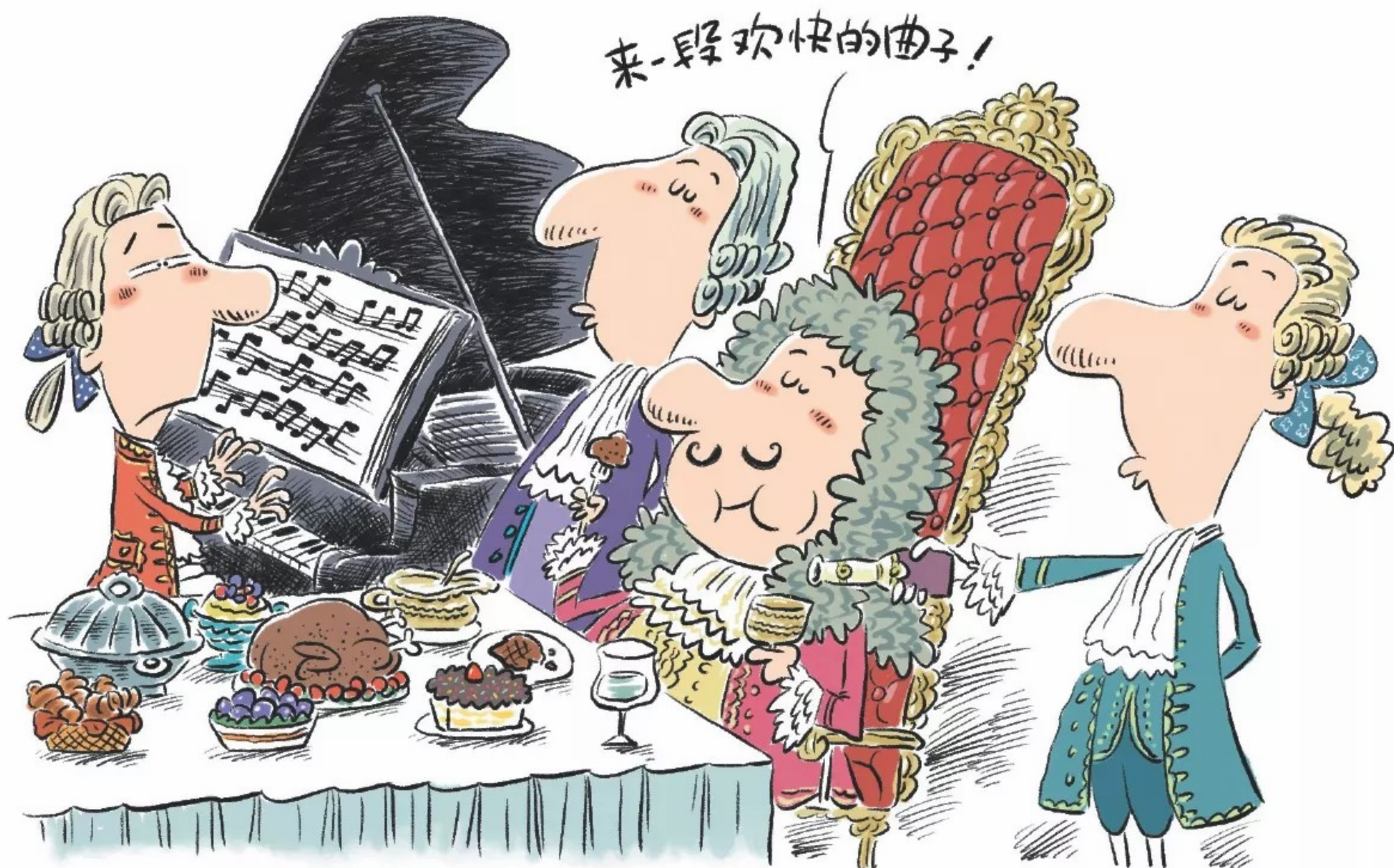
欧洲奔走达10年之久，一是许多宫廷对他只是好奇，二是他怕久留一地会让别人对他的音乐失去兴趣。在意大利时，他迎合斐迪南大公的口味，写了《阿尔巴小夜曲》庆祝大公的婚礼，其实也是希望能让大公永久雇用他。而奥地利皇后劝大公说：“这种人像个乞丐似的满世界跑，会让你的宫廷名誉扫地。”

莫扎特想让自己成为贵族宫廷的座上宾，却永远无法逾越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鸿沟。

莫扎特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放荡不羁的精神世界，但也不能没饭吃。多年巡演生涯结束后，他还得找个固定工作，由于没有宫廷愿意雇他，他只得回到出生地。刚巧一个风琴师去世，他就补了缺。天下贵

“坐班制”与莫扎特的悲剧

◎王秋海





萝卜 于非闇

风格与时尚

◎汪曾祺

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个，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他后

来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于非闇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

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

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

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

被人们欣赏、接受的。

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

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如此，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刀 丛摘自豆瓣网）

族一般黑，萨尔茨堡宫廷大主教卡罗勒多以不屑的态度告诉莫扎特，除了完成宫廷布置的作曲任务，每天都要到宫廷报到坐班。莫扎特散漫惯了，经常不露面，遭到卡罗勒多的痛斥，被骂作无赖。

1780年秋天，德国巴伐利亚宫廷请莫扎特写一部歌剧，莫扎特请了6个星期的假前往慕尼黑。尽管卡罗勒多老大不情愿，但巴伐利亚大公毕竟是公爵，得罪不起，遂勉强同意。11月写完歌剧《伊多梅纽》后，莫扎特的假期快到了，他就照父亲说的把假期理解成从写完歌剧开始算，因为还需要时间和乐队排练。就这样，他一直拖到1781年1月。这时卡罗勒多由于父亲病重，赶往维也纳，无暇顾及莫扎特。直到3月12日，莫扎特才接到大主教的信，让他立

刻从慕尼黑动身前往维也纳与主人见面。莫扎特遭到主子的痛骂和侮辱，让他认清自己奴仆的身份。

5月初，卡罗勒多勒令莫扎特搬出伯爵的宅第，让他另找住所，又在5月9日勒令他立即搭乘马车回萨尔茨堡送文件。莫扎特说时间太短无法成行，大主教就骂他恶棍，并威胁要停发他工钱。

这不啻最后一根稻草，莫扎特当时就说辞职不干了。卡罗勒多听到后大吃一惊，因为他觉得像莫扎特这样一个地位卑下的佣人，能找到一份宫廷乐师的差事已经是万幸，竟然还敢提出辞职。当晚，莫扎特写信给父亲，说辞职的做法令自己心旷神怡，有种莫名的喜悦；又说如果他继续像个奴才似的忍下去，他的健康和心理都会受到莫大的损伤。

终于，大主教同意了莫扎特辞职，从此他就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走上自由之路的艺术家。

不幸的是，在离职后的10年里，由于贫困和欠债，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35岁就英年早逝了。可见当时艺术家不依靠贵族，就只有死于贫困。海顿等艺术家也是这样的境遇，低三下四地做着奴隶。

今天的游客蜂拥至萨尔茨堡瞻仰一幢两层的黄色小楼，那是莫扎特故居。游客不停地拍照留影，以为莫扎特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童年和欢愉时光，殊不知这里是莫扎特最憎恨的地方。他死后也没埋葬在那里，而是与罪犯、流浪汉的尸骨为伍，埋在了维也纳。

（生 烟摘自《北京日报》2020年6月9日，刘 刚图）



法国人的失联权

面对可能存在的一切剥削，法国人总是很早“觉醒”。

2017年伊始，法国心理学家法比恩·马西向“永远在线”的职场文化宣战。马西认为，电子邮件让人们效率低下，且过度侵占人们的私人生活。他计算了一下，发现自己每年在电子邮件上花掉了600小时。

为了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建立一道屏障，马西宣布，下班时间不再看电子邮件，甚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决定周末不再使用智能手机。

单纯统计电子邮件占用的时间，意义还不是很大。关键在于，与刷短视频时相似，大脑会把一封一封的电子邮件信息当作“奖励”，每回复一封，大脑会认为自己完成了一项任务，从而习惯于继续处理下一封。这就会导致有可能一整天我们都盯着邮箱里的邮件，但其实它们既非紧急的事也非重要的事。

邮件无法按照重要性进行区分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回复邮件的语句、格式，以及耗费的检查时间，会大大损耗我们处理真正重要的工作的时间。

即时性的收发邮件任务，打乱了整块的工作时间，导致员工在工作时间区域里，无法集中精神撰文或设计方案，而后者才是有助于绩效评估和个人职业发展的高含金量的工作任务。

长此以往，为了弥补白天损耗的时间，这些员

向『过劳』说不

● 欧吉丧

工会经常性地加班到晚上9点，就为了找到整块的时间集中精力干活儿。

但是弃用电子邮件，真的能让我们不再被工作绑架吗？凡是有境外对接经验的人都知道，因为时差关系，电子邮件最快都要等上半天对方才会回复。

不再使用电子邮件之后，我们似乎找到了更高效的沟通手段——社交通信软件。

不过，法国人是幸运的，他们除了每周最高工作时数仅35小时，还被新的劳动法赋予了“下班关机”的失联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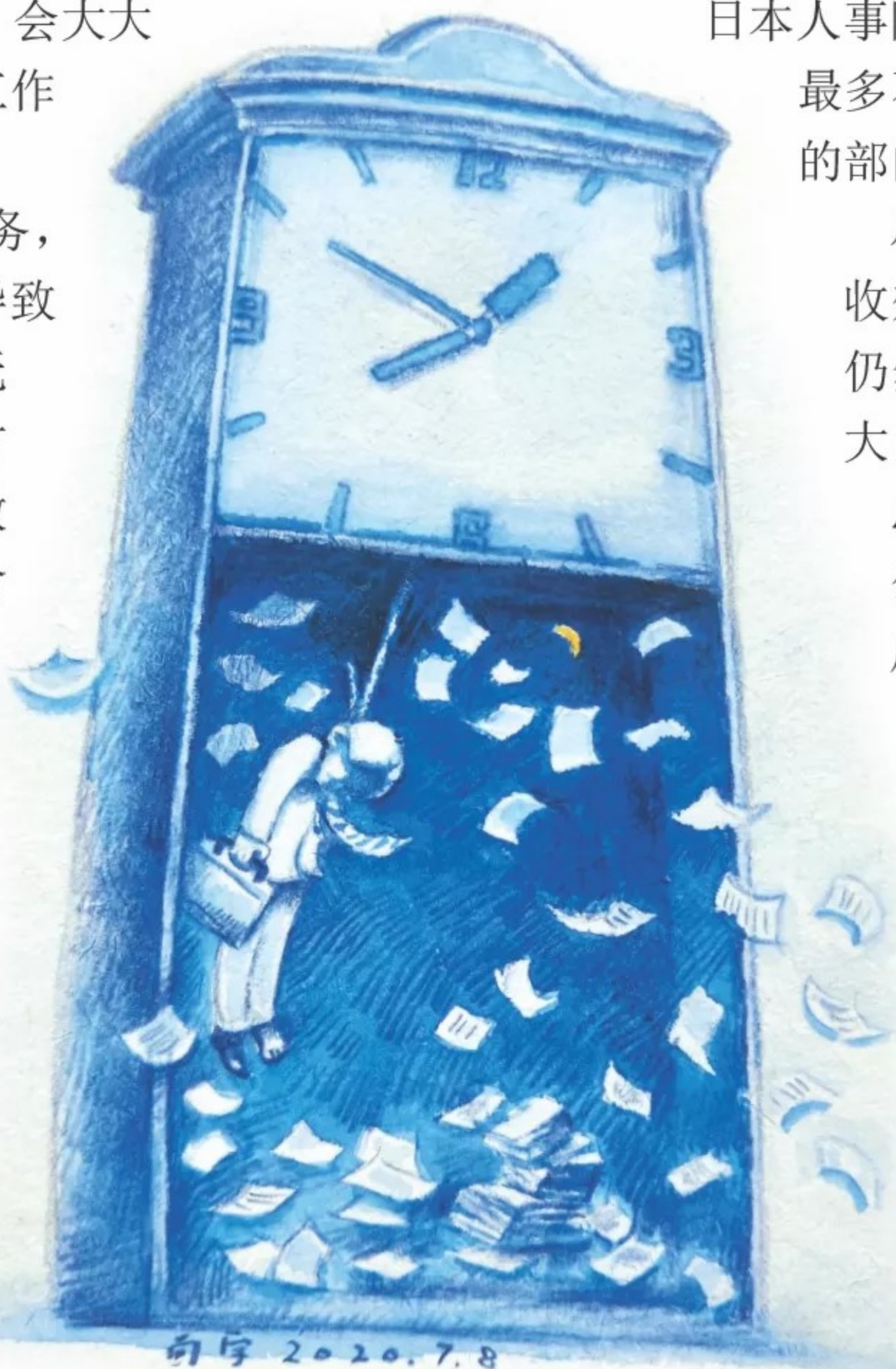
但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社会就是一张细细密密的人情关系网，失联是不可能做到的，连带薪休假、无薪病假都不能失联，能睡够7个小时已经要感恩戴德。

强制日本人下班

2018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为“工作方式”立法，以此限制工作时间。该项法案明确规定，员工每月加班时数不得多于100小时，每年不得多于720小时。不遵守的公司将受到处罚。

日本人事院也建议，公务员加班每年最多不超过360小时，业务量大的部门不得超过720小时。

尽管立法的初衷是好的，可收效不尽如人意，很多工薪族仍然在“自愿加班”。为了让大家都主动谋取“充足休息”的权益，日本Hattori公司发放奖金，鼓励员工在周五下午提前下班——凡是周五下午3点离开公司的员工，就可以获得3000





童年的夏天再热也热不进心里。

——朱德庸

许多夜晚重叠，悄然形成黑暗，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清香。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电影《路边野餐》台词

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凡·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凡·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

——吴冠中

语 丝

房子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使她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

——博尔赫斯

这个世界的麻烦就是傻瓜非常自信，而智者总是充满疑虑。

——罗素

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

——乔治·奥威尔

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

——萧伯纳

有人说过，人生中80%的时间都不过是让自己到场而已。我相信这句话。

——迈克尔·布隆伯格

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他们嘲笑民众落后。

——马克斯·韦伯



日元的红包。

但现实是，这项“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很少有人真正使用。很多员工迫于人情和上下级压力而不敢提前下班。他们认为，除非上司和老板先下班，否则，就算没什么紧急工作，他们也不敢主动下班。

而据实际领取过这个奖励的人说，周五当天他是提前离开公司了，但他在下班时间接到了更多与工作业务相关的电话。

要知道，工作时间的缩短，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少干任何一样活儿。但至少，已经有日本企业想对病态的职场文化宣战——希望员工可以更自主地安排工作，省出时间用来好好生活。

例如，大阪市政府为了缓解公务员的加班状况，引进了一批新电脑，并设置为在员工下班时间的半小时后强制自动关机。如果员工实在需要加班，必须专门申请。

再如，黑科技“下班无人机”，由日本楼宇管理公司大成、电信公司NTT East以及蓝色创新公司共同开发，名为“T-FREND”。此种无人机会为企业自动发出嗡嗡声和音乐声，让员工因为分神无法继续工作，只好“落

荒而逃”。

进入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外界的反馈，这要求从一个人到一家公司、一个机构，都要快速地对不同声音做出反应。为了满足“时时刻刻都有人响应”的需求，美国的YouTurn互联网公司开创性地建立了“第一响应者机制”。

这个机制设置了一个专门在深夜出现网络问题时，负责响应的工作岗位。明确的职能和不同寻常的工作时间，使该岗位的员工可以有针对性地处理深夜的技术需求，同时，公司要给予倒班的员工应得的薪资。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们选择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你可以选择相信“996就是福报”“不努力奋斗何谈收获”，但你同时也要深入内在的欲望，明白自己想要的和必要的，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不因他人言行怀疑自身，对职场PUA（指职场上上级对下级的精神控制——编者注）说“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到“聪明工作不过劳”。



（辛 普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11期，杨向宇图）



刘秀祥和学生们在一起

渡己与渡人

●郑明鸿 陈 婧

今年32岁的刘秀祥是贵州省望谟县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曾是12年前“孝子千里背疯娘上大学”的主人公。

“我初中就知道他的事迹，觉得很神奇，特别崇拜他。”望谟县实验高中高三年级学生韦娟说。因为刘秀祥平易近人，亲近学生，同学们习惯叫他“祥哥”。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刘秀祥于1988年出生在贵州省望谟县的一个小山村，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伤心过度，患上间歇性精神失常。

刘秀祥快乐无忧的童年戛然而止，但命运并没有停止捉弄他。他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和姐姐外出谋生，母亲彻底失去生活能力。

年纪轻，体格小，种不了地，刘秀祥将自家土地转租，租金为每年500斤稻谷，这是他和母亲一年的口粮。

被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刘

秀祥却笃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1995年，7岁的刘秀祥走进学堂。几年的刻苦学习后，小学毕业考试，刘秀祥排名全县第三。

刘秀祥说，那时候乡下没有教育氛围，他却自觉读起了书，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可由于经济原因，刘秀祥没能如愿进入望谟县当时最好的中学。于是他找到一家民办学校，以摸底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免费入学。

“活着不应该让人觉得可怜”

2001年，刘秀祥带着母亲去县城求学。初到县城，没钱租房，刘秀祥用稻草在学校旁的山坡上搭了间棚子。门前空地上挖个坑，架上铁锅，便是厨房。

为了维持生活，放学后，刘秀祥会到县城里捡废品，周末则去打零工。他每周能挣20多元，勉强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2004年，刘秀祥初中毕业，考入安龙县第一中

学。

到安龙求学时，刘秀祥身上只有600多元，那是他暑假期间跟着老乡去遵义修水电站挣来的，但这并不足以支撑他租下一间房屋居住。无奈之下，刘秀祥以每年200元的价格，租下农户家闲置的猪圈当家。猪圈四面通透，刘秀祥就用编织袋挡风。

高中3年，刘秀祥边刻苦读书，边打工赚钱维持生计。2007年，他迎来高考，但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高考前一周，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之压力过大，刘秀祥病倒，最终落榜了。

那段时间，刘秀祥内心满是绝望，甚至想过轻生。但坚强的他不想轻易放弃，他翻看日记，看到自己曾经写下的一句话：“当你抱怨没有鞋穿时，回头一看，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

这句话，让刘秀祥挺了过来。“跟那些孤儿比起来，我至少还有母亲，她虽不能养育我、照顾我，但只要有她在，我就还有家。”刘秀祥说。

他决定再战高考，2007年8月，刘秀祥成功说服一家



刘秀祥带着母亲一起求学



私立学校的校长接收他入校复读。2008年夏天，他成功考入临沂师范学院（现临沂大学）。拿到通知书时，他抱着母亲大哭一场。

通知书到了，学费和路费却让他发愁。窘境之下，刘秀祥决定：“只要能在假期挣够去山东的路费，我就带着母亲去，学校提任何条件、签任何协议我都答应。”

2008年8月，刘秀祥的故事开始被媒体报道，随之而来的还有方方面面的帮助。临沂师范学院为他和母亲提供了临时住处，并为他安排了勤工助学岗位。

入学后，不少热心人和企业都曾找到刘秀祥，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都被他拒绝了。刘秀祥说，一个人活着不应该让人觉得可怜，而应让人觉得可亲 and 可敬。

上大学后，刘秀祥从没停止帮助他人。大学期间，他将部分兼职收入寄回贵州，用以支持初中时捡废品认识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上学。

“教育的关键在于唤醒”

2012年，刘秀祥即将大学毕业，他接到了来自家乡的电话。电话是刘秀祥捡废品时认识的一个妹妹打来的，她告诉刘秀祥，自己不想读书，要准备结婚了。这让刘秀祥觉得震惊且心酸。他决定回家乡教书。

“我想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改变。”刘秀祥说，他想告

诉那些处于贫困和迷惘中的孩子：人生必须有梦想。

回乡后，刘秀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2018年，他被任命为望谟县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曾经拼尽全力守护梦想的刘秀祥，成为一名扶志者。

2015年，刘秀祥主动请缨，接手了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我们这里中考总分是700分，这个班的学生中考最高分是258分，最低分105分。没人认为自己考得上大学。”

接过了烫手山芋，刘秀祥决定先从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刘秀祥到学生家里家访

和树立学生的自信入手。为了拉近和学生的感情，他分批次将班上学生邀请到家中，亲自下厨做饭给大家吃。

3年时间的全方位陪伴，刘秀祥让曾经的差班完成华丽转变。该班47名学生全部考上了大学。“中考258分的那位同学高考成绩是586分，中考105分的那位同学也考上了本科。”刘秀祥说，“我想告诉他们，不要低估梦想的力量，你们的老师就是这么走来的。”

当教师的7年多时间里，刘秀祥每个假期都会到学生家

中家访，了解情况。他骑着摩托车几乎跑遍了望谟县的每一个乡镇，单是摩托车就骑坏了8辆，先后把40多个孩子从打工的地方拉回了校园。

学生杨兴旺曾因家庭原因和缺乏信心不愿上学。“我没来学校的那段时间，祥哥每次都要打电话和我聊很久。”杨兴旺说，祥哥的劝说让他打消了读书无用的念头，“不管压力多大，我都要努力考上理想的学校。”

在刘秀祥看来，教育的关键在于唤醒，“除了唤醒学生，还要唤醒社会的关注”。刘秀祥到各个地方演讲，用自己的事迹鼓励更多人追逐梦想。至今，他已经到各地演讲超过1100场。

“我最初想，能改变一两个人就足够了。但我后来想，我不可能只改变一两个人。我当班主任，一个班50个人，那我就有可能改变50个人。”他笑着说，“可能很多年后，我改变的人是500个、5000个甚至5万个。”

2018年，刘秀祥入选“中国好教师”。“当时很激动，但我只是一个代表，扎根一线和边远地区的老师太多了。”刘秀祥说，“我只是一个幸运者。”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社会的包袱，而且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刘秀祥说，苦难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懂得担当。

（仲 村摘自《半月谈》2020年第6期）



打破

“富不过三代”

魔咒

◎杨佩昌

在地球的那一边，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员大量死亡，企业受到严重摧毁，但如今德国的家族企业比比皆是，百年老店更是随处可见。根据2016年的统计，德国具有200年历史的企业就达837家，超过百年历史的企业已有上千家。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德国家族企业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代是很好的创业者，第二代也有可能守住家业，但无法保证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与前几代人一样具有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家族继承人有能力经营企业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或失去经营能力，该怎么办？

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模式：如果家族的继承人没有经营管理的意愿和能力，那就退

居幕后，做企业的监事会主席，让有能力的人来执掌董事会。例如，德国著名的食品制造集团“欧特家博士”家族的一个儿子，曾在上大学时遭到绑架，当时其家族拿出2100万马克交给绑匪，绑匪释放了他。但因为绑匪施暴过重，他落下了终身残疾，因此，他并没有站在第一线，而是把企业的管理大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德国博世公司的情况就更为典型。创始人罗伯特·博世用一生的时间建起博世工业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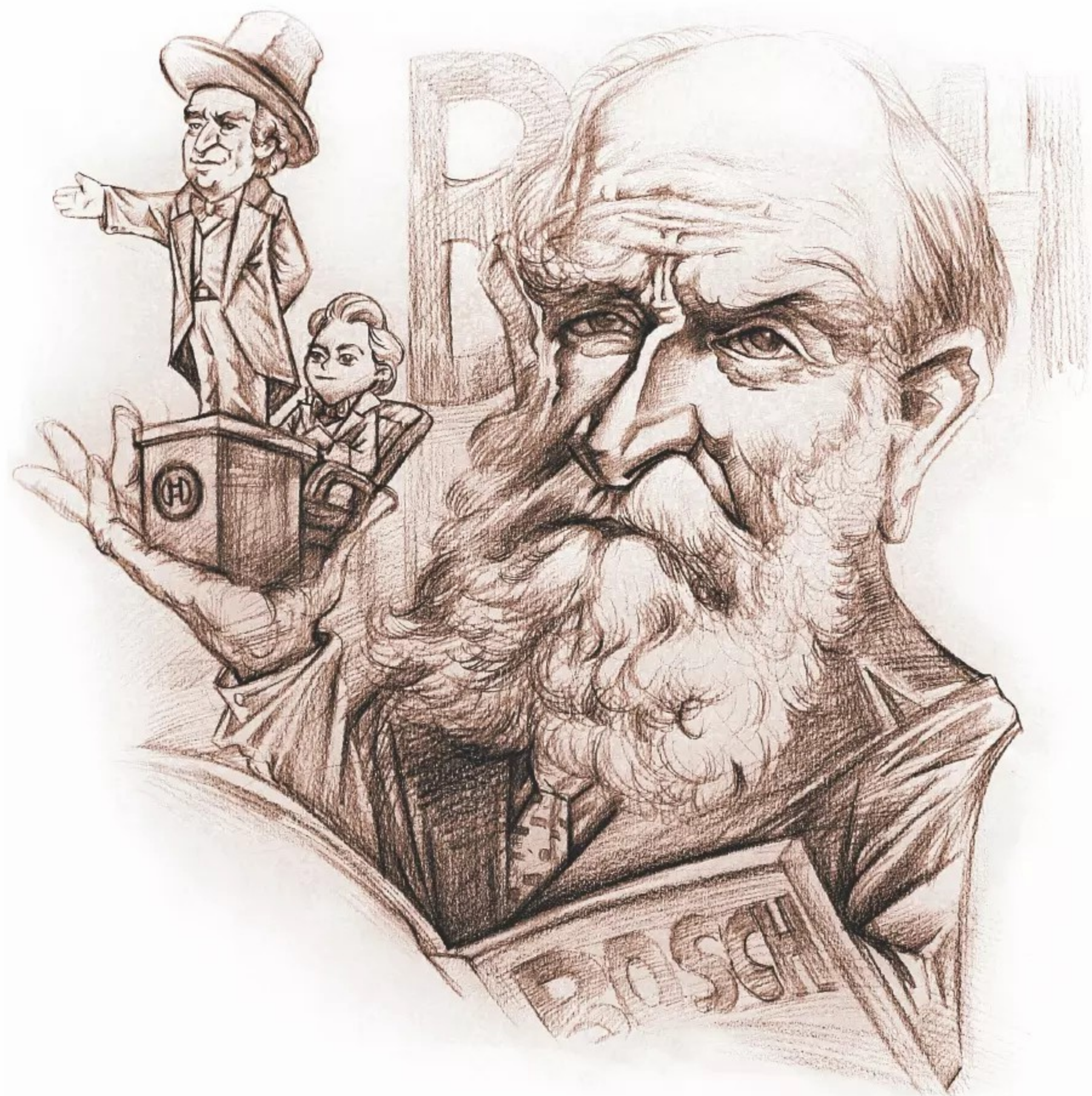
国。他去世前，外部环境是“二战”的风雨飘摇，而他的幼子只有14岁。他面临的问题是，小罗伯特不可能直接接班，必须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来进行管理。如何才能将自己构建的企业精神传承下去呢？

首先，罗伯特组建了一个“委员会”，由他的亲信与好友中的专业人士研究制订一个计划，保障公司的未来。罗伯特·博世去世时，他将财富和公司的未来，一并交给了他最信任的7个人。这7人被认为是最了解罗伯特的想法和心愿的。当年的总经理汉斯·沃尔兹成为博世帝国的掌门人。罗伯特·博世生前为他们如何做决议确立了细致的指导准则。

其次，把单纯的家族企业转变为用现代思维治理的企业，这种转变主要通过资产管理的方式来实现。1964年，非营利的博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后更名为罗伯特·博世基金）收购了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93%的股权，成为绝对的控股大股东，获得了93%的主要投票权。

第三，博世家族拥有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7%的股份，保留了家族对企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

“二战”后，博世家族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任公司领袖的角色，但第二代依然扮演着公司监管者的角色。基本原则是，优秀的家族成员可以进入公司管理层，但他们不会因为是博世的后人而获得特权。至此，博世家族的产业被





一群白额雁跟随着一架由人驾驶的超轻型飞机，从瑞典飞到法国，完成了它们生平的第一次迁徙。白额雁把飞机和驾驶员当作自己的“父母”，而飞机驾驶员将白额雁当作自己的“孩子”。在飞行途中，由于没有座舱阻隔，超轻型飞机的驾驶员伸手就可以触及飞行中的雁，甚至可以将它们揽入怀中。这是法国电影《给我翅膀》（尼古拉·瓦尼埃导演）中的情节。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人物——法国人克里斯提安·穆莱克的真实经历。

穆莱克原本是一个气象学家。工作中他需要经常驾驶超轻型飞机飞翔在欧洲的天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飞行途中遇到了一群正在迁徙的候鸟。然而他发现，由于人类文明给环境带来的剧变，很多候鸟迁徙的路线已经很不合理了。几百年以前适合鸟类落脚



电影《给我翅膀》剧照



电影《给我翅膀》海报

鸟人

◎郁喆隽

的地方变成了城市、工厂或者高速公路……但是鸟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年复一年重复它们祖先的飞行路线，为此它们每次迁徙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穆莱克想要帮助它们，然而失望地发现，候鸟是

从它们的父母那里学到迁徙路线的。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启发，穆莱克突发奇想，想要带领鸟儿飞翔，教会它们一条新的路线。

在电影中，主人公克里斯提安和他的儿子托马斯穿上了棕

色麻布长袍，焦急地在鸟蛋的孵化箱旁边等待，希望出壳的幼鸟第一眼就看见他们，这样才能形成“最初印象”——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人当作自己的父母。等鸟儿长大一点后，他们还用一个铃铛来训练鸟儿的专注力，这样就可以使它们在吵闹的发动机噪音中跟随飞机。托马斯也从一个沉迷手机的少年，变成一个自然爱好者……事实上，美国电影《伴你高飞》表现过类似的主题：失去母亲的小女孩艾米，在父亲的农场中，用滑翔机带领一群野雁飞越了安大略湖。

“自然”在中文里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不人为地干预或干涉。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人类这个物种成为地球表面的绝对霸主之后，自然就不那么“自然”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今的所有自然都是“人化自然”。若不加干预，地球上的物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灭绝。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那么容易接受人类的改造，但至少有一些人迈出了善意的第一步。正如电影最后所说：“土地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而是我们向子孙借的。”

（秋天摘自《书城》2020年第6期）

分为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确定了一个三权分立的构架。这种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符合罗伯特·博世最初的构想。

德国的家族企业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传承问题，归根结

底是其领导者具有前瞻性思维。如果子女没有能力经营，就建立持续发展机制，唯才是举，广纳贤才，疑人不用，用则信之，给经营者最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接班人有能力经营，则把企业精神传递给子

女，让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一代代发扬光大。同时，通过有效的、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把子女打造成真正懂企业、爱企业的接班人。

（张秋伟摘自《羊城晚报》，臧强图）



●王安忆

实，而是有了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何物，而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种偏黄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浅槽，包圆的边。桌面底下，进去些，有一圈立边，边底一圈棱，容易藏灰，需时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条桌腿，每条桌腿上方有一个扁圆形球。年幼时，还上不了桌，我就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用的也是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几十年来，无甚大碍，只是漆色褪了，还有，桌腿上方的扁圆球，半瓣半瓣地碎下来。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后散了架，没了。那桌子，却跟了我分门立户后的十来年，才送给一个朋友，至今还在用。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涂画，剪贴，搭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个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

有一回，在江南乡下，走过河边埠头，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刷洗几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这几幅屏就是床栏上的围屏，镂空的花格子做底，镶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旧，褪成淡红色，想来原先当是油红油亮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才传到这女子手里。她洗刷得仔细又泼辣，将几扇屏横躺进浅水里浸着，用牙刷剔缝和镂空里的垢，然后，用板刷顺木纹哗哗地刷洗。正面洗了再洗反面，这几面屏被洗得近乎透亮。于

茜纱窗下

是，那床的晦昧气息，也一扫而尽，变得明亮起来。

与自己无关的物件，我是不大留心细节的。但有些物件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中学时，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也不是殷



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将我夹住了。因为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个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谨日子里。

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打开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上着锁，里面放钱、票证、户口簿。每当妈妈开这个抽屉的时候，我都求得允许，然后兴冲冲地搬来前边说过的小椅子，踩上去，观赏抽屉里的东西。这具五斗橱于我而言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的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踩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又看见这具橱柜，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小，何至于要踩上椅子才能够到？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糊不清的，镜面已布上一层云翳。

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的。如

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这样的桌子，我们家有两张，一张留在厨房用，一张就放在进门的地方，上面放热水瓶、冷水壶、茶杯、饭锅等杂物。桌肚里放一具樟木箱，这是来到上海后添置的东西，似乎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开始安居上海。它放的不是地方，但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地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忙不迭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从出售抄家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那时候，抄家物资堆积成山，囤放或收藏皆成困难，于是，削价出售。价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语所说：三钿不值两钿。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

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人中间，便跻身而存着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伎，从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与我幼年时在那家资产者客厅里见过的完全不同，它毫无奢靡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无产阶级风格，但包含着开放的生活。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从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激凌。她总是有着一点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田龙华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在京城的一次活动中，我经人介绍结识一名德国女子。她通汉学，尤爱中国的历史人文，对当下备受摧残的古老建筑的痛惜之情，不亚于我们。她说她看过我为抢救津城遗存而主编的《旧城遗韵》，跟着马上问我：“你为什么叫‘旧’，不叫‘老’？”

这个问题使我一怔。

有时一个问题，会逼着你去想，去自省。我感到这个问题里有值得思辨的东西。一时不及细想。我找到自己当初使用这个“旧”字的缘故，便说：“天津人习惯把那古老的城区叫作旧城，我们就沿用了。”

她听罢，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便扭头而去。这个德国女子直来直去，一点也不客气，却叫我由此认真地深思了关于文化的两个重要的字，就是“旧”与“老”。

一件东西，使用久了，变得黯淡、陈旧、褪去光泽，甚

至还会松动、开裂、破损、缺失。我们习惯称之为“旧东西”。按照一种习惯性的潜意识，旧东西是过时的，不受用的，不招人喜欢的。所以旧东西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被扔掉——以旧换新。俗语便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有一种“厌旧”的心理。

这种心理来源于农耕文明。农人们的生活节律是以一年四季为一个周期，所谓春种、夏耕、秋收和冬藏。春天是开头，冬天是结尾。春天里万象更新，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全部

旧与老

●冯骥才

孕育在春天的全新事物里。故此，每逢过年，也就是冬去春来之际，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除旧布新。

于是，旧东西必定在铲除之列。这种厌旧心理根深蒂固地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便成了长久以来农耕文明在文化上缺乏自珍的深刻缘故。到了今天，自然就成了中华大地“建设性破坏”的无形而广泛的基础。这“建设性破坏”——建设是新，破坏是旧，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相对于“旧”，“老”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概

念。

“旧”是物质性的，而且含有贬义，比如陈旧、破旧，等等；“老”却有非物质的一面。老是一种时间的内容，比如老人、老朋友、老房子。时间是一种历史。所以“老”不含贬义，甚至还含着一种记忆，一种情感，一种割舍不得的具有精神价值的内涵。

比方说某件东西是“旧东西”，似乎就是过时的，需要更新的；若说是“老东西”，那就含有历史的成分，应当考察它，认识它，鉴别它，对于有意味的老东西，更要珍惜。

由此往下说，对于一座城，我们说它是“旧城”还是“老城”，不就全然不一样了吗？

旧城，破破烂烂，危房陋屋，又脏又潮，设施简陋，应当拆去；老城，历史悠久，遗存丰厚，风情别具，应当下力气整治和倍加爱惜。这一切不





能克制者始能成事。
——歌德《浮士德》

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虫子被踩后蜷缩起来，这是明智的，它借此减少了重新被踩的概率。用道德的语言说就叫：谦恭。

——尼采《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

一个人总是可以善待他毫不在乎的人。

——王尔德《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

我发现，你无话可说的时

微书摘

候就别说话，在你不知如何回答别人的话的时候就保持沉默，这是生活中一个很好的策略。

——毛姆《寻欢作乐》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关于物理的最有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辰。

——劳伦·克劳斯《一颗原子的时空之旅——从大爆炸到生命诞生的故事》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

——沈从文《边城》

婚姻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四个字：记性要差。

——李洱《应物兄》

一个追求纯净和完美的人，这种人格上的优点在非成熟期非常容易走向的一条歧路，就是不宽容。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爸爸常常告诉我，他曾亲眼看见多少贫穷之家兴起来，多少富贵之家衰下去。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依赖金钱，人应当享受财富，也要随时准备失去财富时应当怎么过日子。

——林语堂《京华烟云》

一个人如果刻意逃避他所惧怕的东西，到头来会发现自己只是抄了条近路去见它。

——托尔金《胡林的儿女》



都与这两个字有关吗？应该说，这两个字代表着两种观念，也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观。

在宁波，一次关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谈话中，我遇到了阮仪三教授。我对阮教授的人品和学养都十分敬重。谈话间，我提出了一个话题，就是“旧城改造”。

因为现在中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人们是喜欢喊口号的，好像没有口号，就没了主心骨。因此常常由于口号偏差，铸成大错，坏了大事。我依照上述的这些思辨，便说：“现在看来，‘旧

城改造’中这个‘旧’字问题很大。一座城，如果说是旧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就拆掉了事；如果换成‘老’字，叫作‘老城’就不同了。老城里边有历史，不能轻易大动干戈。当然，法国人是连‘老城’也不叫的，他们叫‘古城’！”

看来，这个问题在阮仪三教授的脑袋里早有思考。他说：“‘改造’这个词儿也不好。因为‘改造’这两个字一向都是针对不好的事情。怎么能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不好的东西呢？我认为应当把‘改造’

也换了。换成‘老城整治’，或者干脆就叫作‘古城保护’！”

这一席谈话居然把当今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词“旧城改造”给推翻了。而且换上一个词儿，叫作“老城整治”——或者痛痛快快地叫作“古城保护”了。可别小看这几个字的改动，这里边有个“文明的觉醒”的问题。但这只是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关键还在城市的管理者们，有谁赞成这样的改动？



（林 一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巷》一书，陈 曦图）



我的傻瓜时代

◎六神磊磊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征文，我不大想参加，就没好好写。

班主任周老师叫我出去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写呢。

我放空了眼神，露出淡漠又萧索的表情，说：

“我最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没错，我当时居然不要脸地用了“文学”这个词。

周老师默默看着我。我们俩都不高，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在1.7米左右的水平线上互相凝视。忽然他说了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的话你都不听吗？”

我震惊了，如遭雷轰。

是啊，白居易的话，我都不听吗？

有时候，一个老师所提点你的，影响你人生的，就是那么关键的一两句话。

然后我就跑回去，满怀激情写了一篇应征作文，题目现在都记得，叫作“乱云飞渡仍从容”。大意是：现在世界格局风起云涌，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我们要从容旁观，拭目以待，等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打破头，然后一鼓作气直捣黄龙……

交给周老师，他皱皱眉，说：“幼稚了一点。”

稿子他拿走，帮我交了，后来再没有下文。

华丽出手，居然不中，我感到挺没有面子。那时候我可丝毫不相信自己幼稚，哪个高中生会相信自己幼稚呢？当时只觉得，白居易真坑人。

很快，到了大学，我觉得自己又成熟、稳重了几分。

新生报到后，班主任曹老师到我们宿舍聊天，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上铺的家伙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成熟、特别懂事，这样过早地成熟到底好吗？

曹老师看着我们，说，那很好，懂事好啊。

转眼间军训开始了，练队列，踢正步。九月的门头沟，骄阳似火。

一天下午集合，忽然班主任神情郑重，对我们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两架民航客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厦。

大家一片欢呼，集体热烈鼓掌。我也在里面欢呼鼓掌。

班主任还是默默看着我们。我至今都记得他那种眼神，温和但又无奈的眼神，像一个无奈的兄长看着一群野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眼神。

当时，学生们还用一种叫“线上校友录”的东西，我高



中班级的校友录里爆发了一场论战。

准确地说，是一群男生和一个女生的论战。

那个女生在北大，她说你们怎么为恐怖主义叫好？恐怖主义是所有人类的敌人。

男生们说你有病，撞美国佬不是大好事吗？美国佬不是全世界欺负人吗？

我只是旁观，没有参加。我心里想的是：那娘们儿有病，读书读傻了吧？撞死几个美国人，不是挺好吗？

不让敌人先乱起来，我们怎么直捣黄龙呢？

当然，这事很快也过去了。时间流逝，我也不大上校友录了，也不大关注国际新闻。

我开始乱看报纸。就记得《体坛周报》变成了每星期三刊，价格涨到一块五；后来报刊亭里又多了个《新京报》；《参考消息》还是最便宜，记得是七毛钱。

除了报纸，我还漫无目的地读书，读了不少关于唐诗的书，也读了不少盗版书。

幸运的是，有那么一天下午，我读到了《悲惨世界》。

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的二册本，译者李玉民。

我是花两天读完的。那两天里，我感觉整个宿舍都特别明亮，仿佛有一束神奇的光照耀着我。

读完卞汝福主教的故事，再到冉·阿让的故事，到芳汀的故事，再到珂赛特、马吕斯的故事，我震惊不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伟大的书，原来

自己真的是一个贫陋的孩子，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孩子。

那时我也开始理解雨果的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金庸曾经评价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说“这是一本由伟大温厚的心灵写出来的伟大的书”。当我遇到《悲惨世界》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本由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出来的伟大的书。

从前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伟大”和“温厚”为何物。

工作后，我当了一名记者，跑时政和政法新闻，也跑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新闻。我开始见到死亡，甚至大批的死亡。

有一次有座山垮了，掩埋了底下的村落和矿井。民兵们连夜挖遗体，我和他们打好了招呼，他们一挖到就通知我。

大半天之后，一个民兵让我赶快去，说挖到了。我冲上去一看，泥土里露出一只手，向上伸着。有民兵拿住轻轻一拽，就拽起来了，只是半截断手。

于是我只能再等。终于，遇难者遗体被陆续挖出，离奇的是他们都拥挤在一个地方。当地人解释说，这里原是一个豁口，山体垮塌时大家都往这里冲，想逃生，所以都死在了一起。

当时有一名幸存的女村民，她坚持声称自己打通了失踪丈夫的电话，他还活着。

救援人员于是开着挖掘

机，拼命帮她挖。女村民先是一直在旁边指挥，挖这里，挖那里，数个小时一无所获后，她崩溃了，自己跳上挖掘机，抱着机身，说：“我来指，你挖啊，你挖啊！”

没人能让她下来。就这样，挖掘机带着她又挖了至少一个小时，她始终不下来。很多人见证了那一幕。我也在边上，看得暗抹眼泪。

那年我25岁。类似这样的许多事情，让我开始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明白一个生命的离去，对那些爱着他、依靠他的亲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过去我是不大明白的。以前死亡只是云淡风轻的数字，离我很遥远。


多年之后，我又和一个朋友无意间聊起了“9·11”。

他说，事发时自己27岁，正在准备GRE考试，准备去留学。母亲忽然在客厅里叫他快看电视。他跑出来，看到电视里的画面，内心第一个反应是：天啊，那里面的人怎么办呢？

我听了很有感触，说你不愧是大我几岁，我当时只想着“直捣黄龙”。

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年，经历了许多岁月，读了许多的书，遇见许多死亡，才开始学会第一时间去想一个问题：

那里面的人，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秋 树摘自《视野》2020年第10期，黄思思图）



瞧，那个没有“绿码”的人

◎吴晓波

教授与农民夫妻

讲两个故事。

我认识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圈内颇有名气，也写过一些哲学普及作品。在微信刚刚诞生的那几年，他说微信这个玩意儿非常侵占人的时间，现在又有一个叫公众号的怪物横空出世，把所有的知识都碎片化了。

所以他卸载了微信，拒绝阅读公众号。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公开抵制微信，此事在当年轰动一时。

两年后，我在某场合又碰到了这位教授。我问他：“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他很骄傲地说是，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是如今几乎消失的诺基亚键盘机。他说：“我现在最多就用这个东西，绝不上网，绝不用智能手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个星期。当时我乘高铁去上海出差。在检票口，我一边排着长队，一边低头刷新闻。突然，一阵争吵声打断了我。我抬头一看，正是在旁边的检票口，一对夫妻正焦急地和检票员沟通，女人嗓门特别大，脸涨得通红，看上去要哭出来了。

这对夫妻拖着两个略显破旧的大旅行包，黝黑的肤色模糊了他们真实的年龄，后面排队的旅客显得有些不耐烦，检票员则冷冷地说道：

“没有健康码是进不去的。”

原来，这对农民夫妻没有智能手机，也就没法申请健康码，检票员死活不让他们上车。

这个场景让我挺感慨的。我突然想起那位已许久未联系的教授朋友。我不禁担心，如果在疫情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用智能手机，那么他现在很有可能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哲学家的骄傲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彻底击碎。

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人类，农民夫妇和哲学教授，好像被看不见的大海围困在一座岛上，成了同一类人。他们被健康码挡在了

这个世界的门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群体，“科技边缘人”或许是贴切的。

科技边缘人

在媒体语境下，“边缘群体”指的是因经济结构、文化基础等差异，被主流所排斥的群体。正如这对农民夫妻，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失去了使用智能终端的权利。

健康码的出现，把这种不平衡无限地放大。

自高铁站的那一幕，与健康码有关的新闻、旧闻突然集中向我扑来：《老人没有健康码被赶下公交车》《农民工没有健康码进不了小区，跪求保安放行》。

前两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个犯了命案的逃犯来到杭州后，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健康码，既找不到工作，也没办法租到房子，甚至不能去超市购物，最后不得不去派出所自首。

除了农民夫妻，还有山区的孩童、家中的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地成为“科技边缘人”，只能蜷缩在科技之光照不到的阴影里，最后掉进时代的裂缝中。

他们渴望拥抱，但没有选择。

而另一个极端是，哲学教授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归隐。他如此排斥现代科技，其实是在思考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关系的过程中纠结与挣扎。

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隐士，他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他可以拒绝使用智能手机，结果是得不到一个健康码；他也可以拥抱科技的变化，在残酷的商业竞争的底层发现人文精神的善良和悲悯。

现实和精神的滞后性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耕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了工业革命，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信息革命——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用了200多年。



科技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而且它还在每天加速。

凯文·凯利在《必然》中谈到：

“科技是一个生命体，在工程师和使用者的维护下，科技在不断地更新和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从你熟知的形态慢慢进化成让你感到陌生的形态。”

智能终端，包括手机、手环，甚至是未来的眼镜、项链，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人类器官的延伸，我们最终要重新学习如何用手吃饭、写字。

科技生命体以指数级发展的形态，改变了速度、时间和距离的意义，让一切都变得激烈、快速和廉价。

所以“科技边缘人”感到痛苦的根源在于，在科技迅速解构世界的过程中，科技自身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现实和精神却都发展滞后。

对农民夫妻而言，算法、大数据、二维码都是人类发明的，但这些技术仍然存有局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起码，他们尚未同步进入这

个世界。

导致这种不同步的原因，在于科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带来了分配的不均衡。最直观的现实就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根据统计，中国还有1亿人没有智能手机（也有报告称，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只有3.5亿）。

随后，社会制度和规则在这种剧变下匆匆应战。为了满足主流群体的利益，当疫情来临之际，规则粗暴地用统一的健康码将边缘群体拒之门外，而全国的每座城市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则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即便有，复杂的操作流程也等同于一记闷棍，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偏差。

对哲学教授而言，信息智能社会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辨。人文主义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它与现代的商业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冲突。

然而200多年来，人文主义在与商业主义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我们还来不及用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商业主义，这让隐士们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于是，他们用抵触乃至抵制，来表达这种不适感。

科技没有公平与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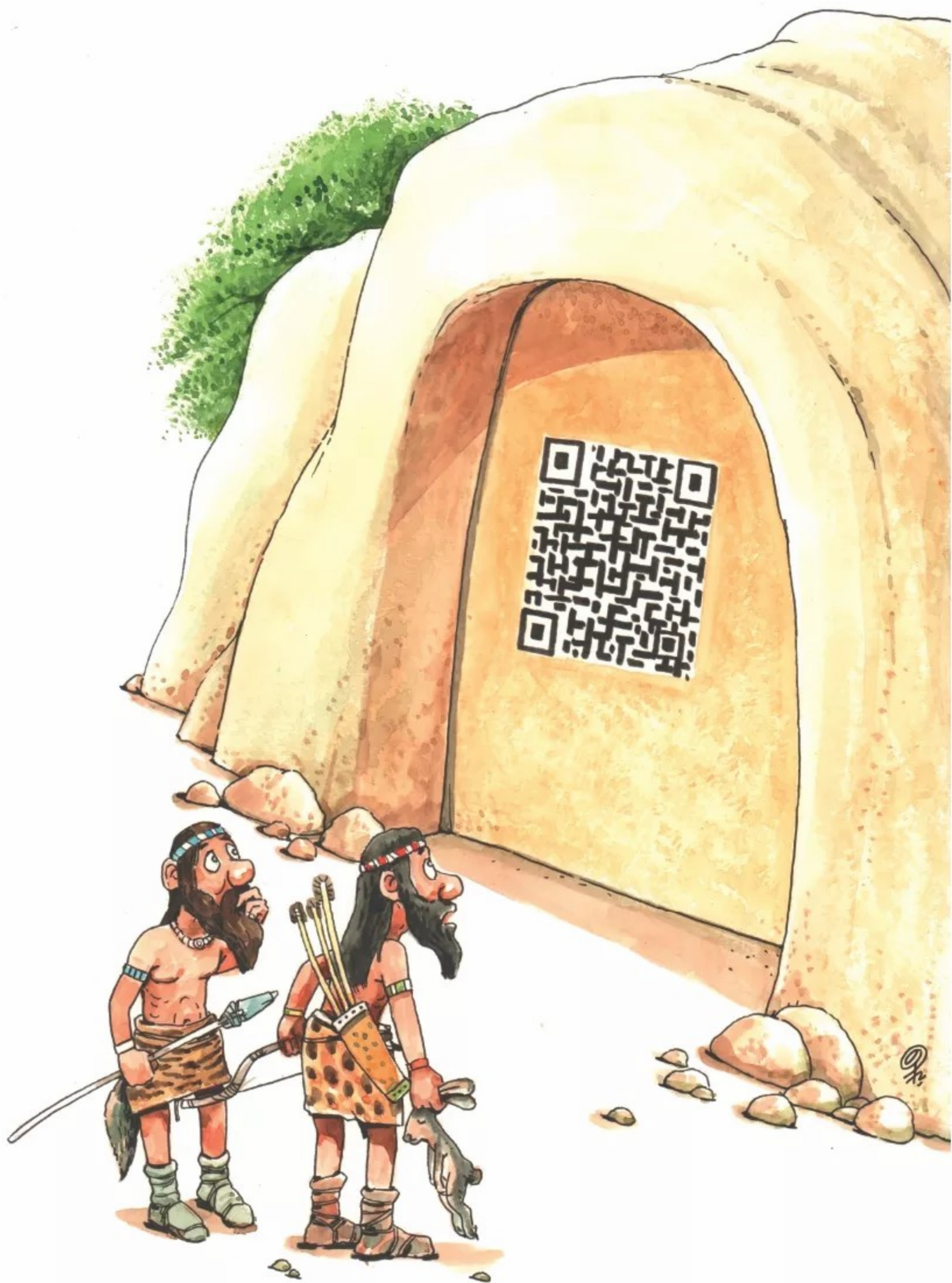
科技本身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它提高的是全社会的平均效率，最终普惠大众。谁都可以去学习，去融合，然后实现进化。

正如我们的长辈，他们刚接触智能手机时满脸不解、好奇和沮丧，但学会操作智能手机后，刷抖音时笑得像个孩子。此刻你会感动，意识到他们多么像牙牙学语的孩童，降临到这个世界时是一无所知的，然后你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成长了，融入了时代和社会。

不公平的是什么？是科技形态尚未成熟时制度和规则的缺陷。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在科技的初级阶段彻底失去了追赶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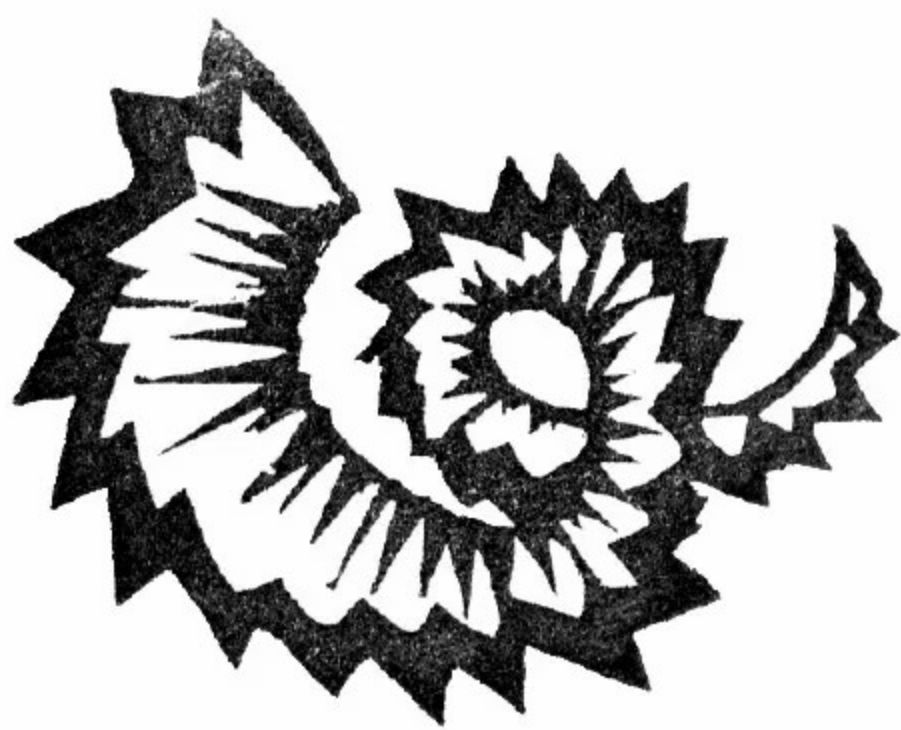
其实那天在高铁站，令我难过的是，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瞧，那个没有‘绿码’的人。”

（池塘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毕力格图）



相较于钢笔和毛笔，我对铅笔情有独钟，可能在下意识里，我在抵抗责任机制……钢笔使用化学制剂的墨水，一旦落笔即无法后悔，无法褪改，因而它的不可更改，有种契约意味。所以钢笔通用于需要担责的场合：一次关乎命运的升学考试，一处需要半生还贷的房产，一个要日日相对、共同承担和分享一切债务与资产的伴侣。而铅笔则不一样，笔头松软，落笔轻柔，想改就改，随时可以推翻重来，让人下笔时肆意得多。

我一直想在作家里找几个例子。J.M.库切这里写了一个：“罗伯特·瓦尔泽早年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但是后来得了手部痉挛，他把它归因于手对钢笔的敌意……因此改用铅笔写作，这对瓦尔泽很重要，他把它戏称为铅笔系统，或铅笔方法。铅笔的意义，绝不止于使用铅笔，当他改用铅笔写作时，字体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他逝世时留下500张纸，上面画满了一行行精致细小的书法艺术符号，字体难辨到被人当成密码。用铅笔书写使瓦尔泽获得了钢笔写作无法提供的东西……像指尖夹着木炭的艺术家，瓦尔泽需要让手稳



定地运动，进入某种心境。‘它使我平静，它使我雀跃……’瓦尔泽的作品，既不是以逻辑写的，也不是以叙事写的，而是以情绪、联想和奇思写的……”

铅笔的可悔品质

◎黎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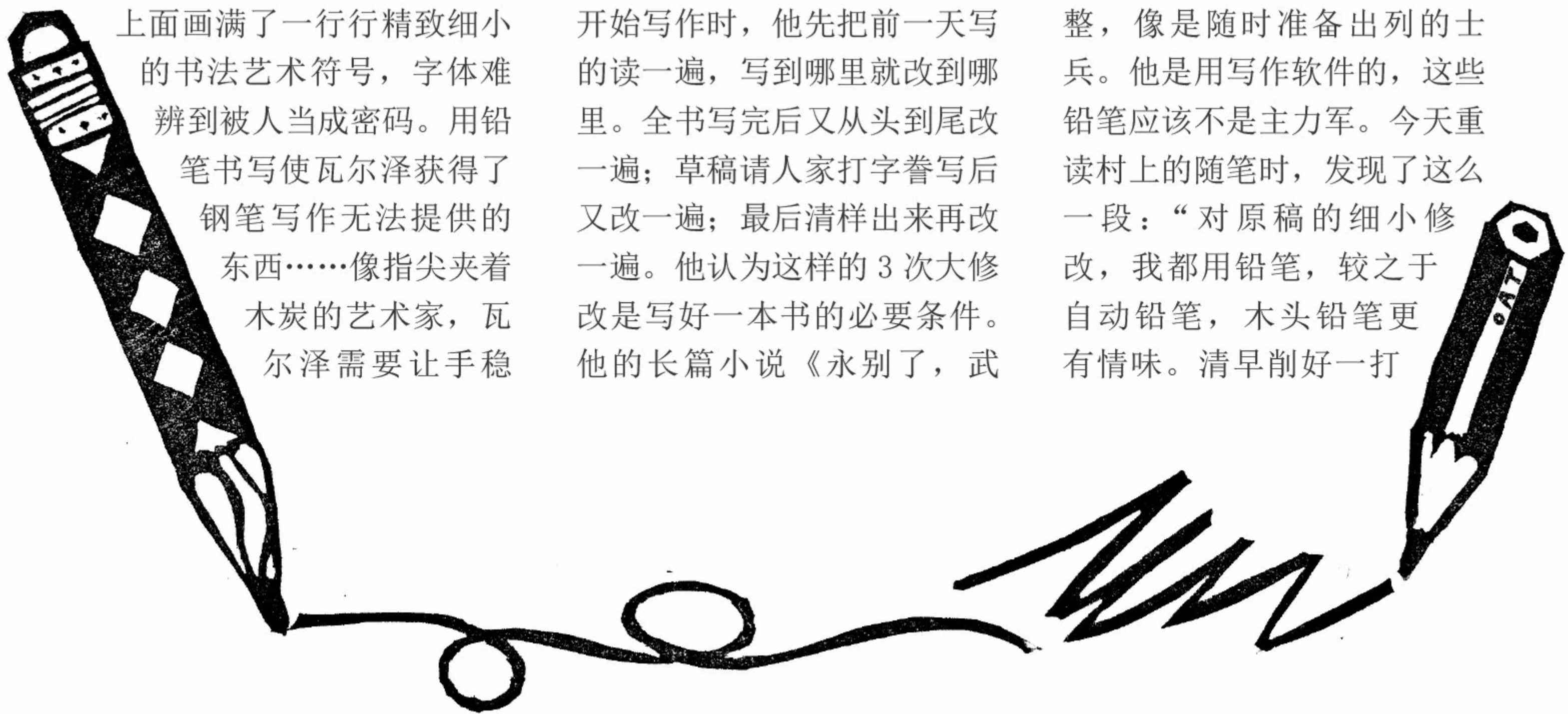
当然，对于铅笔的“可悔”品质，最著名的拥护者莫过于海明威老师了。每天早晨6点半，海明威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到中午12点半。他喜欢用铅笔写作，因为便于修改，最多时一天用了7支铅笔。他酷爱修改，会一直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每天开始写作时，他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写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的3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

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经历了令人崩溃的修改复修改之后，他最终取得了成功。

阿特伍德谈到铅笔：“1.带一支铅笔在飞机上写——水笔会漏。但如果铅笔断了，你没法在飞机上削，因为你不能带小刀。所以，带两支铅笔。2.如果两支铅笔都断了，你可以用金属或玻璃质地的指甲锉大致削一下。”这大概和

铅笔的无悔品质关系不大，而是在特殊场合，即使在飞机这个小小的离地空间里，铅笔也可以满足书写的欲望。

看村上春树展示他的书房，非常明净整洁，文具收拾得条理分明，取物应该很方便。电脑旁，一排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一式一样，排列规整，像是随时准备出列的士兵。他是用写作软件的，这些铅笔应该不是主力军。今天重读村上的随笔时，发现了这么一段：“对原稿的细小修改，我都用铅笔，较之于自动铅笔，木头铅笔更有情味。清早削好一打





正午又是云乡美景，其中展现的力与美让人怎么也看不够，却根本无从描述。可怜的凡人该怎么说起云呢？当你想描述它巨大而发光的圆顶和脊线，阴影呈现的鸿沟、峡谷和边缘浅淡的山涧时，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转瞬即逝的天上群山和下界长久耸立的花岗岩群山一样真实可辨。它们都要经历隆起和消亡，在上帝的日历本上，持续时间的长短毫无意义。我们能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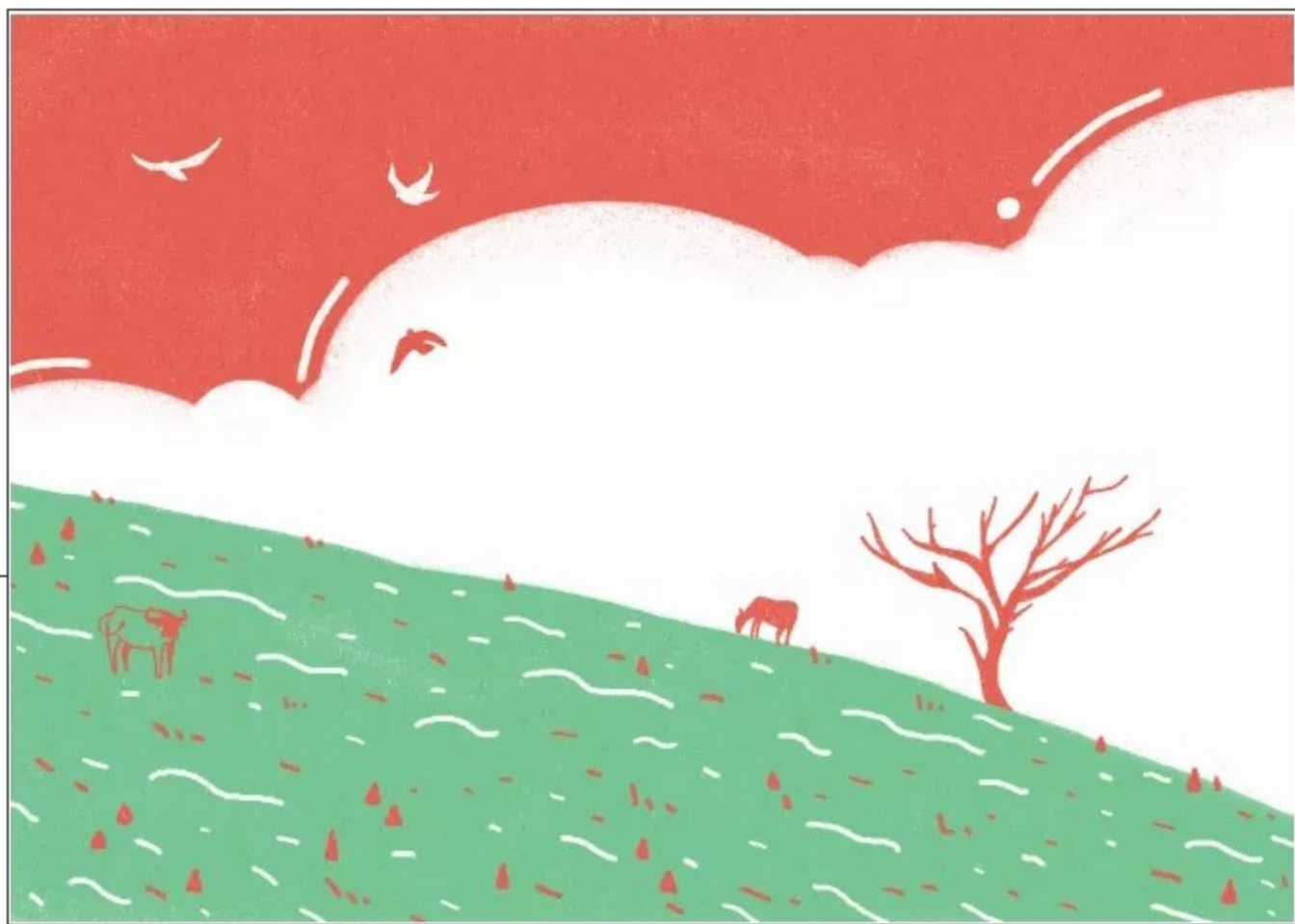
●〔美〕约翰·缪尔

◎刘颖译

做的只有在惊叹中幻想、崇拜、礼赞，这种愉悦难以描摹，即使是面对最见多识广、

最具同理心的朋友也不敢提起。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是固态还是液态、气态，它都不会损失哪怕一粒晶体或蒸汽液滴；它们下沉、消散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以更美的形态出现。我们的工作、职责和影响力等俗务已经生出了诸多烦恼，面对云我们至少可以保持静默，就像石头上的一块地衣。

（一二三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夏日走过山间》一书）



在故乡

●玄武

一生所见，最好的麻雀均在故乡。自在，安然，若无其事，都长着一张在自己家的面孔。

感动于它们叽叽喳喳，对

我趾高气扬的样子。通体褐黄，扑棱棱乱飞。小得像我的卑微之心，只有在故乡能够安放。

在城市也见过肮脏的、灰

黑的，垃圾堆上惊起的麻雀，它们惶然而盲目，没有可栖息的屋檐。每个清晨，在它们惊慌的叫声中醒来，我总努力说服自己，那是来自家乡的雀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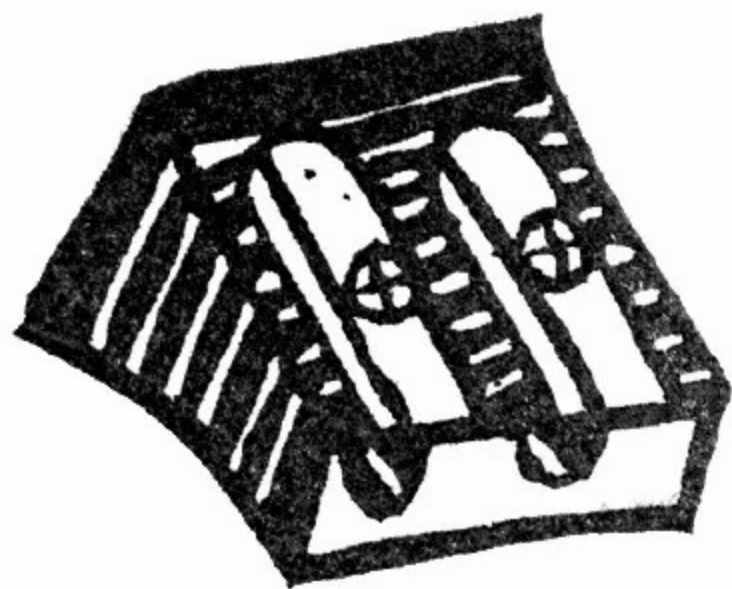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2020年6月2日）

铅笔，整整齐齐排列在威士忌玻璃杯里，依次用下去……”这个铅笔不是硬邦邦的2H，也不是软奄奄的2B，甚至不是一派和气的HB，而是F……F是处于H和HB之间的软硬度，用村上的话说就是：“穿海军领校服的女高中生……”原来“F”就是铅笔中的“软妹子”。

最后，用铅笔写成的传世著作，我能想到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这可能出于资源优势，因为他爸爸是开铅笔厂的。梭罗在图书馆里研读资料书时，也不忘去查询新的石墨研磨方式，以巴伐利亚黏土混

合石墨，生产出更细的石墨粉，改进铅芯质量，并设计出钻机，使铅芯可以插入笔杆，而无须切开木条——他发明了一种新型铅笔。1847年，30岁的梭罗在接受问卷调查时写道：“我是个教师、农夫、漆工、苦力、铅笔制造商、作家……”在人生的路口，在教书、写作、做铅笔之间，梭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有次在逛豆瓣网时，居然看见有人贴出仿制的黑翼铅笔，这是铅笔迷们追捧的一种热门铅笔。它上面有一块与众不同的扁平橡皮，号称世界上最好用的铅笔。在1998年这



种铅笔退市后，黑翼铅笔的粉丝们花40美元才能买到一支。恰克·琼斯（动画角色“兔八哥”的创造人），以及约翰·斯坦贝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费·唐纳薇都是它的粉丝。

（六月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时间的果》一书，张伯涛图）



“小数据”为何如此硬核

◎郭超豪

所谓小数据，并非是站在大数据的对立面，而是指对个人数据全方位的挖掘利用。可以说，小数据是对大数据的有效补充。

在代表作《痛点：挖掘小数据满足用户需求》中，品牌营销专家马丁·林斯特龙有这样的阐释：“大数据连接了千百万的数据点，可以准确地产生相互关系。但是，当人类按照自己的惯例行动时，大数据通常会受到破坏。大数据和小数据是一对合作的舞伴，它们携手追求平衡。”

1

提到玩具，乐高或许是第一个出现在你脑海里的品牌。这家丹麦玩具巨头成立至今已有 88 年，期间历经风雨，甚至在 2004 年一度面临破产风险，而让其转危为安的，居然是一双 11 岁男孩的旧球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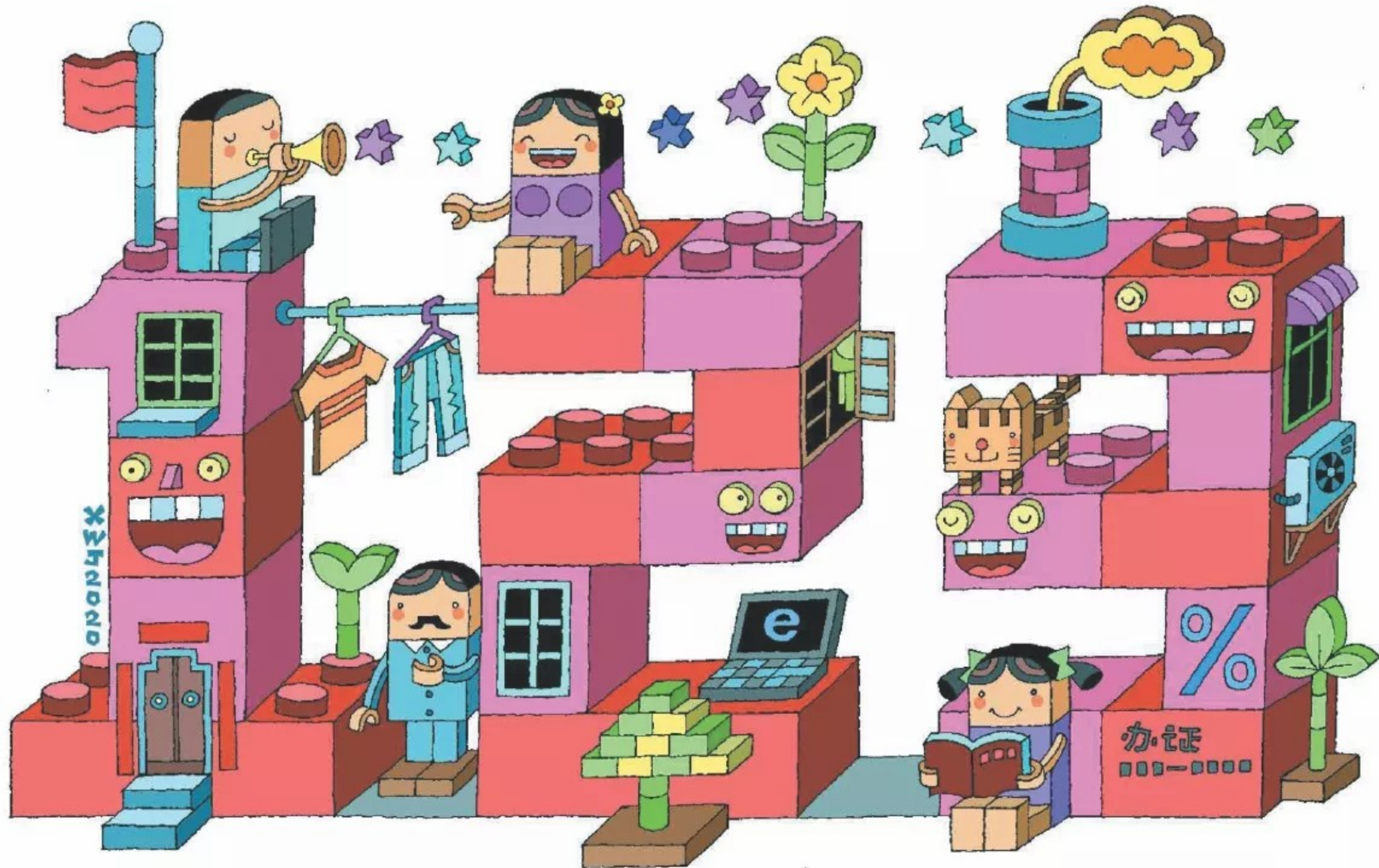
林斯特龙在《痛点》一书中提到，2003 年年初，乐高公司陷入困境，销售额同比下降 30%。2004 年，销售额又下降了 10%。乐高时任 CEO 约恩·维格·克努德斯托普说：“我们一直亏本，都火烧眉毛了。公司还将面临债务违约的危险，很可能破产。”

这家丹麦玩具商怎么突然落到这步田地？这大概要追溯到 1983 年。当时，世界上第一款

掌上游戏《大金刚》上市，在乐高内刊《笨汉汉斯》上掀起了一场辩论。人们最后达成的共识是：雅达利和任天堂这样的游戏平台会风行一时。事实确实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起，乐高开始放下核心产品——积木，转而拿出精力，发展儿童服饰、视频游戏、图书杂志、电视节目和零售商场。同时，考虑到年轻人焦急、冲动和不安的特质，乐高管理层决定开始制造大块积木。

乐高的每一次大数据分析，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未来的几代人会对乐高失去兴趣。乐高要开始研究游戏棒、棍子球、捉迷藏了。那些所谓的数字原住民，就是 1980 年后出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群体——他们没时间，也没耐心玩乐高；他们很快就会才思枯竭，失去讲故事的能力，直至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大部分都由电脑游戏帮他们做了。乐高的每一次研究都表明，时代的强烈需求是即时满足。这是任何积木都无法应付的。面对这样的预测，乐高签下了《哈利·波特》《星球大战》和《巴布工程师》的品牌特许权。乐高削减了产品数量，进入服务水平低下的全球新市场。

不过 2004 年年初，在德国遇见了一名 11





岁男孩后，乐高的理念迎来了巨大的转变。那一天，乐高的管理层发现，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一切都是错的——无论是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孩子，还是孩子们的数字化习惯——包括对压缩时间和瞬时结果的需求。这名 11 岁的德国男孩不仅是乐高迷，还是狂热的滑板爱好者。当被问到最钟爱的东西时，他指了指一双破旧的阿迪达斯运动鞋。他说，这双鞋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金牌，是他的杰作。不仅这样，这双鞋还是一种证明。他把鞋举起来，让屋里的人都能看清。他解释说，鞋子的一面破了，右鞋帮磨坏了，鞋跟也明显磨平了。这双鞋向男孩、男孩的朋友和整个世界表明，他是这个城市里最棒的滑板运动员。



那时，乐高团队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时间压缩和即时满足的理论，似乎毫无根据。他们意识到，孩子们要想在同龄人中获得社会存在感，就要具备一种高超的技能。无论这种技能是什么，只要值得花心思、花精力去做，就别管会花多长时间。对孩子来说，就是付出努力，最后有所呈现——在德国男孩的例子中，就是一双大多数成年人不愿看第二眼的旧鞋。

在这之前，乐高的决策还完全依赖于大数据。然而，最终是不经意的一瞥——一双旧运动鞋——加速了这家公司的转变。从那时起，乐高重新回归核心产品，甚至投入了更多。公司不仅把积木重新设定为标准尺寸，而且开始增加更多小块积木。积木更注重细节，安装手册更精确，游戏挑战更有难度。对用户来说，乐高似乎在召唤人们克服困难，刺激人们掌握技巧。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来之不易的体验——结论是，只有掌握了复杂的预测分析方法，才能达到平均分，只是方法不好掌握。10 年后，在 2014 年上半年，随着《乐高大电影》和相关商品在全球大卖，乐高的销售额上升了 11%，超过 20 亿美元。乐高第一次超越美泰，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在不久前公布的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乐高集团在全球已拥有 570 家品牌零售店，收入约合 400 亿元人民币，依然是玩具领域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2

《痛点》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些欧美国家，当你刚从烘干机里取出一堆干净温暖的衣服时，会被一阵清新的花香或者新鲜橘子、柠檬的果香包围。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广告商和气味专家已经说服他们，与新鲜概念关联的是时令鲜花或柠檬香味。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普遍。因为在美国，洗衣剂中的香味添加剂很重，但味道很淡，不仅不易让人察觉，还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而在东欧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是另一幅图景了。几年前，一家公司在俄罗斯创制了一种花香型洗衣剂，但一开始非常不受欢迎。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林斯特龙发现，俄罗斯消费者与西方人对“新鲜”的概念理解不一样。在俄罗斯，衣服洗完后，通常挂在后院的晾衣绳上。那么，老婆婆们怎么知道，她们的衣服有没有通过“新鲜”测试？她们把鼻子贴近衣服，闻到的味道里有风、纤维、泥土、湿气和零下几十度低温下变硬的衣服纹理。在俄罗斯消费者中，这种香味是最受欢迎的。花香型洗衣剂出现滞销，也是这个原因。花香味不仅无法引起俄罗斯人的情感共鸣，还会让俄罗斯人感到不自然。后来，那家洗衣剂生产商完全去除了产品的花香味并模拟了冷空气、泥土和户外的味道，那款洗衣剂便开始畅销了。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食品行业。在中国，我们往往认为刚生产或者宰杀的食物是最新鲜的，一旦进入冷冻环节就成了“冰鲜”。而根据书中介绍，在法国，“冷冻”却被消费者视为“新鲜”的代名词，就像密封的螺旋盖包装一样。在世界各地，林斯特龙经常让消费者腾空冰箱，然后按照新鲜度放置每一件产品。最新鲜的放在最上层，最不新鲜的放在下层。在美国，许多消费者认为，比刚拌好的沙拉还新鲜的产品中，包括了亨氏番茄酱和好乐门蛋黄酱这些可能已经生产了好几个月的商品。这样令人费解的答案，也带给商家们众多的机遇与挑战。

（月亮狗摘自《文汇报》2020 年 6 月 3 日，肖文津图）

人生过处唯存悔

◎何兆武 口述 ◎Maggie 撰文

我年轻的时候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跟日本打仗。那时候想得很天真，认为抗战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是个美好的世界。后来发现，打仗是胜利了，可是离美好的世界还很远。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颠沛流离，也不愿做亡国奴。16岁那年，北平沦陷了，我回到湖南老家，从岳阳到长沙那一段，坐船要走5天。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这让我想到一个有点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样算是进步？从速度上看，火车更优越；可是坐船不仅欣赏了美景，心情也极好。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

为什么西南联大不大，当时条件又非常差，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答案就是两个字——自由。我在本科到研究生的7年里换过3次专业，读过4个系，那是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也是因为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私人之间也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我做学生的时候，没有统一教材，各个学校教的大不一样，各个老师讲的也不同。国文老师喜欢教哪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文章。

“中国通史”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个班，各有一套自己的内容和理论体系。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

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个王朝都还没讲完。北大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老师照本宣科，还不如播音员抑扬顿挫，学生也不会得到启发。

我亲见亲闻过物理系两位高我一届的才子杨振宁和黄昆谈论爱因斯坦新发表的学术文章，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 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当时我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

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能超越前人，能看出前人的不足反而是一个年轻人所必备的品质。自惭形秽的人，如我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的贡献，一个是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梁启超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郭沫若在自传里也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胡适作为一个

宣传家宣传新文化，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先驱，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功绩是伟大的。

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堂兄从沈阳来北平玩，19日父亲下班回来，进门就对堂兄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了，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



何兆武

1936年秋天，我上高一，9月18日9点18分，日本军队故意挑这个时间开进北平城，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在北平城里耀武扬威。大队坦克车从新华门的前面开过去，那时候柏油路不太好，我放学回家看见坦克轧过的痕迹清楚极了，今天还历历在目。

做亡国奴的心情不好受。留在敌占区的同学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大家一个字母都不学，开始全班都是零分。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敌伪下令全北平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

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很少。很多年纪比我大一点青年学生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很优秀，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挺辉煌。有一位前辈叫沈崇海，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八一三”事变时，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舰“出云”号，26岁就殉国了。

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日本投降，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罢课，听到这个消息异常高兴。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并不能完全自主，不得不跟着环境、跟着条件走。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年轻人下乡五六年、七八年，把青春都荒废了。所以“文革”导致一代人的文化缺失，接不上气。

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却没有在这个领域做出多大贡献，反而拿了个“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自己要负点责任，环境也要负责任。我从30多岁到60多岁在历史研究所，应该是最能出成果的时间。不过，那时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

我们这一代已经“报废”了，现在是青年人的时代了。我老了，不会用电脑，你们说的智能手机、微信我更不懂。我还是老一辈人的习惯，只能看书看报、看印出来的东西。我读

的书、听的音乐都是古典的，我的欣赏水平到19世纪为止，现代化的东西接受不了，没有那个基础训练。我不太了解现在青年人的想法，我身体不好，不出门了，跟青年接触很少，等于是与世隔绝了。

时代永远向前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人。人总是要被时代抛弃的，总会有赶不上的一天。



年轻时的何兆武

小时候，我家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和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三个人。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是真正的下层人民，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

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和掌柜的聊天。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卢梭《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同样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这个阶级压迫那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压迫这个阶级。这就好比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理想的不可实现就把它一笔勾销，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也不要过于天真，把什么都想得太简单，不然就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我和好友王浩曾在昆明翠湖边谈了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我当时正在看一本写歌德的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这个世界和人生，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

（小诗摘自《时尚先生 Esquire》）



后疫情时代的消费

◎李神喵

开始我们都以为，因为疫情在家濒临憋疯的人们解禁后会疯狂撒钱，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好一段日子，但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8.07万亿元，同比增加1.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增加4012亿元——我们等来的，竟然是报复性储蓄。

发明“报复性消费”这个词的学者单正平，曾复盘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几次报复性消费潮：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刚结束物资短缺的中国人开始大肆吃喝；二是20世纪90年代，压抑许久又有了点钱的人们催生了服务业的繁荣；三是刚进入21世纪，长期挤宿舍苦等单位分房的人们一窝蜂开始买房；四是北京奥运会后，富起来的老牌单车大国开始集中追

求开私家车的出行体验。

报复性消费潮首先离不开全社会经济水平的突飞猛进这一物质基础，同时更需要有超越实际需求的情绪化消费作为心理驱动。

如让·鲍德里亚所言，“饱暖思淫欲”的使用价值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蠢蠢欲动和“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追求。过去人们报复性消费，是因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花钱吃喝玩乐和买车买房，都包含着“阔起来”的自我证明。

意思是，我买大奔，不是因为别的车不能“奔”，而是因为我买得起大奔——在这段汹涌的变革期，消费产品的符号意义更为明显。

消费放大了欲望、阶级差异和攀比心理，但也刺激了生

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初的美国烟草广告费尽心思把女人骗去买烟，无意间助长了女性的独立和平权意识；可口可乐和耐克的热血广告片，有时真能激励年轻人去勇敢打拼，挑战自己。

自由经济理论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相信，消费并不一定只会带来追逐奢靡的愚蠢轻浮，人总会慢慢产生更高级的需求。事实证明这个预测有点道理。

然而，消费主义营造的世界级拜物教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众多焦虑的根源。我拥有，然后想要更多；我拥有的不如隔壁老王多，然后想比他多；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比老王多了，发现楼上老李比我和老王加在一起还多——这是我们缓解焦虑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焦虑

的原因，因此我们一直无法快乐。

我们试





弟子问：“什么是人生的大幸？”

智者说：“人生的大幸是，该生时生，该死时死。”

弟子问：“死亡，是人最大的不幸吗？”

智者说：“不！该死之时死不了，才是最大的不幸。”

对于生死问题，道家的观点是：该生时生，该死时死，天福也；该生时不生，该死时不死，天罚也。生死由命，不应刻意强求。

有钱人最关心的是生病和死亡，想尽办法延长自己的寿命；穷乡僻壤的穷苦人家反而比较像道家，将生死看得很淡。

小时候，乡下家家户户都很穷，谁也不敢随便到都市的医院去看病，生怕借来的医药



最大的不幸

◎蔡志忠

费几年也还不完。

老人知道自己年岁到了，会告诉大儿子说：“该是走的时候啦，替我准备后事。”

于是大儿子将大厅的两扇

大门拆下，置于两条长板凳上，摆在大厅右侧，当作老人家的临时床铺。再买来棺材放在大厅左侧，然后联系出嫁的女儿和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回家，聆听老人家的遗言和准备后事。

我四岁左右，听邻居小孩说某某老伯死了，好奇地去偷看时，发现他所说的老伯竟然还会讲话，吓得落荒而逃。

我一生中，除了感冒、牙痛外从没生过病，也没上过医院。在我死之前我也不会去医院。因为我不认为躺在医院靠高科技设备维持生命，叫作活着。

（秋水长天摘自现代出版社《自然箫声的微笑：〈庄子〉解密》一书，蔡志忠图）

图在诗和远方里寻找答案，结果让诗和远方也变成了消费的对象。

于是，生于黄金时代、看着西方社会打赢冷战走向巅峰的恰克·帕拉尼克在《搏击俱乐部》里怒吼：“广告诱惑我们买车子、衣服，于是我们拼命工作，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危机，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

然后你猜怎么着？世界大战来了，经济危机也来了。疫情带来的死亡与恐慌并不亚于一场真刀真枪的热战，疫情制造的经济动荡影响远超 1929 年的大萧条。89 岁的巴菲特

经历过 5 次美股“熔断”，其中 4 次发生在 2020 年 3 月；同一时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巴菲特的同龄人被医院放弃治疗，以便将医疗资源用于救助年轻人。

最近几个月乃至未来的几年里，人类将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从有到无。生命、健康、亲人、爱人、财富、事业……种种构成正常生活的元素，在疫情面前都显得摇摇欲坠。很多东西跟空气一样，平时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一旦没了便生死攸关。

消费主义和消费当然会继续存在，但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消费将趋向务实与纯粹，人们将更深刻地意识到：消费不能指挥生活，生活要指挥消

费。消费主义会受到更严肃的诘问，以便为精打细算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货币形态从沉重的贵金属变成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屏幕上的数字，这种演化在不断削弱我们对金钱的基本尊重——它或许正在被疫情重新唤醒。

当我们更理性地对待每一笔支出，更慎重地考量每一件心动的商品是否有必要买回家时，商品的生产者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琢磨消费者的需求，严格把关质量和体验，消费才会真正迎来升级，并向它本质的功能回归——让生活更美好，而非更浮夸。

（云 谁摘自《新周刊》2020 年第 11 期）



喝开水

● 韩少功

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的感觉。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水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壤，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也绝不会用生水待客。烧一壶开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15

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虽然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的概率一定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袭。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致“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们的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著名文学著作《十日谈》的产生，据说就始于一群男女藏入佛罗

伦萨的乡间别墅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

中国人热爱喝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

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古英语中的 chaa 以及现代英语中的 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的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的早发明10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瓿”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

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烧烤饮食的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烤一下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药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了。在先秦和西汉，中国就有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匱要略》等著作，更使中国医学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



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相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成为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19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并且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放血疗法下被活活治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求人——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也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一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

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被很多现代人无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已。

不过，福祸相依，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口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由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出现像欧洲15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那样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丧失了欧洲16世纪以后推进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的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欲主义、战祸连绵等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乱和不寒而栗。17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荡荡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肉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6000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个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鞑小马”。

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1亿多再次暴增到3亿多（有一说是4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时，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皇帝，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就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兴，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19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繁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余娟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熟悉的陌生人》一书，李小光图）

那是1992年，由于家境清贫，高中未毕业就辍学做了一年代课老师的我随民工潮南下到了广州。10月，我进入广州白云区一家相当不错的台资鞋厂。特别有幸的是，工厂有一个职工图书馆，每天下班我都去那里花一个小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再回到宿舍做些笔记。后来，我开始写稿并投到企业的内部月刊上，几乎每个月都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费。领到稿费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工厂天桥下的书报亭买一本《读者》，那是我每一期都不想错过的刊物。

2010年，我在《读者》上读到了琴台的《大器》（该文为《读者》2010年第13期卷首语——编者注）。

匠人选中做小提琴的木料，需要经历多年的风雨洗礼，后又得两年烘干，然后在黢黑的、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静默四到五年，才能走向红尘，向世人倾诉《梁祝》的哀怨、《梅花三弄》的凄美、《十面埋伏》的激扬、《二泉映月》的婉转……

那年冬天，我付全款在老家县城买了第一套房子。家里经济非常拮据，我借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在电脑上每天坚持用有道词典学习英语发音，阅读有道课堂的英语资料。

日子在阅读、上课、温习的循环中充实而过。

2014年3月，因为我可以用英语对话，被一家孟加拉的企业聘请。那时我还没有完全走出失败的婚姻，我独自背上行囊去了孟加拉一家叫PAPELLA的鞋厂上班。整个工厂除了我和一个印度人，所有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都是孟加拉人，每天下班后说上几句中

进攻，一会儿大腿上就被我抓得一片红；房间里那老掉牙的空调发出衰老的呻吟。我索性钻进蚊帐，拿出手机上网，累了就迷迷糊糊睡去。白天无精打采，整个人疲惫不堪。怎么办？我问自己，是回国还是留下？想想那可观的工资，想想那些多年来阅读过的《读者》

上的励志故事，想想世上有多少人处境比我艰难，仍然勇敢地生活着，我的心底就蓦然涌起一股力量。是的，我必须留下来，但我得想办法充实我的业余时间。我请当地的同事吉哈德带我去电信公司开通一个月90多元的无限流量包，然后用电脑连通手机热点，由此我开始阅读中山大学主编的汉语言文学本科教材，碰到不懂的知识就在自考群请教学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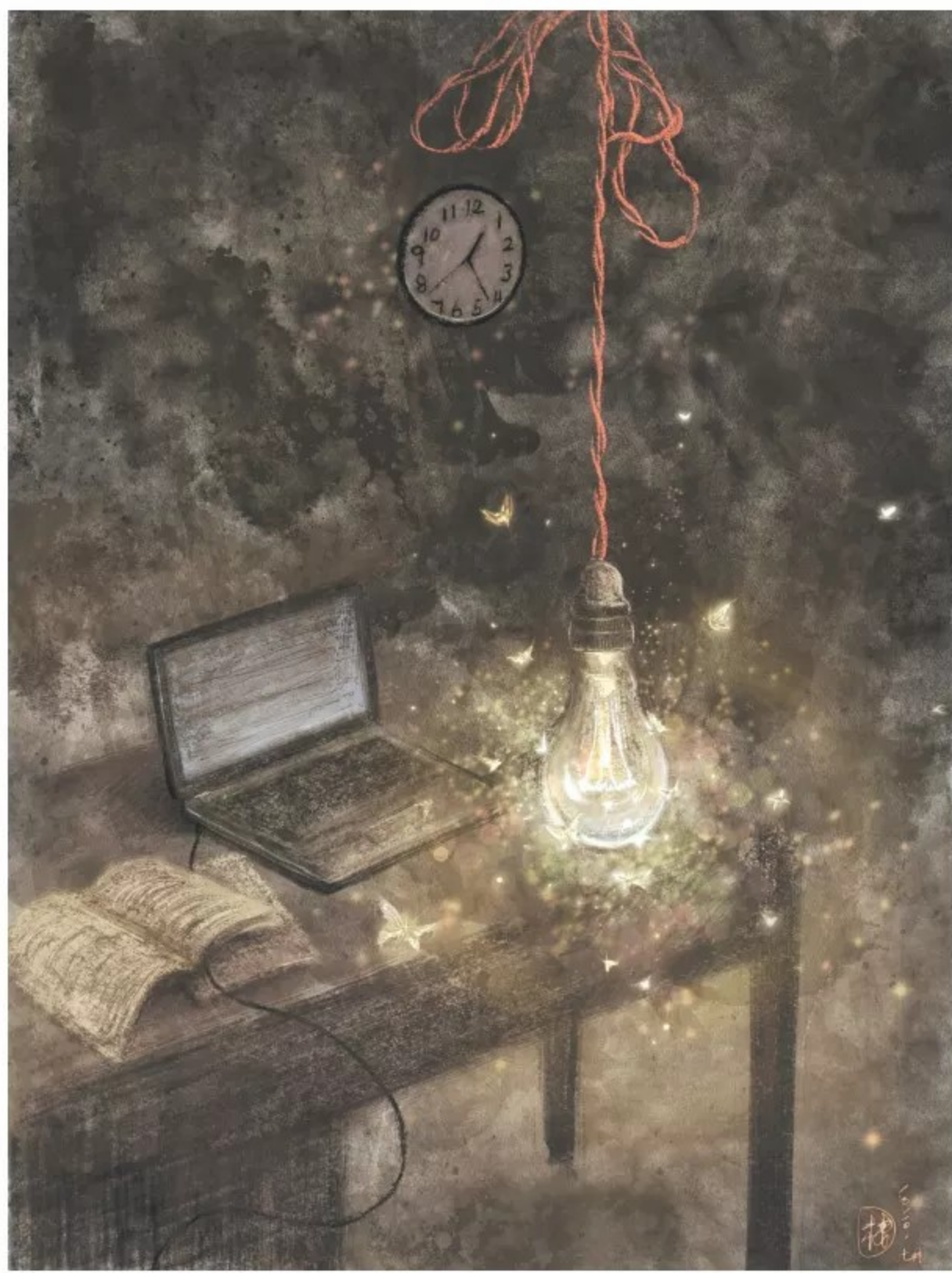
感谢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是阅读充实了我，从而坚定了我留在那儿工作的决心。我也因此进入了有规律的生活状态。每日下班用过

晚餐，我先去阳台浇花，再爬上楼顶，眺望远处稀疏昏黄的路灯和夜雾笼罩的异国城市，然后回到二楼开始阅读。

2015年，我45岁，有人笑我这个年纪还参加什么自考。7月5日，我在回国休假的第二天，踏进了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外国语学校的自学考试考场，分别在上午、下午考完

那年那书那时光

◎蒋松楠



文，算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艰苦。傍晚回到宿舍，打开洗澡的水龙头，用腥臭味浓烈的、冰凉的地下水洗掉伴随了一天的疲劳，却怎么也洗不掉伴随黑夜来临的孤独。坐在暗淡的日光灯下，习惯性打开电脑来阅读电子书，才发现根本没有Wi-Fi。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细小的蚊子轮番向我发动



意林



油 灯

● [古希腊] 伊 索
◎ 杨海英 译

一盏灯，注满了油，发出明亮稳定的光，于是得意扬扬起来，吹嘘自己发出的光芒比太阳还亮。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把灯吹灭了。有个人擦了擦火石，又把灯点亮了，说：“你只要保持亮着就好了，永远别想什么太阳。因为，日月星辰从来不会像你刚才那样，需要重新点燃。”

（聂 勇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伊索寓言》一书）

仰 望

● 袁哲生

从那一长条长满紫色九重葛的高墙望出去，在夏日蓝天的半空中，几栋耸立的摩天大楼清晰可见。小小的铝窗格密密麻麻，玻璃帷幕中好像有一些红男绿女的身影，他们在做什么呢？喝咖啡？影印文件？发呆？吵架？在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极目远眺，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灵魂飞入滚滚俗世，随便

逛逛，吃一碗冰，偷瞄一眼卖槟榔的辣妹，干什么都好。那时，我刚入伍一星期。

（心香一瓣摘自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

有些人就像蜘蛛

● 古 龙

有些人就像蜘蛛一样，终日不停地在结网，等着别人来投入他的网，可是第一个被这面网困住的就是他自己。

有些人认为蜘蛛愚昧，蜘蛛自己很可能也知道，可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面网不但是他食物的来源，也是他唯一的乐趣，不结网他就无法生存。

（许亚军摘自文汇出版社《七种武器》一书）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 罗振宇

话说当年的拳王阿里有一个劲敌叫乔·弗雷泽，他们俩有三场著名的世纪大战。

前两场双方打成了平手。到第三场最后一个回合时，双方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他们心里想的都是“不打了，认输吧，再上场就真要被打死了”。

据说，当时阿里跟自己的教练说：“我们把白毛巾扔出去吧。”在拳击比赛当中，扔白毛巾就是投降。

教练就问阿里：“你真不想再坚持一下了？”就在这个时候，对手乔·弗雷泽的教练先一秒钟把白毛巾扔进了场内。于是，阿里成了全美冠军拳王。

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是以一方失去战斗意志结束的。

这个故事有点“鸡汤”意味，但是，如果你在想要放弃点什么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故事，没准有用。 🌸

（海城楼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了“唐宋词研究”和“民间文学概论”。半个月后，我带上10月份要考的教材返回孟加拉上班。8月，我在网上查到了合格的考试成绩，心底涌上莫名的欣慰。

日子在阅读、考试中度过了整整两年。

2016年，我要离开孟加

拉了。我接受了埃塞俄比亚一家公司的邀请而辞去孟加拉的工作。整整两年，我收获颇丰，拿到了可观的薪水，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每天坚持阅读自考教材，又有4科考试通过。5月10日那天，当司机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厢，我打开车门准备上车，却刹那间

怔在那里。两行热泪从我的脸颊流下。我转过身，朝我住过的小楼深深地鞠了一躬：小楼！你可曾记得每夜在灯下阅读的那个中国人？他要走了。再见了，许多年后还会夜夜梦回的小楼！再见，吉大港！再见，孟加拉！ 🌸

（刘 璇图）



连环画作品《杨志卖刀》（上接前插彩页）

绘者：王弘力



[十五] 爷是牛二，威震全国，神仙遇爷，也难躲过。汝若识相，宝刀归我；如不晓事，当心后果！



[十六] 任尔大虫无有毛，难挡英雄猛力抛，四爪朝天夹干嚎。



[十七] 没毛大虫，强挺雄风，何惧倒栽葱。爬起再前冲，老和尚撞钟，头皮显硬功。



[十八] 招惹得英雄性起，一挥之下便了局。



[十九] “英雄除害请一方，远走高飞离汴梁！”“杨志做事自承当，安得连累众老乡！”



[二十] 除暴安良扬美名，汴民长亭来饯行。日后失落生辰纲，逼上梁山会群雄。



“《读者》光明行动”(85)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筛查现场的孩子们

2020年5月，“《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医疗队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展开弱视儿童义诊活动。在筛查现场，一个拘谨的小男孩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一直低着头，轮到自己检查视力时，才慢慢抬起头来。原来他的脸上有一块大大的红色胎记，而且双眼大小不一。小男孩名叫吉勒，发觉大家在看他后，他又赶紧低下了头。

老师说，吉勒家有5口人，还有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妈妈在47岁时被查出患

有心脏病，4年多来一直靠吃药维持，病情反复，经常需要住院；爸爸患有肺炎已有10多年，不时出现呼吸困难以及吐血的症状，每年也要住院好几次。没有劳动力，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政府的扶贫金。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哥哥辍学外出务工，姐姐也早早地嫁了人。

吉勒一出生，脸上就带着块大胎记。因为这个，他经常被同学们嘲笑，也一直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常常低着头，躲避别

人的目光。吉勒上学之后，常常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可能有问题。吉勒多次向父母提出想要治疗眼睛，但是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只好一再拖延。

经过现场检查，吉勒被确诊患有双眼弱视、双眼混合性散光，右眼发育不良，仅有光感，左眼裸眼视力只有0.1。核实吉勒的家庭情况后，项目组决定对他进行救助。第一个小疗程结束后，吉勒的视力已有了明显提升，仅有光感的右眼第一次模模糊糊地看到护士的手指时，吉勒激动地哭了。目前，吉勒已经完成了为期40天的弱视治疗，双眼矫正视力提升至0.3/0.8。出院后，通过持续的家庭目力训练，他的视力还有可能变得更好。

工作人员都还对那个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的吉勒记忆犹新，但40天治疗完成后，吉勒拿着自己的检查结果单，满脸笑容，自信了不少。

微信扫码，
帮助更多弱视
儿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11号院5号楼
邮政编码：100161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诗笺

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 译

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略微
疲倦的太阳，尘土飞扬的天气，
苍白一日的天气。

等待枫树褐色的粗叶，
如一个老人被侵蚀的手，
等待栗子和橡实，

等待一个黄昏，你坐在花园里
手捧一本笔记本，而篝火的烟有着
难以企及的智慧令人陶醉的味道。

等待短暂的午后，比运动员的呼吸还短，
等待一次云朵之间的休战，

等待树林的沉默，
等待你抵达绝对和平的一刻
并接受这个想法：你所失去的
已永久离去。

等待这样的一刻：也许你
还来不及思念那些你所爱的人
他们就已离去。

等待一个明亮、高贵的日子，
没有怀疑和痛苦的时刻。
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

（停云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永恒的敌人：扎加耶夫斯基诗集Ⅱ》一书）



〔俄〕康斯坦丁·库泽马 水彩